

序

去歲華德博士來華講演，極得我國人士的歡迎。本書係由簡君又文將博士在華講演之一部及其著述多篇編譯而成。其內容係將基督教的真理，施之於社會革命，敷陳要義，詳細無遺。

基督教向來所宣傳的爲「個人福音」。這種理論，未免過於偏狹；故爲近世主義者所排擊。華德博士能洞悉其弊，以爲徒傳個人福音，是不適宜於近世革命的潮流，所以他極力主張「社會的福音」；因爲社會的經濟、政治、教育……狀況不改革，其影響於個人是很大的。

從來基督教的最大缺點，就是以麻醉性的教義灌輸於教徒，故一般的革命者驟以爲基督教徒是「不革命」的。今華德博士能揭發革命的基督教，而使一般的基督教徒，洗滌其從前基督教的舊習，實爲基督教徒開一新紀元。

在這個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不革命」就無以得到我們自由之路。我很希望

信仰基督教的人們，一致加入革命戰線，共同努力去做國民革命的工作。

孫科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廣州

序

曩者人恆病余對基督教則言革命，對革命則言基督教，二者皆不以余爲知言。殊不知余所負之使命卽存乎其間。今者余之使命亦旣告一段落，蓋已不欲重爲不知者道矣。乃簡君又文忽出其編譯之美國華德教授所著，名之曰「革命的基督教」，堅囑余爲序。却之不得，不禁見獵心喜，是卽余昔日所欲爲基督教棒喝者也。基督教自彼得約翰保羅等展轉傳訛，以訖後世，幾不復知耶穌所言爲何事。余嘗謂耶穌非傳宗教，乃發明一種世界革命主義。當時不能直達，遂假猶太教之經典以文之。其實所言卽反對治者階級及智識階級，打破資本主義，改造社會，解放婦女等，爲後世社會主義之權輿，所異者有思想而無方法耳。門徒未明真諦，誤爲神權，以教會爲實現其空想之法，去耶穌主義遠矣。惟門徒尙知耶穌兼有改造國家之思想，而後此以訛傳訛之教會，復變爲個人主義，雖彼得約翰保羅之教而亦失之，况耶穌主義乎。雖然，基督教自身本屬革命的，其傳說中不無革命思想之遺留，

而基督徒之參加革命者，古今中外亦不少其人。是則對基督教言革命固有可能，抑亦所以求其復於耶穌主義之道也。今世人類之覺悟者，莫不立於革命戰綫，以與世界帝國主義奮鬥。不幸此帝國主義即產生於基督教國，然則基督教將自認爲帝國主義乎，抑將求耶穌主義而反對帝國主義乎。基督教之教義不得謂非欲爲人類謀解放，而其實乃附和帝國主義以求自身之生存，甚至不惜爲帝國主義之工具，無乃教會之過歟。今之教會能否存在，與基督教能否存在，本非一問題；而今之基督教能否存在，與耶穌主義能否存在，尤決非一問題也。總之耶穌主義已有世界革命主義發揮而光大之。（不論有無宗教形式，亦不問其是否反對宗教。）而基督教猶墨守已過去之舊說，無惑乎覺悟之人類不復問津矣。倘基督教而致力於革命之工作，果成爲革命的基督教，則基督教尙有存在之價值，又復奚疑。贊之著者譯者以爲何如。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一日徐謙序於廣州

革命的基督教

目錄

序

序

引言

介紹華德教授

革命的基督教

耶穌的革命精神

耶穌的經濟學

信仰的功用

社會改造中宗教之地位

革命的基督教 目錄

編者 徐謙
編者 徐謙
編者 徐謙

致中國基督徒學生書

張志新譯太簡校

社會信條

宗教之挑戰

爲甚麼我信要給人公道的待遇？

聖經與無產階級運動

德謨克拉西之宗教

怎樣救濟文化

宗教的良機

勞動運動的貢獻

社會科學與宗教

營利是不是經濟的目標？

基督徒的剩餘利益觀

俠公譯

吳天醉譯

吳天醉譯

銘南譯

本魯譯

革命的基督教

引言

這個時代乃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過渡時期中的中國尤其是如此。你看哪，主張革命者或革命政府所定人之「反革命」的罪名，比諸反動派及帝國主義者誣以「赤化」之罪還厲害得幾分。非基督教者反對基督教之第一個大理由也就是以其爲「反革命」的。所以在這革命的時代中編印一本書以研究基督教是否有革命的性質的，也算是切合時勢的要求的吧。

在我們懂得基督教的真性質的，就說基督教本來是革命的宗教，而在這時代提倡「革命的基督教」也不過是將基督教之真相用現代人的眼光重新表現出來以應付時勢的需要——這不過是一種重定價值及機體的適應作用而已。然而在不知我者，心懷反對我仇恨我之成見，不管真偽是非總是要假借大題目

以罪譴基督敎者。觀此，又要罵我們爲「蝙蝠派」爲「滑頭」爲「人云亦云」——至到現在又談「革命的基督敎」了！

在這裏，我們不欲從消極方面同非基督敎者打筆墨官司，我們只欲從積極方面揭出革命的基督敎之真面目，兼發放其革命的眞勢力。然而有幾個意思不能不提前約略說及以作我們研究這正題的開路先鋒。

謂基督敎爲「反革命」者，未嘗無一點根據。給予他們以此項根據者，並非他人，就是基督敎裏許多中外宣教士、教師及教徒——此輩自身也誤以基督敎爲「反革命」的。何以見之？則見之於其所篤守的自中古傳來的因襲神學及信仰。他們豈不是相信「萬事早由上帝作主安排的」嗎？與此相輔而行的豈不是尙有「順天安命」的人生觀嗎？如此，吾人亦惟有保持上帝所預定的所把持的現狀，不敢稍事——甚且不敢或言——改革了。以故無論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無論那種萬惡的社會制度之殘賊人生、禁錮人生、壓迫人生，至如何程度，而凡具有如此信仰及

人生觀的基督教徒斷不敢稍萌改革之念了。以故，無論自身所受之痛苦，社會所充塞的弊害罪惡，民族國家之衰弱頹敗，及世界人類之不能共度太平幸福的生活，至如何程度，這一輩的教徒都以為是「天命」是「神意」是自己生前預定的「命運」了。天命可逆耶？神意可改耶？命運可轉耶？處此無可奈何無可能為之一暫時的「人世」，亦惟有俯首降心屈服於「自然」而已，而所以勸慰人生之道則靠一種具麻醉作用的信仰以度人脫離此苦惱的現世生活以入於虛縹的他世，來世，永福也。此所以歐美基督教會裏現在仍有不少的宣教士，教徒，帝國主義者和資本主義們，或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都本着同樣的信仰和人生觀以維護社會上現行的萬惡制度，審此則社會主義者之反對之攻擊，亦有由來矣。

基督教完全是倫理的宗教，神學不過是其在每一時代每一環境附麗而生之知識的產物。基督教根本是以生命為中心的宗教，為發展生命和促進生命的宗旨無一無地不要錢派及改革一切殘害，禁錮，和壓迫人生的惡勢力和惡制度。

既是倫理的和以生命爲中心的宗教，基督教不能不是革命的宗教。可惜信教者與非教者尙有許多人同樣未能洞明其真理真相，所以在這革命的時代中，自然發生一點風潮了。但真理愈研究而愈顯明；吾們不要懼怕，不要畏縮，也不要憂慮，惟有放大膽量，打開心門，大踏步只管迎上前去——要從這個一千九百多年的精神寶藏裏搜求前此未明白未注意的革命真理。如此幹去，爲基督作辯證到是小事，放發蘊藏其中的大勢力以革故鼎新，以救亡援溺，還以創建「新社會」——道正是大事。

在別一方面，我們再要除去一個誤解。常人心目中所謂「革命」恆視爲持手鎗擲炸彈流血暴動之意義，而凡以爲不採用此手段以達到改革的目的者便是反革命——至少也不算是革命了。此誤解之所以爲誤，有兩點。一則只以革命爲手段，而不知其尤爲重大的意義乃是革命也是目的——要求改造社會或制度至符合其理想；而求達革命的目的者，未必常用革命的手段也。其次則只以暴動武

力爲革命手段，而不知此外尙有其他。綜此兩點，則基督教不常用革命的手段，更不鼓吹暴動武力的手段，人遂以其爲「反革命」了。今之社會學者，大抵主張以進化的手段而達到革命的目的，而革命的手段所不能不偶一用之者，則以其或爲掃除進化之障礙之必要，此路一通，不能不聽進化說最後的一句話了。任你的說話如何大聲，任你的炸彈如何暴烈，也不能跳過進化的範疇以從捷徑達所欲達的目的。這是科學——進化學，的教訓。

再有一種誤解於此不能不說明者，則以吾國人概念中所謂「革命」大都以爲是限於政治範圍，而不知社會一切現象中——若經濟，若宗教，若社會組織，無一不可施行革命。有此誤解，故熱心於政治革命之徒，見有組織的基督教對於政治運動向之活動的參預，遂以其爲反革命了。而除了政治界之外，其在經濟界，及在社會生活中一切活動皆所不計也。但智識較深的頭腦，當知經濟革命，社會革命，精神革命之爲真革命，不特不亞于政治革命，而且尤爲重要的，爲根本的。以上

種種障礙所除，「革命的基督教」之真理乃可表現。

華德教授是一個社會學家，倫理學家，經濟學家，又是一個社會改造的實行家，美國社會改造運動中一個很有勢力的領袖。稱他為一個社會革命家，孰曰不宜？但其改造社會及革命的理想，全是源出于基督教——不過不是平常的陳舊信仰的基督教，而都是革命的基督教。他發揮這題目，其言論當有很大的價值。因他有社會的，經濟的，宗教的學理為根據，次因他不是一個坐在交椅上徒唱高調空談無補的社會改造者，他是一個實行家，有三十年在社會上奮鬥革命的無價寶的經驗以為根據。請讀下一篇「介紹華德教授」便知他發揮這题目的資格是足以加矣。

本書所選各篇，有為華德教授去年春來華遊歷時之講演辭。他在各大學及學術團體所講者大都是工業，倫理，經濟等社會問題，惟在宗教團體則開有以宗教問題為講演題目。編者為其擔任筆譯之責，其關於社會問題之講演已輯有專

書另行發印。茲復將其關於宗教問題之講辭數篇，此外尚有前數年所記之講辭一篇，並其他散見於英文各雜誌之論說多篇，珠聯璧合，編成此集。所以名爲「革命的基督教」者，則以華德教授對於宗教基督教的觀念純是倫理的，社會的，革命的——即奉其爲改革社會現狀及促進人生幸福的大勢力，而其主旨則是以基督教的倫理爲創造「新社會」的原則，此則是奉基督教爲達到革命目的之南針，與其工具了。舊神學舊信仰之謬見既盡除，而復有建設的積極的貢獻以爲替代。讀是書者，信能重新認識基督教的真相，而在新信仰的革命功用施行于個人及社會的生活中。苟中國的基督教共趨此方向以前進，則非基督教者固無能再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而且從積極上更參加於民族中興社會改造之大運動中，而人將不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而轉言「宗教是人民之興奮劑」，至於基督教自身之生命亦將可以與中華民國同垂不朽矣。

本書自「介紹華德教授」一篇起一連八篇俱曾在生命月刊登過。最後之

六篇曾在青年進步發表，今得兩刊之允許，轉載於此，是編者所極感謝的。其餘中間四篇是初次在本書發表的。各篇沒有署名的都是編者的譯筆。末了，編者再要感謝刊印本書的中華基督教文社——特別是玉成刊印此書之舉之人該社幹事沈嗣莊先生。

簡又文 中華民國十五年元旦北京

介紹華德教授

哈雷，華德教授 Prof. Harry F. Ward 在一八七三年生於英國，早年即移居於美。及長，他在西北大學畢業，後入哈佛大學從事於社會經濟等學科之專門研究。初畢業大學後，即任西北大學在芝加哥市所辦之社會服務處主任之職，後轉往該市屠場（Stock Yard 爲世界第一大屠場工人逾萬）爲勞働界服務。在此期內，他對於勞働界之爲「社會的公道」而奮鬥，極表同情，由是乃引起其一生爲社會的公道而効力之旨趣了。該市製衣工匠大罷工時，教授挺身參預其間，爲其很活動而有力的領袖，以舌以筆，激起全市輿論表同情於罷工者。罷工之舉，卒獲得美滿的效果。今日此製衣工匠聯合會 The Amalgamated Garment Workers Union 實爲美國工界實驗「工業的德謨克拉西」之一種最好的成績。教授居中導領之功不少也。同時，他任芝加哥市公會勞工委員會主席。該省（以立諾）省議會之能通過美國最初有之保護勞工的法律數條，即此委員會之力。

教授擬定「社會信條」(The Social Creed 即改造社會之方案) 美以美教會即接納之以爲社會服務之準則。此信條後來竟爲全美各教會聯合會所採納，因而全國數千萬教徒對於勞工問題及社會問題，都能有更高尚的標準及更公道的理想。後來羅斯福組織進步黨，謀社會澈底之改革，其黨綱之大旨，即本此「社會信條」而擬定，教授亦即參預其內幕之一人也。時教授膺任上雷教會聯合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副總幹事職，盡力運動各鋼鐵工廠廢除每禮拜做工七天之規則，卒得成功，使萬千工人七日中得以休息一日。他旋即進而謀在鋼鐵工業中廢除每日做工十二小時之苛待，亦得奏功。

離芝加哥後，教授即入教育界，初任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教授職。越五年，紐約於仁神學院（爲美國最著名之神學院之一）提倡社會福音及新教義最力者，特聘其任倫理學教授，同時，哥林比亞大學師範院亦羅致之，兼以其所授各科列入社會學系課程。教授之專門研究，爲現代世界之勞工運動，社會學說，工業問題，

及社會的經濟原理。造詣之高，羣稱爲此門之學權。authority 於教書之餘，他常應各大學，各社團，各工黨，工會，及各種改革社會的運動之召，四出講演，專以呼起美國人之「社會的良心」，宣傳扶助工人之福音，及圖謀社會之改造爲職志。工界學界均甚歡迎之。

近年以還，教授亦常致力於社會運動。他曾任民權會會長 *Civic Liberty*

Union 此會乃爲大戰而後，保護人民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之公權而設。受其利至厚者，則爲一般勞働界及激烈派；因他們的言論和叙會，及宣傳之工，最招有勢力者之忌，而常遭干涉，甚且被捕入獄也。遇有剝奪此項公權之事件發生，此會即派人到其地幫忙。一般被壓迫者，指導其依法開會，即被逮下獄亦所不恤；復籌備巨款爲此等被捕者作法律之辯護，更盡力運動取消此等壓制的法律。這些都是他在會長任內之成績了。他又聯合教育界，組織教師聯合會，以謀在教育界服務者之幸福，曾爲其執行委員之一。近年他又與社會思想界領袖數輩發刊「明日

世界」週刊，The World To-morrow 以爲他們宣傳社會理想，促進社會改革之喉舌。教授所著之書多種，如「勞動界之福音」The Gospel for a Working World 「勞工運動」The Labor Movement 及「新社會」The New Social Order 是其著焉者也。

「人們石擊先知，自古已然。」教授愛被壓迫的階級愈切，爲社會的公道及社會之改革而奮鬥愈猛，其人格及理想之影響愈大，而舊社會裏之腐敗分子，及舊教會裏之頑固分子等之反對及攻擊亦自然愈烈。教會保守派幾乎逐他出教會了。資本主義者，也曾！至今仍然！用種種方法以阻止他的活動，甚且要毀壞他的名譽和事業了。但教授處之晏如也，宗旨不變，理想不變，方針不變，屹屹窮年，孳孳不倦，依然授課，著書，講演，指導，服務，以製造仁愛。己爲社會服務之人才，兼宣傳其改造社會的理想如故。

前年夏，教授得例假一年，乃偕其夫人作環球之遊。他到英國時，適工黨組閣，

繼遊德、法、俄，以及東亞、印度、日本諸國；到處對於政治、社會、宗教、工業、思想及各種社會運動，都親作精細之攷察及研究。且得與各民族之領袖人物往還，因而愈得了解其思想主張及方法。兼在各大學或社團公開講演，都甚得歡迎。其夫人亦素盡力於婦女幸福運動，在日本亦有講演。他倆夫婦去年春乃到中國。其摯友杜威博士先已有函來介紹之於吾國知識界。他先在北京，應北大之請，主講「工業的倫理」六次，後在朝陽、清華、燕大、匯文等校續講社會倫理問題。三月底，他離京，赴天津、濟南、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處觀察、遊歷，及講演。到處均甚得國人之歡迎。

五卅慘案發生時，教授適在滬漢，乃從事於翔實的調查，並與愛國運動工學界領袖接洽，將所調查之結果，著為長論數篇，寄回美國有名雜誌，刊登表明慘案之實情及愛國運動之真相，以引起世界人對我之同情。夏間回國後，更為我國作積極的援助，在美召集社會名流教會領袖多人組織一新團體，以為中國盡力救濟之。所以如此仗義者，概本於基督教博愛精神，欲以施諸國際間也。

革命的基督教

一四

編者十五年元旦修正

革命的基督教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Christianity

三月十八日在北京西教士聯合會講

這條講題有一個臆斷——即以「基督教」與「耶穌的宗教」爲二而一，而二。這樣的臆斷實是太大了。其義殆誤以「應該如此」的卽是「實在如此」。究其實，此中引起一條大問題是與基督教之將來很有關係的問題卽是：基督教將來果能成爲耶穌的宗教嗎？抑或一向在基督教演進的歷史中許多隨時隨地攙入的雜質卒至阻礙教祖耶穌的宗教之發達呢？考耶穌的宗教固不是制度的，也不是神學的。其實是一種生活方法。美國有一位終身從事於新約探討工夫而成績卓著的學者近來對我們說：我們愈進愈遠直達到絕對可以證實的歷史的耶穌，則我們愈確知他的宗教本是絕對的倫理的宗教。這不是倫理學，而是倫理的宗教——總是關於人類相處的生活方法。使可以在時間和空間得以認識（或

實現) 上帝的。

因為基督教本是倫理的宗教，即如在其前之法律的及先知的宗教而為耶穌所完成者，故其對於人生實涵有革命的性質和要義。復次，我們當要記得，耶穌的宗教不是一件終極的東西，不是一種關閉固封的制度。照他自己所說，則他的宗教是無時或息地生活，長進，動作，變化，及改變事事物物的。他特別訓誨其從者教其繼續發現新的真理及繼續幹大事業——甚且大過他自己所幹的。及至後人將他的宗教組織起來兼在日後之發展程序中，他所訓誨的這兩件事竟遺忘却和忽略了。

如今我先欲談談「革命的」這個名辭。在中國居然可以隨使用這個名辭，令我得有自由的感覺。許多字眼或名辭竟會像鬼魂一般嚇怕我們——這實是一件現世的奇禍。有一個特別的名辭，尤具有迷信的魔力攪擾人心，遮蔽眼睛使人不能直觀真象的，就是「革命」這個名辭。我從一個最幼的國來到這一個最老的國，

但見這裏的人不怕革命，也不怕革命的思想遠勝於祖國的人，——這真是奇怪的經驗。我聞有一個在中國的西教士著了一本書是發揮耶穌之建設的革命的，但他要在英國刊行之。美國有一位經學家也著了一本發揮耶穌遺訓之革命的意義的書，也要在美國刊行。英國並不怕耶穌的宗教必要人實行怎樣的革命的，若在美國則不然了。

當我們將「革命的」一名辭與基督教一名辭聯在一起，我們當然不徒謂在生活組織之結構上及管治上須要改革。我們的思想以爲人類生活——個人的及社會有組織的生活——之本性也要一體改革。基督教必要人經過一度生命內部的改革，不徒是外部的，——這已是教中常談，然而一談及這句說話，我們也必要記得，如果要完成內部的改革，則斷非同時在生活之結構及管治上有互相對照的改革不能爲功。

今日在基督教中又有一句口頭禪，「拯救現世之道只有一條，是卽耶穌的

教訓，我們必要實施他的原則於生活中。」在歐戰中最黑暗慘淡之時，及在戰後混沌凌亂之時，這樣的說話也常掛在政治領袖之唇邊。美國前總統哈定氏在去世之前曾說過。過幾個星期後，前總統威爾遜氏在其生前最後的論文中，保存此言。（不過字眼不同。）無論在那一個基督教的教會裏，你差不多都可以聽聞這樣的說話。然而這說話講完聽完了，大眾合唱一首「讚美詩」即散會，各自歸家了，歸途中，各人帶了一個印象，以為講過聽過那說話，已有些大事發生了。其實一些事也沒有發生哩。

如果你開首實施耶穌的原則於人生，即要鬧亂子了，——尤其是倘你確要組織其原則。耶穌與文明之衝突是一向不歇的衝突，而且在將來大抵也是永遠不息的。何以故？因基督教之催迫人所必要達到的「完善」大異於別種世界的宗教所催迫者，蓋耶穌的宗教是絕對倫理的，其上帝之界說乃是一至高無上的道德的優美」(The Supreme Moral Excellence) 而其以人與人的關係及人與神的

關係爲其生命中合不可分的兩面。職是之故，基督教所催迫的完善並不是要人厭生遯世徒事求與無極界有神秘的合一而將自身完全被那永久界溶化吸收了。基督教所催迫者乃要人與人的關係中完全的仁愛得有日進日多的實現，由此乃使人與神得有絕對的諧叶。是故有這樣的催迫爲其中樞的宗教，斷不能容許其教徒滿意於現世的事物而任其永遠如此。他常常催迫人改革，改革，再次改革。凡個人之受這樣的宗教之支配者，不能不無時或息地改良其自身的品行及性質。一個社會之爲這樣的宗教所支配者，也不能不要無時或息地變化，改造，及重新其自身。

耶穌的宗教而能長在一個固定的社會概況中而不謀改革之——這實是不可思議的怪事。他隨時隨地只有驅動人前進尋求更好的生命。今日之善，只是明日之善之預備而已。這就是基督教的驅動力所以異於由別處發出的驅動力之點，因爲從別處發出的驅動力大概預先看定一種人類組織的計劃以爲其鵠的，

及至一達到那鵝的，即滿意了，不再事前進了。職是之故，在政治界及經濟界裏，常見有今日之革命勢力明日便變爲後一輩人之反動的（保守的）勢力。然而耶穌的宗教則大異乎此——他是必要人無時或息地自新及重生其生命的。

凡個人之明白基督教之尋求完善的生命之意義者，每不能苟且儉安於此姦惡之世，但奉教者因之每要離羣孤立捨棄人事以示其對於世界罪惡之反抗了。所以聖賢（中古的）厭世苦行者，及近代之和平派（*pacifist*）歷代都有。然而倘我們果能透徹了解基督教之意義，是要求生命有進步的完善，則斷不能徒然獨善其身自行滿意便足了，且必要實施之於人類諸般活動之組織上。如此，則退隱避世之辦法，斷乎不行。基督教的勢力固不屬於此世，但必要入世在世，以圖謀其不斷的改變。因爲人一向都識得——至少在現在已識得——基督教在個人間有這樣的革命性質，所以我們十分認識基督教的宗旨，當其實施於個人生活之時，是要改變人的本性的。當基督教無論到那裏碰見有殘害人生的罪惡及不道德

的事情流行於社會，那末，其所施用的方法便不得不是「革命的感化」對於個人的生命予以偉烈的拯拔及改造。及至其他道德標準受了基督教的影響已經改良及提高，則另用教育的方法以替代感化的方法。(Conversion)現在我們所信託者大概是教育的方法。我們已受了生命進化的概念之影響，因此遂以為倘若我們順着基督教教育及發展之程序則生命將會自動前進，不需特殊的人力以改革之了。

然而宗教教育一自細察自己的任務、性質、及方法，乃恍然覺悟也不能不要抒發革命的作用很與感化的方法所施用者相同的。蓋以宗教教育也不欲要令人對於他人發生倫誼的關繫，也要改變生活的基礎，由此基督徒的生活乃不至變為「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而却是「出發的」表示於服務及犧牲用以改變其餘各部的及他人的生活的。試一查察現代宗教教育的原理，便知其日漸已多說些「革命」「改變」的話。然則今日的宗教教育亦已注重而切求個人生活及社

會生活之革命了。

在近代的歷史中，基督教只擔負拯救個人的任務而不能明見其本身的性質是必須擔負改組人生拯救社會的任務——這也有歷史的理由（茲不具說）然而今則時代已遷，基督教的眼光已變，而其對於自己的任務亦已有新的覺悟了。所遷變所覺悟者何？則以耶穌的福音其品性原來是革命的。試觀今之有權有勢的人，其地位已爲此革命的福音所搖動至漸呈不穩之象，故從本能上即使對着基督教團體之面，亦已承認此革命的宗教是大危險物了。當年以弗所城的人早已承認此，因爲信奉基督教的人漸多，羣不買他們的工藝產物（拜偶像用的）所以他們的生意卽有危險了。（使徒行傳十九章念四至念八節）西洋世界的軍閥及主戰者也漸承認此，因爲西洋的基督教徒已從事於大規模的非戰運動。爲非義的行同盜賊的工業主義而宣傳的人也承認基督教的革命性質了，因此他們要叫——如羅馬國內的人當年叫基督教的宣教士——「他們是攪亂世界的

人」(使徒行傳十七章六節又二十四章五節)試看看美國一般爲軍閥主戰者及行同盜賊的實業家之機關報。他們正自攻擊基督教會不餘遺力。他們從本能上已覺得耶穌的福音對於人生的事情真有革命的意義。美國有一個商務雜誌近來竟指斥美國全國教會聯合會爲共產黨的組織，且受蘇俄莫思科的津貼。(因爲該聯合會近來很盡力於社會改造及工業改革的事業之故。)這不只是一件滑稽的事，這實是他們已承認基督教在美國已開首完滿其使命——革命的使命之表示。

在這情勢之中我們須要自問，耶穌的宗教對於人生組織必要其有那樣的改革呢？徒事絮絮然斤斤然發揮及辯論耶穌的福音之原則是不大濟事的。我們必要發現其真確的意義及實施之於人生，如此乃能發表及演證基督教的革命的品性及改變的能幹。

第一，現在我們已能清楚明白耶穌的宗教對於組織社會之目的，須要其有

完全的革命的改變。英國有一位少年的經濟學者 (T. Wavny) 近年著了一本書名叫「這個貪得無饜的社會之病狀」(The Sickness of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這個書名形容現代工業生活的性質確是妥貼真切。但是這個名目太辣太厲害，美國印書的老板受不了。他不要那書名稍示人以資本主義是有錯的——以免礙銷路。所以這書在美國翻印的一本，只載着「這個貪得無饜的社會」而原本「之病狀」幾個字竟被刪了。然而這個實是貪得無饜的社會。即使印書老板刪了幾個字，所餘的名辭已夠赤裸裸的形容盡致一些不錯了。後來這位天聰的少年著者投軍參與歐戰，因受傷回國，及至痊愈方預備再赴前敵之時，再著一小書，名叫關於大戰之後來的感想。(Second Thoughts on The War) 他歷叙其怎樣投軍，一如無數別人，徒以為那是國家的宣召且是人道的需要，是義不容辭的。及至在疆場戰壕內，其後回國在醫院裏，他有時間將全部局勢返想一下。其對於歐戰的感想之綱要——實則為其感想之焦點——乃是（照他自說）「倘有人請我繪一幅歐

洲各國的圖畫，我將必描寫一大羣的商家實業家，各已得獲多過自己所需的了，而仍爭奪多些，因互相爭利，以至打作一團。」他說，全世界的禍胎乃在其所行所爲完全是違反耶穌關於人生的目的之教訓——不要積聚財富於地上。他再說，在這貪財求得的祭壇上竟枉流了千百萬無辜者之寶血了。

我們人人都承認這事實的。然在今日又怎樣？雖經過歐戰之最苦痛的經驗，雖有威爾遜前總統自凡賽爾立了和約回美後承認上回的大戰，基督要上實是「商務的戰」而人人又大概以其言爲當，雖人人眼見列強仍日事爭攬經濟勢力而承認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將會由此而起，——然而這個世界仍自依舊前進，自行組織爲貪得無饜的社會。

耶穌所揭櫫的人生目的乃是：人格之繼續不停的發達及人道精神之永久的開展及實現，凡宗基督的個人一識得社會與此目的絕對相左，他們定必想些法子，或這樣或那樣，脫離這貪得無饜的社會。此所以在古代好些基督徒要結團

體而度輕世苦行的生活。此所以在今日有不少身爲基督徒的富家子弟實行捨棄其財富，求善用之於改造社會的事業，而不以爲自己享福之用。（按華德教授在別講中云，美國各大學中有好些來自富家的學生確實行此。）此所以現在全世界有一種精神的趨勢日漸發達——傾向於簡單的生活。傾向於脫離「物的束縛」。然而耶穌的宗教則永不能滿意，除非人生的組織已有一確定的目的——完全拒絕愛物之慾，及享受物件之慾，與求肉慾之得償，而惟事生命之發展，奉獻人們全部的能幹，藉着科學的技術，以求全世界人格之實現。

基督教對於有組織的生命之目的與大多數現在流行的系統，再有一相異之點。耶穌的福音所主張者，乃以我們有組織的生活之目的當爲多數人而非爲少數人的，當爲全體的而非爲局部的。福音書所告訴我們的上帝乃是下雨遍灑義與不義者，日光普照善人與惡人者，令其子女一體有平等的同樣的條件者，而絕不識得人類社會在歷史的演進中所產出之種種界限者。上帝是全體人類的

上帝，不獨是一部分人的上帝。

你們想必知道舊約各先知在歷史的演進中將古代希伯來族的上帝觀發展之而為一個宇宙的真體。你們又當知道耶穌當年怎樣打破其猶太的風俗成規，與其怎樣解放其人民，而其所採用的方法却與時人之抱個人主義者不相同的。他將猶太人的上帝化為普遍宇宙的上帝，為全體人類的天父。他所主張的非徒然要打倒羅馬帝國的威權，但要導領人類以入於一個全世界人類同胞的社會。

我未曾見有一個研究新約的學者——無論其對於社會的觀念如何守舊或如何反動——而不承認平等的原則是新約的中心原則。上帝的仁愛，上帝的寵恩，上帝的拯救的權力，都是以同樣的條件一體開放於人類的。請你試試將這條大原則——平等——實施於人生的各方面，看其帶你到甚麼地方，看其要求人類的社會現在應有甚麼的組織和甚麼的改革。那時，你然後知其革命的性質及意義。

確是非同小可了。

你們都知道大凡這平等原則一旦在無論那一處的社會中抒發功用，必定像醉種似的激發動作，令社會不能安寧。你們傳這福音與外國，宣揚此人類平等的原則，給人人以精神的機會，必然引起其人在政治界及經濟界裏要求同樣的東西——平等機會。倘若外國的宣教士不能實施此原則於傳教事業中，則必不能完滿其任務，必至失敗了。

試以例證來演述這平等原則之意義。比方，在實施之於國家的組織上，該要怎樣實施這條基督教的根本原則於國家，則必須國家的性質有怎樣的改革呢？

在歐戰期中英國有一位神學家 (J. P. Jacks, *Hilbert Journal* 的編輯) 曾討論過一般所謂基督教的國家與基督教相反之點。他發表不贊同國家的行動之議論，以為我們應該要說像這樣的說話——國家本性是完全敗壞的。(此乃仿基督教舊神學人類本性是完全敗壞的教義而言) 老實說一句，我個人的神學從未

曾傾向於「完全敗壞」之教義，因倘照這樣，即似乎是令上帝與人兩者立於孤立無援的位了。然而倘你要講及國家的本性是「元始有罪」的，（如個人元始有罪的教義）我即能承認一些東西。或者這就是上言那位神學家的感覺。因為按最近的心理學家之所謂國家之元始的本性中，有些分子是產生種種大災禍，要我們捱受其苦楚，復於其中耶穌所教我們對於神及對於人的本分要與其他所號令我們對於國家的本分大起衝突的了。

然而這是那一種的國家？是一個國家主義的國家——現在一切的國家，無論其為資本主義的或布爾西維克主義的，復無論其為民治主義的或專制主義的，都同具有此缺點。他們都是國家主義的國家。各自操最高無上的道德威權以臨其自己的國民及反抗其他各國之需要。我們永遠不能解決此問題，除非各種國家主義的國家都能解除其自稱特有的絕對統治權。自擁這樣的特權實是現在的「國家本性」要素之一。試質諸政治學者甚麼是「國際大同盟」或各種國際運

動成功之必要條件。他們定必根據科學而告訴你說，上言那樣的絕對統治權必須廢棄，而國家的本性必要改變。這個答案與耶穌的福音所教的相同無異。那福音所教的乃是：國家自擁絕對的統治權以壓迫個人的良心，或本國及外國人民的團體，是一宗必要掃除的罪惡。

這就是國家本性中的「元始罪惡」了——因其以局部重於全體及大於全體，而耶穌的福音，即如科學所說的，是以全體重於局部及小於局部，故局部必須屈服於全體。是故如果你確要實施你的基督教於政治上，非要從國的本性上實行革命，以改變之不可。

對於世界經濟生活資本的組織，亦適如上所言，因為現行的工業制度中之資本的組織，不過是將帝國主義的老原則施諸經濟活動中罷了。此原則維何？即是「以強治弱」——強者操宰治弱者之權。這樣的辦法的術語上的辯辭不外是以爲「爲求經濟上的效率計，宰治之權不得不集中於有能者之手，又以爲因經濟

上的效率之需要，資本應該要集中於能利用之者之手，蓋不如此則世界之經濟生活便不得最好的發展也，云云。

我記得沒有幾久以前，我在美國與一個全國的宗教團體之委員會共同討論關於美國那時一個特別的工業形勢要有甚麼說話及甚麼動作。當下有許多獻議，大概是就其相爭的異點在浮面上模模糊糊地調和調和而已。內中有人建議不用如此苟且調和，却要澈底查究工業主義的根本性質，如在那一特別形勢所表示而產出那風潮者——看其底裏究因甚麼發生那種衝突。那時，座中即有一位至有才幹的人發言：「我們不要虛耗時間在此討論資本主義吧！因為沒人洗耳恭聽我們的說話的。」然而有人恭聽沒有，不成問題，要緊之點却在這人的說話顯出奉基督教的人大概不知道一宗事實——即資本主義的制度是建立於不平等的原則之上，而耶穌的福音則完全建立於平等的基礎的。那福音常要減少及掃除人生的不平等，而資本主義的工業組織則主張惟有保持不平等的概

况乃能共同辦理經濟的事情。兩者根本的衝突端在此點。因此之故，一般確信及主張資本主義者，便要反抗基督教之減少及掃除人生的不平等之種種努力了。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對於人類亦曾施過一些恩惠，——這是沒有人能否認的。然而在此兩者之中心，實含有一個絕大的錯謬，——他們的立足地乃是以少數人永遠宰治多數人。一明白此事實，則基督教便不能不要實行革命的改變了。因此事已得承認，且人們日甚一日地愈得明白，所以美國之主張武力主義者及一般囂強不服冥頑不靈的資本主義者，一見基督教現在發動以實施耶穌的福音於人生之組織中，所以即要盡力攻擊之了。

倘若我們果能「組織一個全世界的大國家」——這是多數人自治的組織而非少數宰治人人者，又使這個全世界的大國家也成爲德謨克拉西的工業組織，那末，基督教便心滿意足了麼？則答之曰，凡各種革命的勢力之原於政治及經濟的需要，而並無其他超乎此種需要之驅動力者，他們定必心滿意足了，因他們

的任務已完成了，他們的能力已用盡了。然而基督教則不然——心仍未足，意仍未滿。所以者何？因為基督教說，我們必要將政治和經濟的需要與人生組織之大目的聯爲一起。徒爲多數人，仍是未足的。尤要的問題乃是：爲用品抑爲生命呢？爲品物抑爲精神呢？爲一時的肉慾抑爲永久界呢？如果你一將這一個分子——目的——放在你的革命事業中，則你的任務將永無了期，永無滿足，而是一種永遠不斷的發展和進步了。

以上所言係對於生命之目的，基督教必要革命。今我欲大略指出，對於達到那目的之方法，基督教也必須其有革命的改變。在歐戰發生之前我常被各處團體或大學邀請我講演，或與多人討論諸如此類的題目。在演講或討論之際我覺得坐在講壇上我背後的人漸漸有一點侷促不安的樣子。我深信那一般執權的人心裏必定暗自叫苦，不知道我的言論愈弄愈兇，卒要到那一種的激烈程度。及後在討論中我說：「基督教是以革命爲目的，而以進化爲方法的。」講完了這句，

你幾乎可以聽見講壇上的人嘆氣一聲「如釋重負。」散會之後，常有人對我說：「我們真喜歡聽你說基督教所採用的方法是進化的。」但我在今日則不肯這樣講了，因為在中間我們曾有一回空前的淒慘的大戰。革命的目的與進化的方法之別仍是真的，然而此仍未足。此外我們仍要多說一句話，即是：基督教獻議一種革命的方法以達到其理想的社會之目的。他所採用的手段是與其目的互相因應的。手段與目的永不分離。倘若你的手段不能成爲你的目的之一部，則你的目的究竟不能現實。這兩者是像連環套般互相關連而不可中斷的。今日的目的大抵變爲明日的手段用以達到後日進一步之目的。

基督教對於社會的影響之不能有多一些實現，有一個緣故——大約因爲我們一向所採用的手段並不是耶穌所用的。耶穌的方法是甚麼？是勸服而非壓逼，是感化而非強迫，是仁愛而非武力。全世界各處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大概都是建立於武力的基礎之上，即使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亦然。德謨克拉西的美國

其政治的組織亦基於武力。共產主義的俄國，亦是一樣。

在人類的事情中，武力的方法仍是最盛行的方法。然而耶穌的方法乃是精神的抵抗，是從仁愛的原則以發出感化，壓迫，及改變的大力。他深深信賴仁愛確有改變人生的大能幹。你們當然記得，當他與彼拉多相爭之時，他拒絕施用武力之可能。他說，倘他要這樣辦，即辦得到，然而他不幹——不用武力。所以者何？蓋以武力的方法大與其目的相悖不符。如一施用，則此方法終必打敗其目的。是故他甘願棄掉一已的生命，而惟一心信賴其仁愛的方法終能征服一切的權力。我謂在人事的組織中，這正是革命的方法。復因此之故，耶穌的宗教乃是永遠不息的革命勢力，因為自由與秩序之聯繫，及國家與社會團體之聯繫，乃是人生永久的問題。求此問題有進步的解決，耶穌的方法是可靠的。

今再進一步而談談「動機」。基督教於此亦要求大革命。在這一點，耶穌的宗教實施於社會，亦與他種的勢力迥異。今日我們愈能明白基督教之與現代

工業主義之究竟相異之點，一個基督化的社會與這貪得無饜的社會相異之點，端在此動機問題。這貪得無饜的社會所絕對信賴的推動能力，是一利己。這是功利主義的學說，而變為以金錢為能力之源，復以利己之心為最強烈的推動力，這是絕對「無神的」人生哲學。但是基督教會未能早一點認識這一層。一向未能分清此義利之界線，視為生死大問題，——這實是一件大憾事，而為現代的基督教所萬不能容的事。試回看初期的基督徒，他們對於該撒（羅馬皇帝）與耶穌之衝突，絕未有陷於幻覺迷謬之中。如我們之對馬門（財神）與上帝之衝突者，其原因何在？姑置不論——任你們自己想出，今只指出一件事實。這一種人生哲學，貶低人類的人格，使與豬狗同等，因其論及人的本性只是利己。然而基督教一向未嘗與之挑戰，即使在基督教的大學中之經濟學系亦是如此。除了幾個特著的間或一見的例外而外，我們向是隨同流俗之見，接受此資本主義的經濟學之謬論——以為利己的勢力是推動人生之最強烈的勢力，兼以為愛財之勢力乃是獨一無

二的勢力之能發動人生之經濟作用者。

倘若這種學說繼續下去以支配人生，再過不多時，則現代的社會定必至到支離崩裂而不可恢復之境。何以言之？因為現在貪得無厭的社會乃是一個支離人類破裂人類的社會。誠如羅素（英國現在大哲學家）所云，「佔有的本能」常是分裂人類的，而惟有「創造的本能」方是聯合人類的。大凡一個社會信賴此分裂人類的利己勢力者，那必不是一個「階級自覺的」社會——在那裏定有階級仇恨之發展及階級戰爭之趨勢或實現。現代的人生問題將永無解決的辦法，除非將此概念完全捨棄，並將此動機完全改變。基督徒徒然在各小團體中自行受另一高尚動機之支配——服務，吃苦，及犧牲——總是不夠的。這不過只能挽救人類全體中一小部分的生命而已。但是除非至到這新的崇高動機能夠支配我們諸般的同業，能夠支配大多數的職業，能夠浸透於人類的經濟生活之中，那末，社會全體將沒有得救的機會。

耶穌對於這一點抱着絕對的態度。他說：「倘你們不實行我這些教訓，你無異是建屋於沙上，斷不能抵抗人生的疾風狂雨。」他的說話正像科學家般斬釘截鐵。其終極的確斷乃根據於他已發現一條宇宙的公例而不可違反的。而現代的社會科學都絕對承認此理，因為一般社會科學家已日甚一日地表露一事實——即人生中之帝國主義的組織不過是分裂人生的勢力之繼續的發展，然而那結合人類的勢力乃在小團體中發展，如家庭，鄉村，家族是也。緣這些基本團體之組織人生是根據於「相互的作用」，是以「均分共享」而非以「以強治弱」為基礎的。由此遂發展了個人為全體服務的動機，而非人人利己的動機。所以我們要與科學攜手協力拯救現代的社會，而所由之道則是共同主張的——人生動機之革命。現在凡欲力謀因應人民羣衆的需要以着手改造人生者，都日甚一日地明白此理。即使在自稱為無神派的團體中（在蘇俄）也盡力於此而且已成功至一個程度——即已能發展此新動機，而以効忠於共同的幸福之動機而代去舊日

自私自利的動機。他們已充分認識此一事實，以故集中其全部能力以發展一種教育的技術及教育的組織用以發展此服務的動機而代去利己的動機。此中的問題乃是他們以此爲根據究能成功否。而基督教所做的乃是要加上那一「永久界」的驅動力——這是人類本性的一方面之驅動力常常戀慕那一「無極界」——不到更大的目的及更大的意義之時生命將永不滿足。故基督教加上此永久界的驅動力於人生之組織中，而對人說：你要發展及組織此具有改革能力的新動機——服務——非徒因無此則不能達到你的目的，但因這正是上帝之本性，之法律，之表示。

這就是基督教之革命的任務了。爲要完成其革命的本性，所以他教人以生命之真目的，及發展達此目的之唯一方法，再於此程序中予人以新動機——此卽永久界之飽滿的能力。

革命的基督教

耶穌的革命精神

三月十二日在北京基督教學生大會講

這回講演的題目不是我自己選擇的，乃是本城辦理基督教學生事業的委員所擬定的。他們要我講這題目大概是因為貴國現在適有此需要，所以基督教員所擬定的。他們要我講這題目大概是因為貴國現在適有此需要，所以基督教的學生們有此特別興味。想知道教祖耶穌是否有革命的精神。若在俄國（美國）則大多數人民不喜歡改革現行的社會制度，所以講論「耶穌的革命精神」這條題目是不大得人歡迎了。但在貴國則種種革故鼎新的運動現時方在進行中，全國都感覺着改造之必要，則在此時講演這一題目也許是切合時宜吧。

因為貴國現在的時勢正有革命的興味和需求，所以在全國人民中居於少數地位的基督徒們便遇着一種引誘——要表出耶穌是一個革命家，藉以令他的宗教博得社會之歡迎。然而這樣的辦法是很對不起耶穌的。他當時固不欲投身於帝國主義者或資本主義者之隊伍，也不欲投身於國家主義者或武力革命

者之黨派中。所以我們現在也不必耗廢時間來討論耶穌是否一個革命家。只有一個穩健方法可以表出真的耶穌的就是研究甚麼是耶穌的真精神，然後推敲倘若將他的真精神舒展在現世的生活，便有甚麼的意義。按着這樣研究的，將能博得社會的歡迎否，可不必計及了。這樣的研究方法即是要究問：耶穌的精神對於現世的生活必要其有甚麼改革？

第一，耶穌的精神乃是均分共享的精神。(the spirit of sharing) 他貢獻他一切的所有以爲他人服務。他必要人將人生所有最好的東西均分與全體人民，使人人都能共享生命的至善品。他說：「先者將爲後，後者將爲先。」依着這均分共享的精神去做，我們便能了解這句說話的要義，因爲這即是要使人類的生命日漸升高到平等的地位，使各可達到至高尙的標準。因此之故，耶穌的精神無論到了那裏都要爲那沈埋在生活之底下一層的人們做工夫以謀其生活之改善。做耶穌門徒的人自己既得受教育，斷不忍見億萬同胞並無教育之機會而惟自享

安樂自居滿足。所以他們即要著手均分教育之機會，使無教育的平民都得知識了。

你們當然記得初代的基督徒們在耶穌死後即團叙於一處，各願輸其財產以爲公用。凡有所需的都得滿足，饑餓的都得飽食，因弟兄有多些財產的即出賣其產業以濟他人之急需。今者，我們受了耶穌這一點的精神之感化，已能識得怎樣分給教育，政權，醫藥，健康，衛生方法等等於人民了。然而我們還未識得至善的方法以分給財產。但無論在那裏的人，凡真有耶穌的精神者，今日已著手用種種實驗的方法以解決這一問題了。凡做耶穌的門徒的，定不能滿意於現行的產業制度，——只令極少數人得有財產而大多數平民則陷於貧苦之境，即如其不能滿意於一國政權盡操諸極少數人之手而大多數人民則淪在受宰治的地位一樣。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制度是將政權和財產，歸之幾個人掌握中，而大多數人民都無份的。所以在今日，無論教會幹與不幹，而凡是耶穌的真門徒果欲

將耶穌這一點均分共享的精神實現於世上者，就應該盡力設法除去上言的惡害——反抗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及令多些人民得有財產和政權，而且時時續續不息地尋求至善的生活方法，及做事方法。

每當有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關繫之問題發生，耶穌必定站在多數人那一邊的。此所以德謨克拉西足以爲耶穌的精神之一部分的表示，然而耶穌並不降服於多數人之盲目的欲望之下，即如其不降服於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利益一樣；雖然他一生一世都是爲他們而生活，但是有一個時期，他本國的人不再肯跟從他，他便要踽踽獨行了。所以今日的基督徒之求具有耶穌的精神者，也未必定是要被多數人之擁擁而盲從他們。爲盡忠於自己的真知灼見——即自己所真實識得甚麼是最有利於多數人之盲目的呼聲和欲望。然而耶穌却能深信人民。他信將來人民終可知道他雖然在當年不肯受狂熱的國人之擁戴爲王而導領他們以武力暴動反抗羅馬，然而他的行動，究竟是爲着他們人民之幸福而非爲己的。

當羣衆意見與耶穌的精神者的意見不對之時，卽有一個試驗來了。這試驗卽是將來的人自會察出他是受自己的利益之欺騙的，抑或他究竟是爲多數人的幸福的。

自從耶穌死後，平民多能認識耶穌這一點精神正是滿足他們的需要之精神。因此西洋平民每次崛起爲他們的生命而倡革命的，多奉耶穌爲領袖。美國有一很大的勞工團體「世界勞工會」(I. W. O.)會員多是在各工廠做短期工作的散工。他們大都是無家庭，無定職，在一處做完卽流居他處再尋些工作。幾年前，在他們一個工會的院子裏壁上貼着一張字條，上寫着：「耶穌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流氓。」人們叫這些散工爲「流氓」(Hobo)是含有鄙屑之意。然而他們自己稱耶穌爲流氓却是推崇他，尊敬他。他們記得耶穌也像他們「身無枕首之地」(耶穌自語)而且他也像他們本是一個以手做工的木工，所以覺得他與他們有相同的經驗而深知他們的需要了。他們深知倘若耶穌均分共享的精神一旦得以

實現於人間，社會裏全部的生活便有澈底的改變，而他們的地位也被提高了。現在即使許多仇恨教會最甚的人，許多非宗教運動的領袖，也承認耶穌自身所抱持及教訓其徒輩之均分共享的精神，其根本的性質乃是革命的。我在蘇俄時曾親眼看見俄國的「非宗教運動」許多廣為印行的諷刺畫，內中有一張描寫一輛華貴的車，車裏坐着一個面團團的富翁代表最惡的資本家。車之前面有一大羣的平民抬着一個十字架，拉着車往前走，而在前導領的就是耶穌。這畫的意思就是資本家驅迫平民，平民擔負資本家的重担——十字架，而平民的領袖就是耶穌。這些非宗教者及攻擊教會者之見解是以爲資本主義之以耶穌爲囚犯爲奴隸卽如其奴隸工人一般。是故，倘若基督徒們人人得有耶穌均分共享的精神兼力圖其實現於生活中，也不必爲「非基督教運動」之攻擊而焦慮了。

請你透徹思量一會，便知道耶穌所教之均分共享的精神，要求人事的組織上有大大的改革。現在所有的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其組織大都是根據於「以強

「治弱」一條原則，因強者自以爲最有能幹及最有效率，故常有宰治他人之權。但耶穌則要強者擔負「服務於人」的責任，而非擅操宰治他人的權柄。耶穌這一點的精神在中國究能實現到甚麼程度，以促成種種必要的改革，使在下層的人民得解放呢？這全靠基督徒學生們能否擔負服務於同胞之責任，而非爭求宰治之權柄以爲斷。倘一般強者智者能奉均分服務爲責任，而不以爭權奪利爲目的，則社會便可改造了。

在我們西方因實施「強者要服務」這原則於政治生活上，故得有政治的德謨克拉西而推倒政治的帝國主義。倘我們再將這原則施諸經濟生活上，則定有經濟的德謨克拉西之實現，而替代資本的帝國主義了。這即是推倒一切的軍閥和財閥了。那時人民便信託一般科學家用其技術以導理人們的事情。然而那時平民又有一新的危險——宰治之者不再是有武力的軍閥和有經濟力的財閥，而却是有專門才識的「智閥」了。倘若中國的德謨克拉西向前發展，而智識階級

——學者們——高據頂上一層統治全國，那時，情狀又怎樣呢？這些受了新式教育的學者——本是科學所產出的，有些是由耶穌教徒所辦的教育所產出的——將爲個人的權利而宰治中國呢，抑或矢忠矢誠爲中國服務呢？我聞說貴國古時孔孟二聖早已教人均分共享的道理——這是家庭生活之中心，而要施諸國家政治及經濟生活的原則。倘若你將耶穌的精神實行，則這樣的功效必可期而得見。那時，則中國當有非常偉大的改革，比諸任何種獨自施行的政治計劃或經濟計劃之革命的功效爲尤大的了。

其次，耶穌的精神亦爲發現的精神 (the spirit of discovery) 他教人先求上帝國及正義。他教人要臻完善一如天父般完善。他不教人只是學他那樣好便足了。他却教人益發前進要做比他所做的更大的事。他不教人只是接受他所教的真理便止了。他却教人勇往前進不息地受了一切真理的精神之影響要再發現多些真理。

多數提倡革命製造革命的人都能陳出有些大計劃以替代其所謀推倒者。他們成功幹完之後即令其徒輩或從者繼續施行其遺下的大計劃。然而耶穌却沒有遺下何種計劃。他在生時只給人幾條普通的可以施行的大原則，乃教其徒輩前進發明其意義及施之於實用。他宣召我們繼續不歇地探討，繼續不歇地冒險，繼續不歇地改革生活——改良，改良，進步，進步，無時或息。

試拿耶穌兩條大原則來研究一下。請你自問倘若這兩原則能實施於中國人生活之中，則將有甚麼意義。

「愛鄰如己」——一大原則，倘你們實行這條，則在中國的勞工及農民的生活與智識階級之生活，比較上將發生甚麼意義？我能夠使我的兒女受高等教育——入大學，而我的鄰人——一個苦力工人永沒有機會以給他的兒女以甚麼的教育，倘我真是「愛鄰如己」的，則斷不能滿意於這樣的生活而獨善其身了。我不能不盡一生之力圖謀社會有完善的組織，務使那苦力也有與我同樣的機

會以給其兒女以大學教育了。

在西洋則我們迫得要自問倫實施這一條原則於國際的關繫間，便有甚麼意義？你在英國及美國中可以見着好些基督教徒受着耶穌這一原則之催迫，現在正要研究這問題——倘若英國美國愛中國如愛自己一像，將要怎樣做法？我們自問這問題之際，我們便想起耶穌當年與一個名叫撒該者晤談的一回事。原來那人是一個收稅的官吏，也曾侵吞公款或抽剝平民不知多少。他受了耶穌的精神所感化所鼓動，即行悔改將所吞所剝的不公道的稅項加四倍給還平民。耶穌一聞其言即歡歡喜喜地容此人進入其友誼團體，因為他悔改的行爲已完滿了入其團體之最要的條件了。所以一講到國際的關繫，西洋有些人已覺悟，自說：倘若我們確愛他國如同己國——使耶穌的精神實現於國際關繫間，那末，西洋的國家從前曾用不公道不正當的手段強取諸東方國家的東西，定必要照數償還的。我們各大學裏也有好些財閥的子弟也有覺悟的照樣說要改善他們與

工界之關繫了。他們已曉得他們的財產有好些是工人替他們聽得的，有好些是用不正常不公道的手段獲得的，他們現在自問有甚麼至善的方法以償還給他們，甚且要研究善法連自己生命也貢獻給工界的同胞以爲他們服務了。（簡按：英美兩國中近來很有些有新覺悟的基督教徒的團體盡力於國際間的調解——尤肯爲東方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盡力，且反對戰爭及反抗其本國的侵略政策及手段——如華德教授在本講及以前諸講所提及以我所知者則以「F.O.R.」Fo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卽 F.O.R. 及「美國全國基督教會聯合會」二者爲最著。其成效如何，且將能成功到甚麼程度，尙未能預斷。）

今又拿耶穌教人「愛你的敵人，」寬恕你的敵人」之言來談談。試想，這訓言倘實施諸於個人關繫或國際關繫中，則個人內心的生活及各國政府的行動將要革命到甚麼程度呢？你以武力征服你的敵人，則他永遠仍是你的敵人。這就是今日歐洲兵連禍結患無了期之大原因了。但倘你能寬恕你的敵人，用愛力以

感格他，你便可以化敵爲友，且共同合作以爲生命之改良盡力了。前幾天，我在報上看見一封信。在那裏載有兩件互相對照的事。在一方面則所說的是一個溫良的和懺悔的基督教徒，而在他方面則爲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依耶穌的訓言教人溫良，懺悔，則一個真正的革命領袖與一個溫良的和懺悔的基督教徒有分別嗎？耶穌所要的「懺悔」乃是對於自己所做過的錯事及所曾施諸人的不公道要有切實而誠懇的悔改。凡有能實行這樣的悔改的，將必常能導引其人民以進前以得一種更新的生命。至耶穌所教人的及表示於自身的人格中的「溫良」並不是對於錯事及不公道的事而不抵抗。他的「溫良」却是不要堅執自己的權利或權力以壓服他人，而乃以優美的生命之更爲高尚的權力以戰勝一切錯事和不公道。他的「溫良」乃是不肯從人民那裏予取予攜以肥私己像一個戰勝者之盡力擄掠，而却要導領人民使其自行發展而不問有何地位及有何權利以爲自己的酬報。

大凡一般只爲自己的權利利而成就的革命，永不能持久的。然而耶穌乃抱持發現的精神，激動人民進前改革現世，所改革者將能繼續生長。所以然者，因爲耶穌之發現的精神亦卽是發展的精神 (the spirit of development) 這精神是要從已往界討取一切的真理，公道，正義，而前進發展至未來界，卽如樹木由深埋土下之根柢而繼續發展爲枝，爲葉，爲花，爲果，——有無窮的生命。因此之故，所以歷史裏革命迭興。權力之表示亦有種種款式，然而都是旋起旋滅，興亡陳迹，至可爲吾人鑒戒。是故帝國主義斷不能在世界裏再站得幾久，因其基礎是以強者宰治弱者的原則——而這原則乃是分裂人類的。資本主義亦斷不能有久立之可能，以其亦是基於以強治弱的原則——爲少數人而非爲多數人的利益。然而均分共享的精神及強者爲弱者服務的原則，乃是結合人類爲一體的，而以此爲基礎的制度將必垂諸久遠的。這就是你們貴國家族團體之所以直至今日仍是如此強固，雖歐風美雨陣陣吹來仍不能完全打破之緣故了。倘若我們能本着耶穌均

分共享的精神及發現的精神以組織民族全部的生活，由是而推及全世界，那末，即如耶穌所說的一樣，我們無異是建屋於磐石之上，雖任狂風疾雨之打擊也不至動搖的了。

最末，尚有一要點要說一說的。耶穌的精神也是犧牲的精神。他發現出十字架的路亦即是生命的路。諸君曾否問過你自己：爲甚麼耶穌之死在人類歷史裏所成就的功業所產生的佳果比之梭格拉底之死爲多呢？梭格拉底的精神乃是寧願飲鴆而死也不肯不忠於真理，因此留下深深的印象於人類歷史中成爲一個模範的人格。然而耶穌的精神乃是：明知他所選擇的路是死路，但雖有避免之機會，而仍獨自行之，因此遂能常時不息地令這世界得有新的生命。我今沒有時間解釋這事實，且留給諸君自己仔細思量罷。然而我不能不爲諸君指出一條大道理——我們永不能給予一個民族及這世界以新的生命，除非一般自知怎樣導引生命之前進者肯犧牲了自己以從事於這導引人羣生命前進之大事業。然

而，倘若你們確肯以自身表現耶穌這樣的精神爲你們同胞服務——尤其是爲一般沒有你們這樣優美生活的人，你必有一日碰着好些困難；那時，你非要犧牲一己的安樂和權利便不能再進一步以爲同胞們的安樂和權利——耶穌的精神究能在中國的改革（革命）事業有幾多貢獻呢？這全要看諸君各個人能得獲而且表現他的犧牲精神至甚麼程度以爲斷。這一點乃是終極的試驗。倘若你在此試驗不能及格，則對於一般攻擊在中國的基督教者，你們確實沒有甚麼有效的答覆。你將永不能給予中國以新的生命，而且卽如耶穌所說，連你自己也不能得獲生命，除非你於必需時肯捨棄肯失掉你自己的生命於爲同胞服務之中——這卽是爲上帝服務了。

革命的基督敎

耶穌的經濟學

這幾篇演辭，是華德教授前數年在紐約市十四街勞動禮拜堂 *Labor Temple* 一連四個禮拜晚講的。論這個禮拜堂，也是別開生面；他是屬於「新基督教」的產物，專為一般勞動工人，及激烈的思想家而設的，由幾位進步的少年宣教士主理，求將基督教的道理適應工人的精神需要，一概事業，與別不同。

內中有一種事業，名「討論會」*Forum* 其辦法係延請一有學問的人主任，先依題目講演一番，發揮己見，隨後則由聽者自由問難，自由發揮，自由辯論。這種辦法，現甚通行，成績甚好，教授的演辭，就是在這種會裏發表。以下所述的，是我當時之筆記，並及其重要的問答。

有一等人說：「耶穌是世界第一位經濟學家。」這不過是修辭上的鋪張。然而耶穌的道理，確是解決經濟問題之原則。這却是科學上的真理。怎樣見得呢？請

一研究其作用！

第一篇 甚麼是財富？ What is Wealth?

人都知亞丹斯密士是政治經濟的科學之創造者。據其立論，則這種科學之定義，爲「財富的科學」，卽是關於財富的產生和施用。但如今我們先要考究財富之真確的定義。關於財富之定義，現在有兩派的學說。

(1) 以爲凡有價值的東西，就是財富。因一得了這些東西，卽可以得有號召他人勞動作工之權，兼可以交換他人作工的出品。這一派的學說，乃是個人主義的見解。依此說則財富只是有貿易的價值之東西。

(2) 第二派的學說，則以爲倘若財富是有貿易價值的能力，則財富必然是社會的。他的範圍包含兩分子。(甲)品物，(乙)品物之利用。譬如你不可以貿易康健及智慧，但是你却可利用康健和智慧，以爲他人之幸福。而且你可以賣這些東西，以爲他人的利益。那麼這些豈不是財富嗎？這第二派的學說，是將身體上和智識

上的資本，盡包含在財富之中。而第一派，則除此項

耶穌究竟主張那一派呢？他生平以爲人是比較所有物質的東西爲貴的。所以 he 主張的，是第二派的學說。他斷定各種品物的意義，都是以人格爲衡。他說人得生命不獨要食飯，也要玫瑰花。吾人必要發展較高尙那一方面的生命。因此，財富卽是可以發展生命裏較高尙較寶貴的那方面的能力——如美麗啊，真理啊，愛情啊，友誼啊……等等是了。現在可定下兩條大綱要：

(一) 財富的定義，是以人格爲衡。財富對於人類的生命有何意義？有何功用？可以聯合世人更有何能力，可以發展人生？這些都是財富的定義中基要的論點。所以財富的定義，不是個人的，要是社會的。

(二) 自覺心或自我，乃是一種社會的產品。人格乃是一件社會的事實。最多數人之最大的幸福，乃是社會上唯一的權衡。耶穌的權衡，也同一樣。他訓人要先尋求神國，就是此理。試驗財產的意義，就是在他對於社會幸福的作用。這種試驗含有

兩問題：(甲)你的財產是怎麼樣得來的？(乙)你的財產是怎麼樣用去的？這就是社會的試驗了。經過這試驗，則社會上有許多品物，當然不在財富之列。比方軍用品的製造，並非財產，却是社會的耗費罷。

我們剛說過，財富是要爲人造幸福的。但是究竟我們要的是那一種的幸福呢？換言之，即是究竟甚麼是最多數人最大的幸福呢？答這問題，也有兩大綱要。

(一)精神的物品，是較肉體的品物爲更有價值，爲更寶貴。寧願食少一點，也不當無書籍以求真理。寧願少一套新衣服，也不當與人同居而無友誼，無愛情，無服務。這些精神的物品，都是無形而不可觸的東西。現代中最大的罪惡，就是對小孩而犯的罪惡。因社會和父母，不能以財富發育小孩的可能和高尙的生命。這是精神上的大損失了。世間無形而永遠不滅的品物，乃是名譽，愛，社會的技能，和在告作的如弟如兄的服務的精神中同爲善工；兼以愛情，友誼，服務，以度共同生活。這都是終極的真體。

(二)佔有的性乃是分裂人類的性，永不能結合人類爲一體，亦不能推持和保護吾人。獨有友誼和服務一條道理，可維繫吾人而結合吾人爲一體。所以吾人大家應盡力做工，以建築一個精神上友誼的團體，卽是永久不可破滅的精神的社會。

問難

問 講者對於經濟和財富的解釋，似是反對富族資本的階級，是否將社會上經濟的害惡，歸罪這一階級？

答 我並不是埋怨何種特別階級，因爲歸罪和責罵一特別階級，斷不能帶到成功之處。這是沒用的。佔據的趨勢，是各種階級固有的本能。這種本能的趨勢，在各階級中，俱是同犯一式的罪過。無論何階級都必須要變化這等下流的趨勢，使成爲高尚的精神的趨勢。

問 我在一工廠做工。我的東家每逢禮拜日，則講耶穌赴禮拜堂，居然是一個虔敬的基督徒。但是過了這一天，自從禮拜一至禮拜六，則他的面孔盡變，虐待

我們工人無所不至。我今晚聽見先生還高講耶穌的道理，像我東家的行爲，豈非是偽善的人嗎？我見基督教會裏，都是這些偽善的人充塞乎其中。既然如此，何不將所有教會盡地掃除去呢？

答

（華教授當下微笑，指着反問他說：）你願連這一個教會也掃去嗎？如然，則你們下禮拜沒有地方再來研究和問難經濟學的真理了。（乃正式答他道：）基督教之有偽善的人，也像社會黨或無政府黨一般。這是人類自相矛盾的普遍性。人并不完全實行自己所說的話。人性的弱點，既然普遍如此，何以單獨要責問和埋怨基督徒，和基督教會呢？

問

耶穌是否反對殺人？他與摩西之教有何分別？

答

耶穌的倫理是更超越舊有的殺人之律。摩西之誠，是消極的，而耶穌的誠，是積極的。摩西是禁殺人。耶穌遠行一步，是教人要從心裏愛人。

問

講者是否主張革命的手段？

答 革命的手段，在耶穌出世以前，久已在人類歷史裏試驗不少了。但總未見有何成就。我們當要取進化的方法。

問 我是中國人。我知得美國是不等自由之國，各國殖民，皆一律看待。但何以獨排華人而社會黨人及工團等，本來極端主張自由，人道，大同，說，但他們排斥華工最烈。以先生所講之耶穌的經濟學觀之，有何解說？（這一問題，是記者站起問他的，當時我氣憤而言，爲中國工人出一點氣，兼有意嘲那些口談自由，人道，大同，而却排斥華人無毒不出的社會黨工黨。當下舉座的人，拍掌稱善。）

答 這問題是不能離去經濟學的原則。美工排華工，多因華工的生活程度太低，美工生活程度遠駕乎其上，萬不能與華工競爭。欲免此排斥上之衝突，則中國自己當要教育其國人，使一般工人，非盡如「苦力」之低下。然後於工業上，乃能平等。（按，此則勉勵我國人自立自尊，自養成高尚的國際人格，然後國

民乃可以與他民族并列自尊人格，乃是耶穌的要道。願國人三復教授之言。

第二篇 生產問題 Production

關於生產這問題，我們可以先提出三條大綱。

(一) 備有一種合理的生產辦法，以供給人民的需要。這是科學的大任務。

(二) 社會上既有生產品物以應需求的辦法，但在生產之中，斷斷不能銷毀社會裏最大的財富。所有社會裏最大的財富，即是人民。於生產之中，可以減殺人民的能力，但亦可加增其能力。教育啊，道德的訓練啊，精神生命的發展啊等等，就是加增人民的能力之道了。倘若在生產之中，連這些也沒有，則並不能加多社會的財富。所以對於在生產中作工的人民，必要預備發展他們生命的辦法。這種事業則並非科學的任務了。科學以外有許多機關是籌備這種辦法的。有組織的宗教，就在此種機關之內。依宗教的辦法，是要發展生產的工人生命的高度至適符

耶穌的標準。

(三)我們還要造成一種生產的原動力。試問現在一般勞動者之生產的原動力，是否適當？以現象觀之，則殊為不滿意。比方農人（指美國的）所出產的五穀食品，完全為交易所操縱價格。因此一般農人，都以為出產少一點，則得利還勝於出產多一點。他們說：「我們鄉下農夫，如今也要學學城市的人士這般精乖伶俐了。」像這樣的出產原動力，因時勢所迫，全是你詐我虞，損人利己。所以我們必要有更高尙，更善的原動力。

上言第三條，我們見其尤為重要，所以要再詳細研究研究。究竟現在一般勞動者，他們以甚麼樣原動力，來作生產的工呢？（甲）大多是懷着失業和無業的恐懼。（乙）有少數人是懷着謀利的希望。前一種，乃是受壓迫的原動力，他們是無可奈何，而後做工的。後一種則是貪利的原動力，他們是為着自私自利而作工的。除這兩種之外，總不見有以自由自願的協作 *Voluntary Cooperation* 為生產的原

動力。而支配現在工業商業的世界，無非是那「肚子哲學」（按即吃飯主義）所有的作用，無非基於一種謬誤的見解，即是以爲如欲得人，只須增加其價錢——人類的價錢。一有金錢的價值，則無事不可爲了。因此有資本的只願謀得厚利，投資於各業而雇人代理之，如此，則自己可不必勞力生產。因自己不親理事業之主人日漸加多，而從事於實際的生產事業者自逐漸減少。考其主因，則由於其原動力無非是金錢的價值。這種原動力，正是現在工業商業世界中卑污苟賤的根基了。

本國裏最大的工業就是「製造家庭」。製造的技師，就是一般的爲人母者。試問，這等的製造家之原動力爲何？看看他們教養子女，是冀望得有金錢的價值嗎？他們精神的原動力，自然是家庭的根基。這是金錢所不能動搖的。由此觀之，則世人常說的一句話：「除了金錢，不能得最好的工夫。」正是最大的謊話。試看軍士們疆場奮勇，捨身爲國，和醫生們臨危救急，捨己爲人。這等事業，斷非能由金錢買來。有金錢，亦不能令他們做好一點。是故，我們必要得一更高尙的原動力了。

現今的世界，是欲得最高度的生產，而却用最下流的手段——錢財。這種程度，如何比得上耶穌的權衡呢？

耶穌作工，係本一己的覺心，與宇宙同一宗旨。他在家裏的木工機上，即如他後來在十字架上一般。他的天性，乃是創造的，他拍合各小東西，以成一大器皿。耶穌這種的精神，正是他乃神乃聖的光景。他眼見無量數人，非是爲薪金而傭工的，則是爲私利而作工的。他可憐他們，他要廢除這種爲賺錢，爲貪利的原動力，而代以新的，即是發表自己的可能，役事他人的需要。這種原動力，服務的原動力，乃是創造的天性之最有勢力的表示。人類當互相服務，而不當互相宰治，所以耶穌訓其徒輩，不當如君主之治人，而以服務爲領袖獨一的試驗，——即是要爲他人做多一點工夫。是故服務這條原則，乃是獨一的經濟學原則。有人叫耶穌做第一名經濟學家，就是因此之故了。

在蘇維埃的俄國裏，有義勇的工人，爲勞農政府特別効力，在禮拜六假期及

其他日間多五點鐘，白白做工。這完全是爲着他們國家的需要，和他們愛國的熱忱一點原動力而來考其生產能力，則出產品物加增百分之七十五是故近代生產的問題，乃是要尋出一種技能，以造成這種高尚的原動力。

問難

問 耶穌答問其納稅宜否之言，說：「應以該撒皇帝的物給還該撒皇帝，以神的物給還神。」這個答案含糊得很，究有何意義？

答 耶穌的答案，先言給皇帝乃言給神，顯是特注重後言的。（按外國文法，是以最末言的爲最要的，與我國作文先賓後主的法略同）我們當要忍耐靜觀世變，則自然可見耶穌的垂訓，一一實現了。我們口要注意在要重的那一層，——將屬神的給神羅馬的大帝已得了他所應得的了。德國的該撒，也得了他所應得的了。一般人道的惡魔，社會的盜賊，時間裏將也必得他們所應得的呢。

第三篇 消費的作用 The Function of Consumption

在這篇內，我們所討論的，是資本與消費的關係。所謂「終極的消費者」就是個個人的生命。但是現在有許多品物並非因消費者的需求而製造的。你看各種品物，花樣翻新，層出不窮。這些多是消費者所不求買的，亦不需用的。但廣告品滿街滿報，推銷人亦家家探訪，都是鼓吹人，誘導人，購買那些非需要的東西。人民的心理都爲他們如簧的巧舌，如花的告白迷惑了。這些品物的價錢，都受製造家或販賣商抬高，要挾人必買他的，消費的人並無定價權。吾人需求那樣，則莫由得那樣；不需求這些却迫要納重價講買這些，分明是不能施行消費者本來正當的功用了。

究竟爲甚緣故消費的人無權自定價錢需要利出產呢？因爲在這現行的社會制度之中，消費者並非出產之目的物，只是爲人利用的居間物，——卽是爲少數人生利的用具。生命的需求和用品，并非爲所需用者而製造，乃是爲少數人的私利而出產。譬如地底電車之建設（紐約市通行）本來是以便利市民的交通爲

目的。但是如今乘車的市民并不是這種建設之目的，却是爲少數人利用，以作其謀利的源頭。因這少數人，有多餘的資本，必要生利息，所以盡用千方萬法，不論這處那方，不顧人家需要不需要，總求投資生利便得。因此之故，一般消費者的身分就自自然然變主爲奴，由目的而被迫作他人的用具了。是以在這社會制度之中，吾人五官的知覺，個人的嗜好和心志的慾望，盡被少數人強姦了，更被弄壞致成下流了。這樣就是近代工業主義中生產上非經濟和無效力之處。

倘若人人實行「愛鄰如己」這條教訓（耶穌的金律），則所有製造出產，必是爲着適應人生的需要了。大哲學家康德說：「永不能待人當作你自己的用具，必要待人是目的。」從前希臘的士都嘎學派，也有這種議論。至耶穌的教訓，更加多一點，而且更爲顯明。他主張仁愛，不是抽象的空談，乃是具體的實際。愛人的必要服務，依他的經濟學，則製造出產之目的，是要爲消費作用，——卽是當以人民的需要，爲出產的目的。耶穌說：「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就是這個道理。各派的社會

主義家，也如此說。信宗教的人，也如此說。所有的神學家，也如此說。

如今我們要研究救濟之道了。對於此問題，有兩個緊要分子。

(一) 必定要一種「辦法」，先要詳細切實調查各種的消費，然後以科學的方法，陳出一個具體的辦法。這就是科學的經濟學家，和各種社會主義家的任務了。

(二) 但更要一種「人心」。必要吾人的心術，理想，精神，志向，動機，態度，目的，完全變化，去舊維新。這種種改良的人心，與那種科學的辦法，并肩攜手，共同進行，乃能有濟。一先一後，俱不可行。變化人心的任務，要不離乎宗教了。

問難

以下數段俱是節華先生答難之言。可惜忘記各問題，故只錄其答語。

因為人民有贏餘的資本，所以要設法投資。投資愈多，製造出產遂全為發達資本之用。愈去愈遠，每况愈下。所以今日許多的出產，並非為着生命的需要，只是資本的用具。資本一天一天的重重疊疊投放在上面，工人日日勞苦作工製造非

需要的東西。所以人民最需的品物，就一天一天的沈在底下，日少一日了。

倘若吾人以爲衣食兩樣，就是人生的獨要，則自然變化成爲現在工業主義的強盜世界，專一搶劫平民的財富了。但是人人必要以公道，正義，情誼，和友愛爲先，然後共同做工，互相服務以謀生活，則此弊可免。

在社會上面重疊投資，而不顧人民的需要，這是「死的文化」之現狀。吾人所當儲蓄的，只是預備夠爲明日出產之用便足了。

生命的目的，不是品物，却是生命。吾人先要接受耶穌這一條大道理，然後經營那辦法。

消費的適當標準，就是人民幸福。但甚麼是幸福？可惜人民多不之知。如何方爲適當，亦不之知。人民不自知其所需的，這是最爲可嘆！譬如人們果得了管理生產的能力，便怎樣呢？他們怎樣使用這些能力呢？他們要甚麼，就可以給以甚麼，要幾多，就給他幾多嗎？照這樣辦法，我們可以得一個新世界嗎？這是一個大問題！人

民究竟知得甚麼的食物。是有益於他們的身體嗎？若他們要那樣得那樣，要幾多得幾多，他們不會依舊放縱慾量，一如現代的情形嗎？所以人民，必先要識得他們生命所需要的，和所要求的是甚麼東西。這是宗教的功用了。中國婦人纏足，西人笑他，但紐約市婦人愛穿時式的窄小高跟鞋，與纏足的弓鞋何別？曾記有掘得金藏而致暴富的，來紐約求樂，千金亂擲無稍吝惜。又平常富人每食一餐，輒費百金十金，種種社會惡習和窮奢極欲的人心都是不宜於新世界的。欲求新世界，不得不先有新人心了。

精神界的所有，和物質界所有，多少的分量，如何支配呢？淺言之，圖畫和肥豬，各需多少呢？要啤酒還是要新婦呢？這是關於「存在的權衡」了。Scale of Existence 品物的出產，究竟要根據於生命的標準。味道啊，要求啊，需要啊，等等的高下，吾人先要養成一如人類所應有的人類存在的意義，就在其中了。

耶穌的主張，是人人要有完全的生命，——頭腦，身體，靈魂，都要完全發達。但是

發達是爲甚麼？要是爲他人——爲服務於他人。人類由下等動物進化以至精神的生物，則其消費不應該要爲自己，一如獸類一般。——當要爲精神的目的，即是爲人，爲神爲永久無限的將來。

關於經濟上當要有組織。組織辦法，不止要從最初級的生產着手，且即要從消費着手，並且要從買賣帳目上着手，如是乃能管治全部的經濟作用。

倘若政府是保護資本以抗平民的，則又如何？這就是國家的自殺了。如是則須由造成這政府的人廢除這政府，而另立新的，好的政府來來去去，但是經濟的作用，永遠不息。先治理經濟界，則自然治理得政府了。

問難

問 耶穌說人得生命，不獨是要吃飯，可見吃飯是不可少的，有飯吃，則禮義可興了。先生以宗教教師，也高談經濟，而並無能決經濟問題的答案。何不只教門生講耶穌，獨讓我們社會主義家，尋個方法，來救人罷？

答 不錯我是宗教的教師。但耶穌所說生命的需要，不獨是吃飯，更要精神方面。

你謂我沒有具體的答案嗎？你聽見不聽見，我剛纔說過有兩種辦法，一是方法，二是人心理想道理。前者是屬科學範圍，要你們科學的社會主義家，研究和試驗出來。後者是屬宗教範圍，好讓我們去宣講耶穌的道理，養成好的人心，以實行你們的好方法罷。這兩範圍異軌而同歸。我們不要爭鬥，要攜手協作而前進。

問 聽先生的說話，似乎反對革命，但我前年在俄國親歷其政府，和社會的黑暗，和俄皇貴族之殘暴，在這境遇中，我斷不反對小小的革命。

答 問者的話，是以五年前俄國的社會，比較今日美國。本來比擬不倫，可不提及。但你說不反對小小的革命。我不要小小的革命，我都要大大的革命，用以改革殘殺同胞剝奪同胞的人心，以爲新世界的基礎。

第四篇 財富的分配 Distribution

在最古時代，天然財富，先是公開，任人予取予攜，各取所需的。無如人心不善，

有的人貪取多的。有的人，結黨恃力，佔據財富爲己有。其餘人民，要納價購取，不得自由。更有雄霸一方，兵精糧足的大地主，大君主，恃其武力，攻池奪城，強搶強劫，收沒他人的財富，以爲己有。奴隸其人民，以爲己用。貴賤貧富，馴至相懸太甚。財富分配之不妥，自古已然，至今未改。富人擁資，更求多利。貧民及普通人又爲其利用，以作生利之器具。

古時野蠻人每有一強盛的部落，擬奪其他衰弱的部落之富有，現在則一個階級謀奪其他階級的財富。如煤，鐵，火油，棉花，肉食之類都是歸一階級所攘奪爲其私有。而近代的法律政治又多爲保護私有財產而設，使子孫得保守其強有力之祖宗所獲得的富有，永遠在其私家手上。在這個社會中，惟助其搶劫的，乃得些少利益，其不爲利用者，反受貧困。所以動輒以救國愛民之名，而殺人盈野。殺人技精，和發明利器以殺人者，與及操奇制贏，剝奪平民之資本家，製造家，商家等等，無不受經濟的上賞，和顯耀的名譽。而醫生啊，科學家啊，教育家啊，學術家啊，反無所

得。他們貢獻於社會的最大，爲人民謀幸福最多，但是，唉，誰理他們！因爲經濟的酬報獨歸一特別階級故在社會上，如今貧富不均，財富分配不平，因而生出種種的害惡，就是果報了。

但是這一條強搶的原則，目下一天一天的要廢除了，因爲有幾個原故，

(一) 遺下不好的成例 因自己強盛時則搶奪人家的，但等到人家轉弱爲強之時又自然會復奪自己的——於自己手上或於承襲人的手上——都是根據自己所用之強搶原則。一思及此，這條原則不攻自破了。

(二) 不合道理，不可施行 社會愈進化則互相協助互相服務之理必要替代強凌弱之理。耶穌教人，「欲爲大者必爲衆役。」這一條新的原則，施諸個人間，施諸階級間，施諸民族間，都無不然。那強有力的人更有一辯護，謂人當得其所力賺得的。但是以現在社會制度看來，則很難證明什麼是他賺得來的。農夫耕田收穫時所割得的禾，自然是他賺得的。但那工業大王也可說，這些工業都是我隻手建

築的這豈不是我賺來的如我所有的嗎？所以在現在社會上複雜的制度之下，很難定奪。吾人只可認定一個標準，以爲分配財富的原則，卽是爲最大多數人最大的幸福。

改良分配財富的綱要有三：

(一) 以工力爲衡 做工用力多的則所得也多，至少也足以養家。但徒以做工爲衡也不夠。爲甚麼呢？因爲那鼠竊狗盜之輩，豈不是也用力做工嗎？他們所得的財富怎算平允？所以不能離上言的標準。那做工者所出的力，必定是要爲着他人服務，爲着人類幸福的，才應該分享人類的財富。爲人的工力愈多則所得應更多。這就是估定工力價值之權衡了。現在社會，誰得最多的財富呢？是那些大財主，大資本家，和那交戰而得勝者呢？還是爲社會捱苦服務最著的人，如教師，醫士，牧師等等呢？誰爲當，誰爲不當？諸君可不言而喻了。

(二) 以需要爲衡 譬如有人無力作工，又不能借助於他人，豈非要陷於苦境

嗎？但個人的需要，不是該個人的問題，乃是全國民族的問題。全國民族斷不能任個人因需要受苦而不理之，故亦當施行按其需要而受酬報之綱要。古時猶太法律，任人在田摘米粟食品，而人民則有權自食第一次自己產出之品物。但耶穌之譬喻，則最未來之人因其需要，所得與最先之人一般。他且於安息日，在田摘粟而食。這是背乎當日宗教規矩。但耶穌是主張凡饑餓的人必定得飽，即犧牲當時神聖之物，也要營養生命供其需要，故據耶穌之理想，人類的需要是駕乎私人財產，兼駕乎宗教儀禮之上。

(三) 分捨財富 以應衆人的需要。所謂生命的需要，不獨是衣食住，更要的是精神上的如教育，衛生，道德，美術等。分捨的生活，即是家庭生活。家庭之內，教育和飲食等等的機會和權利，弟兄姊妹們所得的豈不是均等嗎？但是現今的世界所運用的，是甚麼道理？完全是儉剝騙奪的道理。這樣不行了！捨所有以應需要，這一條原則，乃是家庭的真理，亦即是至神至聖的原則。你看啊，神的霖雨和日光，豈不

是分捨萬民普遍天下一律平等的嗎？

可以解決這世界裏經濟問題的獨一道理，就是分捨所有財富以應所需的，一如神的子女一般。吾們一承認這條，則諸問題，可迎刃而解了。獨有這真理，纔能作新世界的基礎。世界人類，也不能以甚麼法律盟約而聯合。獨賴供應人類需要這條大真理，方可聯合人類爲一體。所以我們要調轉方針，向世界的需要着手。比方世界上兒童時代的需要是最大，我們應分捨所有財富的源頭，以發達一般兒童，使其他日好作社會的良好分子。

問難

問 設使耶穌今日要對着衆基督教徒講話，他要說的甚麼呢？

答 他今日所說的，也與當年對那些從他的所說一般。他必定說：「爲甚麼你們口口聲聲叫我主啊，主啊！而却總不實行我的教訓呢？」倘若他見如今社會上的工業商業制度，他必定照當年他掃淨聖殿，逐去營苟之徒一樣，也拿起

皮鞭，擦起衣裳，驅逐現在社會上的惡人了。

問 耶穌的計劃是甚麼？

答 我查得耶穌並未有教人以計劃。他只教原則和宗旨而已。

問 你主張吾國（即美國）採用俄國勞農政府的制度否？

答 我不主張一民族要全部接受，模仿和施行他民族的制度。因為各民族的環境，風俗，情狀，需要，各不相同，制度必不相合。我主張美國要有我們美國自己的制度。各民族中，要互相協作，同趨共一之目的。劃一的辦法，斷歸不行。在歷史上，已顯出凡劃一的方法，永不能解決所有各處的問題，所以是無可能的。全體雷同呀，獨一教理呀，等等，都是奴隸人心的制度罷。單是共抱獨一的目的，是能聯合起來。

問 我聽見講者以宗教家資格，而干涉社會事情，兼以耶穌道理，解決社會問題，實在可笑，宗教自宗教，經濟自經濟，兩不相容。勿來此傳道罷！

答 你的問難，令我想起一段故事。有一位宣教師，他眼見該市工業制度之不良，及工人之受苛待，乃設法改良運動各資本家求改造方法。但說也奇怪，各資本家對他所說的，也與你今晚所說的一樣：「宗教自宗教，工業自工業，兩不相干，勿來攪擾！」殊不知這是普通人的錯解。宗教是與工業商業諸般社會制度社會問題極有關係。宗教的任務，是要先改革這社會害惡的根底，即是人心。凡有害人的，宗教就要攻擊，就要改良。宗教是社會上的大勢力，所以改良社會必需宗教。

問 比如我們工人手無寸鐵，力弱聲微，依先生的教訓，如何辦法？

答 你們工人有絕大的勢力。但你們無見識，不曉得得施用這勢力。倘若你們統統聯合起來，這世界是你們的了。（按華先生是主張代議主義，由議院立法律，以和平手段，解決各問題，他常引英國代議政治之解決各問題，促進平民主義，工業改良，成就獨多，法國常用革命手段，其成績反比不上。他又主張工

人聯合以參政權，由此可施改革。）

問 先生主張以多數人之幸福爲標準，而且不主用武力，但尙有少數人，不願大局，害及全羣，又怎樣？

答 我所不主張的是以武力殺人。至多數人的幸福，確要保全。譬如無論那一社會，斷不容少數有危險病的人，傳染害疾於他健康者。倘若他仍不願羣福，衆人就不得不禁止他使用自由權了。

問 先生講得如此好聽，但你可指出有一個資本家的確實行耶穌的道理的嗎？又可指出一個教會，不是受資本家勢力支配的嗎？

答 資本家在商業中或工場裏，不守耶穌的道理的，確是許多，但不可一口抹殺。我自己確識得具有資本而用新美方法，善待工人，及善用財富的人。對於教會亦然，因其被害已久，雖有許多是未能脫離資本家勢力，但各城邑村鄉之中，漸漸發現新的教會，一如我們現坐這裏的教會一般，由具有新穎思想和

社會熱情的青年宣教士主理，極注意於社會改造的諸般問題，這是新基督教的表示了。

信仰的功用

這一篇是教授於三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所講的說教辭之大要。可惜當時沒有人將他全篇用速記法登錄。我所筆記者只得其六七成之譜，惟自信尚能得其精華。因譯錄於此，使一般愛聽教授之言論者，得知其對於宗教之觀念之一斑也。

今天我們所研究的題目是：信仰在現代世界中之功用。我所欲引用的經文就是約翰一書五章四節：「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這一句經文，顯出初期的基督徒想成就大事業，乃是以信仰為條件。可惜在基督教會的歷史裏，教徒們的信仰大都只是對於一種對象或信條口頭上之贊同，甚且以信仰替代了動作，尤甚者則信仰竟為動作之障礙物。然而初期之中，於抒發一生的能力以外，因而大事業竟成功了。凡人接近教祖耶穌愈多愈密者，必愈得有此動力的信仰，因為他常能教訓他的門徒要具有大信仰，然後可成大事。

業的，反之，無信仰便不能有所成就了。（看馬太十七章二十節及其他）

然而自耶穌死後，奉其教者常常因無關大要的事情而興起無謂的神學辯論。或要這樣信，或要那樣信，或因他的神格人格而大起爭端，在歷史裏差不多爭了千多年了。但是耶穌問跟從他的人說：「你們爲甚麼稱呼我『主啊，主啊』，卻不遵我的話行呢？」這就是他所要人有的信仰的教徒則不然，他們却以信仰爲動作之條件，有信仰激動了。近來有一位學者說得好，信仰並不是，不管是真是假，心裏便信，信仰乃是不論效果是成是敗，只是實行，信仰之能事就是要做事要實行。

凡應耶穌之召而願有最崇高的理想的生活者，每覺這世界是反對他的，或爲該撒，或爲現代工業制度，總之這世界是反對他，令基督徒所欲求得的好生活不能實現的。——所以我們的問題便是：怎樣可以戰勝這世界？或投降，或調和，或姑息容忍，我們都不願，只欲征服之。但究要用甚麼方法或一段來征服這世界呢？

現代仍有許多人相信非用劇烈的手段及武力對待不能達到目的，所以現世仍有戰爭。然而想用武力來改變生活使達到理想的境地是不對的。有人說，不用武力恐難達到那目的吧。歐洲有一位著名的劇家很有社會的熱情，在他所著的一齣戲之末也要說這句話：「用武力殺人固是使自己犯罪，但不用武力則那用武力者將殺我。」這確似乎是一個兩難的問題。然而這是真的嗎？耶穌未嘗被其難倒；他否認這難題。他鼓勵人說：「那殺身體而不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任從人殺了自己，究竟不能滅了自己。所以個人有信仰便可解決自己靈魂怎樣得救的問題。多人有信仰，全世界也得救了。

所以我們不要怕這圍繞我們和反對我們的世界。這世界既然不能令我們滿足，就要奮鬪求征服之。然而空手打去，無濟於事。地震，大火，瘟疫，等等災禍時有發生。縱使我們用盡千方百計以求去天災人禍，但災禍仍會發生，似乎終不可以

被我們的理性所征服。那末，我們對於災禍將要怎樣辦呢，我們將因此而氣沮神喪甘於失敗嗎？那樣不行！即使一個抱存疑主義的詩人也有較好的答案。Tennyson 他的詩大意說，在黑暗窮苦之中，仍要感謝無論那一位神使我有不可征服的靈魂。這宇宙究竟無力以打敗他了。然而古猶太的詩人因與那無極界有密切之關繫息息相通，所以他有一更好的方法以拒絕投降，即是於窮苦絕望之際仍抱着信仰上前奮鬥。

信仰的意義即是「假定說」。假定甚麼？即以天地之心是贊助人類的精神的；所以無論那樣強暴的仇敵都不能打敗之。上帝不是與人爲敵，而却是與人友善的。縱使最後的勝利未知誰屬，然而戰而敗終勝於不戰。所以有了信仰便使人動作，而理性則不能。這就是信仰之勝利，——甯願戰死，不願不試。

基督徒要改造世界使耶穌的理想得實現，必當以信仰爲戰勝的唯一條件。如此即是以我們所識得和所相信之至高尙的「生命價值」爲行動之根據。我們

的理想世界是太平無戰爭的，人人不求私利的，人人不被自私自利之心所支配的。然而我們怎樣能得這理想之實現呢？棄掉自己的理想，調和或投降，都不是基督徒所該做的。科學家告訴我們說，當要在環境中創造新的刺激，令人有新異的方法以辦各項事情。換言之，即是使個人有新的刺激以對付新的制度和宇宙。但怎樣能有種種新的制度呢？誰去開首呢？是非要一般具有堅決不拔的信仰！深信無戰爭和無私利的世界是可能有的人不可。所以必要有信仰以發展和施用科學的技術，然後我們可以達到我們的鵠的。

試看看歷史裏，凡改造社會的諸般運動，都是有信仰之人所幹的事業。因有堅卓不拔的信仰，所以他們能幹常人所不能幹的事。現代許多基督徒在世界上之所以沒有什麼影響和感力以改造這世界者，只因他們相信無戰爭無私利的世界是必不能得的。他們正是真正的無神派；而一般自稱爲無神派者倒未必是。何故？因爲那些基督徒否認上帝是在世界之中參預於發展那理想的社會之大

事業之故。

所以信仰是要幹那應幹的事之開首的態度。在這一層，宗教與科學完全一致相同。今人常言宗教與科學兩者是互相衝突的，其實兩者根據上有相同合一之點。在科學之大貢獻就在信仰——即假定說。科學之開始動作，先有一種臆度假定說。以此假定說爲出發態度，乃在實驗室試驗之，卒乃有結果之可言。倘無實驗室之試驗，則假定終是假定，臆度還是臆度罷了。科學的大貢獻就在進而實驗其假定。近年來，科學實驗室裏所具有的信心比在宗教界的爲尤多尤大。然而宗教本有此信仰的。耶穌給人以許多假定說——即人與人相處之道，及怎樣認識上帝。然而人却少有實驗這信仰。現在科學已進步往前，教人種種技術以廢除戰爭，瘟疫，貧窮，私利等，然而我們却沒有信仰去實驗他。因此之故，科學便被人拿作殘殺人類的破壞文明之用了。這不是因爲我們無觀念或理想，只因我們缺乏了信仰，不肯用所有的知識去改造這世界之故。倘我們能夠本着宗教的精神和信仰以運用

科學的技術，那末，我們即得有絕大的能力，遠超過徒是人力的大力，足以移動這世界了。

我們想改造世界，究要有甚麼的信仰呢？是要信在我們以外，超乎我們自己，和大於我們自己的能力。新俄的領袖列寧自己雖是無神派，也要人做無神派，但是推動他幹那大事業的却是信仰的能力，——是信仰超乎他自身，和大於他自身的能力。這可稱為創造的信仰——使人能改造世界的。這是使人與那無極界和本久界有密切關繫和息息相通的信仰。在歐洲大戰時，有一個英國學生身負戰役臨陣之前，他在日記簿內寫了一行：「信仰是拿生命來打賭上帝之存在的。」這就是以信仰是一件冒險的事，是根據於一條假定說——這宇宙是幫助你而不是反對你的，宇宙裏的上帝也是要幹你所要幹的事，也與你同有一高尚的理想。但在他方面說，上帝也拿他的生命與我們相賭。他將他一切的所有作孤注之一擲，——假定我們能夠有智慧復能響應其意旨。那永久不滅的能力是常用不息地。

在於創造之中，上帝的能力日甚一日的得以實現。然而人却有能以決定其成敗。我們可以令上帝成功，也可以令其失敗，——即是自己以爭利爭權放縱私慾而自召滅亡。

所以獨有信仰而後可使上帝得實現；獨有信仰而後可以認識上帝；獨有信仰而後可戰勝這世界以創造新社會。信仰不獨可以創造新的反動，還要信人有可受教育——變愚為智化惡遷善之可能。比方，近代之管理監獄及研究犯罪學的人，非徒以刑罰處置囚犯，乃以新的方法以感化之。此蓋根據於一信仰——信人性之可改變也。有此信仰，加上科學的技術，於是即有新的反動發展出來了。倘我們具有此同樣的信仰，即能時時不息地盡力於新世界之創造。這創造的信仰之功用即在引出人類新的反動，抒發宇宙的大能力，以為人之幸福——是即發展上帝創造的能力了。

倘世界有足數的基督徒，堅決信仰耶穌的遺訓，而肯去試他一試——即將其

實驗，那末，我們便知上帝與我們一齊作工，不獨可以戰勝這與我們爲敵的惡世界，更可創造一新世界使其日漸實現了。

維
命
的
華
僑
義

卷四

社會改造中之宗教地位

三月十七日在燕大教職員聯誼會講

未講演之先，我以為當要說明這問題所用的字眼。「改造」兩字 (Reconstruct) 我不大熟用。若用「革命」兩字 (Revolution) 又惹起許多人的成見或者「變化」兩字 (Transformation) 於我們心裏所想的意義。我們現方居於「社會變化」的時期中。在這時候，工業革命對於人生的影響，一天大過一天。我們如今要應付的問題便是：在這社會變化的程序中宗教有甚麼地位？

開首研究這問題，我們即碰着非宗教之說——完全否認宗教在社會改造中有什么地位。在宗教團體之內外兩方面，都有人主張宗教在人類的社會秩序中並沒有地位者。這當然不過是舊見解之新表示罷了。人們常將宗教與社會的生活離開，有時則以其為遠離塵世獨對真體而與自然界息息相通之舉；有時則以為只是修煉個人內部生活或精神生活之事；又有時則以為是死後求生——永生

之實現。凡此皆以宗教爲無關於現實的社會的生活者。然而時在今日，宗教仍想盡幹這些事情——縱使其要幹——恐也戛戛乎其難，且一天更難過一天了。機器之施用，對於人生實有莫大的影響——變化生命使其日甚一日地成爲「社會化」。現世間的男女，對於人類實際的事情之興味，日日加增。倘若宗教與這些實際的事情——現實的具體的生活——渺無關繫者，則將來的世界必定沒有甚麼地位以容宗教之存在了。

概而言之，宗教之試驗，不是別的，就是社會的效率。你們可在現代的青年人當中——固不必是共產黨的宣傳——察見一種日漸生長的意見，以爲在人類生活中宗教實可不必有的。在這裏，有一個滑稽的形勢，即基督教的守舊派與共產黨却能攜手共有一致的主張——同以宗教是與現實外人生沒有關繫的，他們兩方面都是將上帝擯出於人生之外。（簡按，此蓋以共產黨固是無神的，而抱守舊神學舊信仰的教徒則以上帝高居於天外，宗教生活又注重他世及來生而忽略此

世界及今生，故云。）爲奉教者計，不若深自省察自己的宗教之弱點，且圖謀教內人怎樣互相聯合，而不要去和那些非宗教者開戰罷。信教的人當要知道，現在非宗教運動對於宗教之挑戰者是甚麼，及宗教所必要答覆和應付者是甚麼。這一回的非教風潮並非從前所謂科學與宗教之戰可比。這回的挑戰，是關於人生實際的問題，不事空論，而與倫理的行爲有莫大的關係的。

現在所提出的問題乃是：宗教在人事之中是否一個有效能的導師？今日知識界裏有好些青年人說：科學乃是發展人生幸福之完全有效能的及唯一絕對的導師。抱這見解的，對於宗教卽有兩種評論。其一卽以宗教爲人生中的一種保守的及反動的勢力。宗教在機關及政制兩方面上，是與現存的社會制度有密切關係的。這不獨是國家的教會爲然，卽使獨立的教會雖與政府無關，然亦與經濟的制度大有關係——受其經濟的供養。其次則社會主義常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裏神秘的方面，常時並及神學的方面，確有麻醉性一如鴉片之作用。有

好些時，宗教確能幫助人脫離現在的奮鬥，而且把人生應該用作滅除害惡之能力移到別處，以獲得他種滿意的東西。平心而論，在社會中宗教之保守性固足為進步之障礙，但有時保守性亦未嘗無些適當的功用。（如保存社會裏人生裏崇高的價值。）其麻醉性固足使人捨棄實際的生活之奮鬥，但於現在的奮鬥中亦可予人以一些適當的精神。（如忍耐，超脫，安寧，鎮定等。）上言對於宗教的兩種評論，如今我們沒有時間詳細討論了。

然而於這兩種性質之外，在另一方面，宗教乃是一種革命的勢力。因為即於人生現在的奮鬥中，宗教却為人們所能想得出之最好的東西——最高的理想——之表示。在命途舛逆困難交迫之生活中，我們迫得要往前尋求我們所可能幻想得出的最好的東西。這是人生永有的真象及不斷的作用，從這一方面看來，宗教在社會中便有鼓盪人民激動人生，使其一往無前追求至善之任務和功用了。宗教一向固是用石擊殺先知而又為他們修造墳墓（按此乃用耶穌責備當時之

舊教派——法利賽人語）然而宗教又時時產生先知。這就是使宗教不至滅亡的救命大恩了。（按：所謂先知 *Prophets* 卽先知先覺者，有遠大理想能導領社會者之義，非謂未卜先知的預言家。）

然則宗教在這一方面的本性中究能幹些甚麼，使可在正當的軌道中得以抒發這樣革命的勢力呢？宗教顯然常時供給人以種種生命的價值。他最偉最要的功用乃是給我們生命的宗旨以前進的方向。世界現在之大需要就是方向，然而這是科學所不能供給的。科學一向只是注重於生命之特殊的局部的方面，而今則我們必需有一種人生哲學（人生觀）乃得有前進的方向，以補科學之不足。倘若我們肯讓宗教說話，他便能告訴我們，人生居於現在工業主義時代中，我們要爲着品物而生活抑是爲着人格而生活。宗教更能告訴我們，生命之最崇高的價值究是在爭權奪利抑或是在求真理，求公道，及求同人的情誼。

人生之前進大部分是像瞎眼的奮鬥。一般先知先覺者常將烏託邦的大綱

要領表列出來，而一般科學家及技術家又常將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圖表繪出來。然而試問在這些烏託邦背後的種種「確信」從那裏來的呢？一般技術家所繪出的圖表究值得我們爲其納代價麼？我們可以說，倫理學告訴我們以這些事情的真理——真確的價值。然而倫理學曾在甚麼時間能給人以一種驅動的威令足以使種種的價值得成實現呢？倫理學現在的趨向是要求一種科學的道德。然而科學又曾在甚麼時間告訴我們爲甚麼人要求真理，求公道，求情誼，而不可求權勢和求私利呢？你必要先自決定你的價值是甚麼。生命而沒有的價值，是沒有甚麼意義的。科學並不給我們以各種普遍施用的原則，宗教所給人的就是這些原則。宗教之能事，即是顯出有些東西是比別的東西較有價值的；而爲求得這些東西之故，就寧願死了——寧願失敗而死，也不願不去試他一試。這就是宗教常常刺激人去發現比前較好的生活方法之緣故了。柯教授（大心理學家 G.A. Coe）說：「宗教乃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價值」之作用，這却是不大安樂的一回事。何以

故因爲人們總有些好處。當其歷千辛萬苦竭用他的好處而後成功得獲一度社會的改革使生命得進一步到更高一級的平面上，那時他便停足在那裏不再事上進了。改造社會既是那樣的難事，所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之價值，並不是安樂的一回事。然而又有甚麼法子可以戰勝這一度的困難呢？

依愚見看來，人生各種勢力對於這一層的貢獻都比不上宗教那麼多。教會未必能辦這一層的，因爲教會的組織和政制那方面，已束縛了他的手了。然而倘若你不以爲宗教就是教會，但以宗教乃是生活之一部分，那末，宗教應該能夠在我們居於至善之際導引我們以實行上言那樣的革命了。這是一種很困難的事，因爲這革命的性質是我們生活中宗教那一方面常常重新估定我們其餘的各方面之價值。這重定價值的任務，比諸生活中知識的和科學的那一面尤爲深遠重要何故？因爲宗教令我們生起一種罪過的感覺。罪過的感覺是改善人生。罪過有權能的勢力，因爲有此感覺乃有懺悔及改過自新，而新生命乃能實

現也。科學只能令人感覺世上事物之不完全，惟宗教則當人看見那不完全的事物之時却令人起了一點罪孽的感覺。那時，人便要自怨自艾地說：「我們本來能夠令這事這物比現在好一點的呀。爲甚麼不辦呢？」所以這一感覺便激動我們，要我們完滿我們的責任——改革那狀況。這就是實行革命了。

美國有一個雜誌近來發表一篇文章，內有一句話說：「美國今日的青年人是並沒有罪過之感覺的。」其實大大不對！青年人是美國今日最有希望的徵兆。在我們道德最健和知識最強的青年人中，其罪孽的感覺實在日甚一日地增加。他們對於戰爭，貧窮，私利的制度，及經濟的不公道等等，都以爲是我們的文明中之可以除去的害惡，——是即社會的罪孽而人人當同負責任的。這樣罪孽的感覺，正是創造新社會有大可能之一原因。而發動這感覺的非宗教莫屬。

今日世界所需者不是知識，却是能力。我們常時會說，我們要有多些光，少些熱。但是我深願我所到過的幾個國家知識的熱增加多些，甚麼是能力之源足以

促進社會的程序而使人道得以升至更高更高的程序的呢？爲甚麼我們技術的才幹之發達是遠駕乎我們改善社會的事業之成就，而人生知識一方面的能力竟如此其缺乏呢？

沒有多時以前，我曾對一班在社會上居於很有責任的地位者演講，那時我們所研究的題目乃是人類的文明果否能繼續存在。我答：「能的，——倘若我們有足度的宗教性。」（或倘若我們能爲充分宗教的。）我的意義就是：文明之能否繼續存在，全靠我們能否有充分的信仰以實行我們現在的知識，能否深信我們的同人定會響應我們，兼能否深信這道德的宇宙是贊助我們，「左袒」我們這一邊的。因爲甘地有這信仰，所以他在印度今日是最有權力的人。這就是他影響及於全世界的感力之源。宗教之功用就是給人這信仰以探究征取前途不知之境，甚至冒大險阻，犧牲生命，曾無反顧，亦不退縮。生命之所以能破困難歷險阻而仍進步上前者，惟賴情感的能力。情感是抒發動作的。試問：甚麼東西是令人的理性一

往直前不顧利害，甚且其行動中常有與一己的利益或安樂相反的呢？又試問：近一百年來，在西洋之盡力於奮求社會的公道之領袖們，有幾個是從大學出身的呢？你答覆了這一問題之後，請你查查這寥寥幾個究竟是甚麼樣的人，再看看他們將理性與深烈的情感聯合起來至甚麼程度。他們的生命對於社會之改造有所貢獻者，就是因此之故。爲甚麼一個人肯爲一個宗旨（或原因）而死的？每當一個大宗旨緊緊地握住一個人的生命，甚至令他肯爲此宗旨而死——無論這宗旨是愛國救國抑社會主義——這即發展了一種宗教的品性，那已成爲一種宗教了。即使非宗教的情感也許成爲宗教的，現在且養成一班「傳教士」以宣傳非宗教了。總而言之，宗教必有一種偉烈的驅動力以克服利己的心，亦惟宗教乃能貢獻這種驅動力於人道。這就是一種「科學的宗教」之功用——有意識地發展及供給服務和犧牲的精神兩者於人生最高尚的目的。

最後：宗教之功用就是斷定個人與宇宙的關繫——我與非我之關繫。這關繫

有三方面：（一）對物質的宇宙——自然界，（二）對其他個人，和（三）對神（或上帝）——茲分論之。

有好些宗教是始於自然崇拜的。然在現代的世界中我們便有一新問題發生了。自科學昌明，即令我們對於物質的宇宙有一新的關繫而為以前的人所未嘗有者。他——科學——令我們抱持一種「無宗教」*Irreligious* 的態度以對付自然界，我們一向利用自然界的樣子是非倫理的及很褻瀆的。因為我們一向利用公有的自然界富源以分裂人類的生命。為着自然界的富源，我們自相爭鬪，自相殘殺。科學所貢獻於我們是一個更大的機會以與自然界息息相通，所以然者，科學給我們種種公例，藉此使我們的生活得與自然界諧叶不悖，因此自然界之大部分竟與我們有友善的關繫了。在這一方面，宗教的功用就是完成科學所未竟之功。何以言之？因為他——宗教——教訓我們怎樣利用物質的宇宙使與道德的公例不致背道而馳，以為人類之發達。

至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我們必定要曉得怎樣與自然界合作。最高尙的宗教必常促進人類合成一體的。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如此。因有此事實，所以我們對於宗教所幫忙人類審定的諸般價值便有一個試驗的辦法了，這即是每一特殊的宗教之試驗，且是普通宗教之終極的試驗。人生的價值之能繼續發展者，惟有諸般普遍的價值。因此，無論那一種宗教之傳教事業須要受這一度的試驗！即是他確曾發現了些普遍的價值而欲均分之於人民。這固是宗教之試驗，抑亦是其存在之理證。爲宗教做宣傳事業者之見解是否錯謬，在將來究竟是要受他人之決定的。今日的世界確無地可容殺人的宣傳事業。這樣的宣傳斷不能有多大的成功的。根據於私利的宣傳事業！以腰間繫着人頭愈多則心裏愈爲滿足的！已是時代落伍的事業了。

近來在美國華盛頓京裏因有些不公的和無禮的事至惹起日美兩國邦交上的不睦。而在太平洋兩岸間之盡力謀解除民族惡感恢復國際親睦者，只有兩

國的宗教家。因為只有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是以全世界普遍的價值爲範圍和目的。在歐戰之前後，同樣事實亦發見。因政治和經濟上之相爭，至惹起民族間國際間空前未有之大戰爭。雖然宗教也有一部分被捲入漩渦爲人利用，然而力謀世界和平促進人類一體的，仍是各國的宗教家及有些社會主義者。由此觀之，在與人之關繫中，宗教是一種聯合的勢力了。

最後：宗教內有些表示是要求人神合一的（或天人一貫的）。這是要與超越空間的及時間的世界之一種東西聯爲一起。聖法蘭雪（*St. Francis*）的神秘主義固是如此，即列寧的無神主義亦莫不同然。列寧之一生是被推動到一種超越他自己而外的東西那裏，這是確鑿有據的事實。至關於「永生」一問題，人們的解釋法也許各有不同，然而在人類各種促進人生的大運動之領袖人物當中，都有一種感覺——與那未來界有聯絡的感覺。一種較大的希望——或爲這樣或爲那樣——宗教總是有的。沒有一個宗教祇是倫理的。大抵宗教內都有道德，而能令這道

德發生效能的就是「價值的感覺」。這種感覺發動其心性，激盪其情感，遂使其人決志擔負一種大任務，雖以身殉亦所不恤。於價值感覺之外，更有一種無極的勢力或智慧支配其一生，於其奮鬪前進之中抒發功用，遂使其百折不回顛撲不破以底於成。人對於無極界的感覺雖是常常變化，然而這一種的感覺——或為這機或為那樣——都常在宗教之中。惟此神聖的感覺乃能發出驅動的力及偉烈的權力以鼓盪生命之前進，使其矢志服務，誓死堅忍，及使其人類一體的感覺日以增加，而人與人及人與無極界之聯合益為密切了。宗教之功用確能提高人生至無限價值及無限意義之境。然而宗教能幹得幾多，能成功到什麼程度，這全靠我們能夠發展一種倫理的宗教及犧牲的精神澈底浸潤於其中的宗教至到甚麼程度以為斷。

致中國基督徒學生書

張欽士譯 太簡校

我向中國基督徒學生諸君提出一個很簡單而含深意的問題——諸君要怎樣施用你們的教育？

在學校牆垣的裏面，這個問題的意思多半是：「我個人一生的事業將是甚麼？我將來要成就怎樣的功業？」但是在校外的世界，這個問題就不同這樣了。世界要問你：「你們的教育對於我們有甚麼用處？你們的教育將來能否幫助解決我們共同的問題麼？你們的教育究竟能否助我們尋出我們所至需要的較好的生活方法呢？」這世界對於知識界的事業所發出的問題即如其對於實業界所發問的一般：「你們的事業是爲個人營私利的還是爲公衆服務的呢？」若用極率直的說法，這問題就是：「你們的腦筋，是要拿來出賣換錢的呢，還是要留來服務於人類的呢？」

這一問題是今日平民輩向知識階級所堅問的。這是那些在田間，礦場，工廠，

舖店，和事務所裏一概的勞働者之呼聲，而爲關閉在學校裏面深居簡出的學生們所不能不聞聽和回答的。他們對我們說：「你們是受前人嘉惠的人，而我們不是。你們獨自佔據了那知識的寶藏，而我們則一無所有。那末，你們是那寶藏的所有者呢，還是被信託的人呢？你們要消耗這已往的積蓄爲你們個人的安逸和你們自己在社會上的安全呢？還是你們要發展之，增加之，並且廣布之於民衆呢？你們用這種積蓄只爲你們家族的利益，抑或普遍施用之使我們的子孫都能夠分享這優美的生活呢？」

他們——農人，工人，和世界的平民——也向我們提出「個人的責任」一問題。我們有欠他們的債麼？這債務終得償還麼？他們說：「你們所以能受教育，只因爲有我們和一切民衆的勞工。我們現在正自背負着你們。那末，你們將減輕我們子孫的擔負麼？」他們更說：「我們爲你們種糧食，造房屋，製衣服，管運輸，印書籍，傳郵件——作了這麼多的事情。禮尙往還，你們究竟爲我們幹些甚麼？我們死的時

候，我們以一生的服務，遺留下很多的東西在你們生命裏。當你們死的時候，你們的服務，將有甚麼東西留給我們的生命呢？」

發出這問題的，不只是在你們貴國和全世界勞苦的民衆，就是你們所稱爲教主和救主的那位也同樣質問你們。因爲耶穌本是一個木工，他的說話，不獨是代表上帝，也是替一般農民和工人而發言的。有人問他：「甚麼是領袖資格？」他反問他們：「誰服務最多？」他們問他：「怎樣能同他和天父永爲伴侶，常叙一體？」他反問他們：「你們幹了些甚麼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他又說：「惟有甘願喪掉其生命於服務中者，方能尋得着生命。」

一九二五，三，六，於北京

革命的基督教

社會信條

The 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 in America

美國的基督教會宣布下列各項的主張：

- 一 全體人民無論在任何生活境地，都有一律平等的主權，受完全公道的待遇。
- 二 施行單一的貞潔標準，（註一）全國一律的離婚法律，（註二）婚制之正當的規定，及使人民有適宜的住舍（註三）以維護家庭。
- 三 各兒童都有最充分最圓滿的發展，特別是利用正當的教育及遊戲之設施。
- 四 廢除兒童勞工。
- 五 規定婦人勞工的條件，使可保護社會上身體的健康及道德的健全。
- 六 貧窮之減少及預防。
- 七 保護個人及社會使免受酒毒而至有社會的、經濟的、及道德的虛耗。
- 八 保存健康。

- 九 保護勞動者使免受機器的危險，職業的疾病，（註四）意外的損傷死及亡。
- 十 全體人民一律有權享受自養自存的機會；維護此天權，反抗各種的侵略；及保護勞動者使免受被迫失業之苦。
- 十一 設備年老的工人及受傷的殘廢工人之贍養金。
- 十二 用和解及公斷辦法以解決工業的紛爭。
- 十三 七日中休息一日。
- 十四 日漸減縮作工時間至可以實行的最低程度，及使全體人民身心得有閑暇——此為得獲最高尙的生活之條件。
- 十五 各工業中有足以營養生活的工資最低額，及各工業應 工人以所能給之最高額的工資。
- 十六 工業產品，依按最善的方法，應有最公平的分配。
- 十七 東家（雇工者）西家（被雇者）應有同等的權以自行組織。

十八 重新注重基督的原則，使其實施於得獲財產及施用財產中。

(註一) 即謂貞潔的標準，男女一律；現行的道德是雙重的。

(註二) 美國各省自有離婚律，全國並不一致。

(註三) 美國工業城市中貧民居住區宛如活地獄，房間小，房金貴，人烟稠密，不合衛生，光線不足，疾病叢生，道德腐敗，而於中圖利者乃為大資本家的房東。

(註四) 特別的職業每令工人發生特別的疾病，如製火柴（燐寸）的工人常受燐毒。

宗教之挑戰

宗教之挑戰，不在聖經之開卷處可尋，而却在聖經之結尾處——默示錄——得之。聖經開卷是載着上帝創造世界的故事。惟其最末的一本書則載有一種異象，以人神合力在地上造成一個「天府」——這即是理想的社會。于一頭一尾之中間則所載者爲逐漸生長的宗教經驗。于最末後的圖畫繪出人們如果願意，將可以得有怎樣的生命以共同生活於一處，這乃是其挑戰之焦點了。宗教對於現代勞工世界的男女之宣召，乃要其變化此異象而成爲實事，請其與上帝聯合以創造一個所能思想，所能希望，所能夢想之至善的世界。

宗教之真宗旨

凡一般人因這世界不予其自身及其兒女以公平的機會故需要一個新世界者，及因不公道和痛苦充塞這世界故想望得一新世界者，當洞明宗教之真宗旨。宗教之存在，不是爲維持各教會的，也不是使人民於震盪情感的經驗及優美

的禮拜儀式中忘却一切苦惱及罪愆的，也不是給他們以今後的保證的。在遠古之時，猶太的先知已告訴一般自稱爲上帝的選民者，如果他們容許不公道和非正義充塞大地，上帝必不聽他們的禱告，而且視其典禮和儀式爲大惡事。當耶穌對人傳出宗教之呼聲，他說：「你們要先求上帝之國；」而按他所界說的天國則以其是人民自己兼與那永久的神互結契誼的大團體，其根柢則種於一視同仁的公道，而其基礎則立於普遍衆生的仁愛。

人們所要的世界

宗教既已向人類下這挑戰——要人們聯合起來造成所可能造的至善的世界，然則這大事業有甚麼特殊的條件呢？大地衆生，當其居於至善之候，處處所要求的，世界究竟是什麼樣的呢？第一，他們所要和所需的世界是一個處於其中並無飢餓之恐慌的，處於其中生活之營養是普通充分的。在聖經至末的一本書裏所說的理想的社會，是無飢荒的。在世上最豐富肥美的地土上而却有無數捱飢抵

餓營養不足的小孩之存在，這是我們缺乏宗教至這一程度之明證。我們的食料本來十分豐足，而却有無數男女終日營營勞苦萬狀終不得一飽兼無以使其兒女身體得有適宜的發展，這實是一件無宗教的事實，是否認我們宗教的信仰，「汎愛衆」「愛鄰如己」之誠。

然而人們之所以要一個豐足的世界非徒爲豐足之故。人爲經濟品而奮鬥，其意義乃在欲求得一種美滿的生命。有一勞力的工人寫了一封信，內云：「我不要得有一種社會制度使人居其中不須多做工而可奢侈過活的。我所要看的社會，乃是沒有自私自利之行於其間，而人處其中却識得思索生命之奧義與宇宙之奇秘的。社會的狀況應該使每個男女孩子都得受教育的機會，不獨是學寫字，學念書，學計算，而且要學得人生之真價值。然而屈服於現行的經濟制度之下，我們多數是無可能的。」各處的勞働界親口告訴我同樣的說話的，不知多少次了。於其中就含着爲較高的生活標準而奮鬥之真原因了。於其中也就藏着其精神

的價值了。給予一般小孩子以比我們自己所有的為較好的機會造成一個世界使人人得生活於其中能生長至於至善的程度，——這就是人類的將所號召我們小小的生命去擔任的事業了。凡在此項服務所能有成效的即是服務於上帝及人道兩者，其無效者將至離開生命而一無所遺留於後世。

其次，人們也要有一個相處如同胞的世界，這也是確鑿可考的人類共同的志願。人類中所賦的一點神性，有一處可以表現——即當其於物質的足度及同胞之情兩者不可得兼之時，他們每求靈魂之滿足而任肉體享受少一點的安樂。當年芝加高屠場大罷工之時，一般技巧的工人被人誘以重利要其脫離那些不巧的，但他們寧願罷工全體失敗，寧願與同勞的戰友禍福共享，寧願自身吃大苦，而却不肯背叛投降。我一想起這事，我對於人類的能幹之信心於以加厚了。英國古代勞工界大領袖某曾說過：「團體的契誼是天堂，無之者是地獄。」

有一理想為一切宗教的信仰所共有的——即「民吾同胞」是也。宗教實者，

相叙同勞的情誼是生命最偉大的品質，因為「神是愛」，倘有人焉，口說愛神，而不愛其弟兄者，是撒謊之人也。」沒有愛，別的道德都不能補充。我縱能說萬人及天使的言語，我縱具有殉道者之精神且捨身被焚以爲一個大宗旨，而對同人卻沒有愛，則其餘別的都不算得甚麼。（保羅語）這就是宗教之元素了。是故宗教對於人們之挑戰之樞要乃要其組織一個民吾同胞的世界。故宗教宣布這就是一切教會，政府，勞工組織，及人類社會其他一切工具之真正的宗旨了。宗教所主張這樣的真理，今已由科學證實，蓋社會學者已指出「善意」乃是所有社會的組織之根本原則也。

到一個豐足的世界之路

宗教再有一主張，即以達到一個豐足的世界之路乃在於伸張民吾同胞之情於這世界的工作事業之組織中。在這一點，耶穌來世所宣傳的上帝的福音與大部分工業制度現行的馬門（財神）的福音，兩者有很厲害的衝突。耶穌謂欲求

得足度的經濟必需品，須由與人同勞合作之情誼。「你們要先求上帝之國與正義，則一切這些品物都加增給你們了。」但馬門的福音却說：「先求利，則其餘一切東西都可得多倍。」

那一福音是對的呢？這世界要令其兒童得有適宜的發展，將循甚麼軌道——人人務要佔別人的便宜這一條路呢，抑或在相親相愛同胞之情誼中共同合作以應付全體共同的需要呢？在這一層，美國的鐵路事業大約可以給我們以一些證據。有好些鐵路從來是被幾個大資本家所操縱以爲牟利之具的，其結果直使其鐵路交通不便利，人息不豐厚。他們正是妨礙全國生產的活動而並不是爲其服務，而且常爲國民團體中階級爭鬥及仇恨之源。鐵路事業的景況如此，其他基要的實業亦同一樣。我們已經充分知道怎樣可爲全體人民獲得豐足的食料，衣服，屋宇，及其他生活中的樂趣，然而我們還未曾得獲這些種種。何以故？因爲倘有一天我們辦這些事業是爲着牟利分贓的宗旨，則我們有一天定必爲爭利爲分

賊不均而起爭執，因而我們的能力便不能專注於建設的活動，而要分散於破壞的活動中了。

現代的世界，好像是聖經所說的「浪子」故事一般。徒然虛耗他的能力卒至飢餓之境。然而這世界也像浪子之回頭一般，將會翻然覺悟而記起「在我父親家裏本來是糧食充足食之不盡的」麼？因這家庭之組織是基於同胞的原則的。

公道是同胞情誼之基礎

歷代宗教的大宗師知道那民吾同胞的和豐足的世界必須要是一個公道的世界。所謂「民吾同胞」不過是一種虔敬的欲與虛空的望而已，除非一般求其實現的人肯普遍樹立公道之基於勞工的概況中及於分配公共的工力的出品之中。此所以古先知們要宣告有衆，謂上帝之所欲者，乃在公道——使其如長江大河般滾滾奔流灌溉瘦瘠之地，多過各種神廟儀式。此所以耶穌教人先求上帝之

國，而且特別是要求正義——此卽是適宜的倫誼關繫，爲人所公認爲公道的倫誼關繫。沒有這樣的社會公道，則民吾同胞的世界斷乎不能實現，而豐足的世界也永不能來了。試觀世界上有許多標語，如「公平交易」「民族自決」等，都是爲人人所承認，所視爲至理的，這可作全世界處處人人欲得公道之確據了。

想將在我們日常工作中爲我們責任所在的那一部分的世界組織之使成爲正義的團體生活，比之「來則順受」之事工當尤大，且前者之奮鬥爲尤難。然而我們從不能自己求得公道及保守之，除非我們能使其餘人人都得公道的待遇。比方鐵路的工人將永不能爲其自身及其家庭得有所應有的東西，除非他們能尋得一種方法以重行組織全部的鐵路事業使能貢獻最有效率的交通於全體社會。如此努力，他們也可期望現在之反對他們者許多人也來幫忙他們一起合作，卒至社會全體將以此爲根據以折服一般自擁鐵路所有權而壓制他們如此其厲害者。我們全體都必要受以色列古先知中之最尊最偉者之教訓——他們

的宗教和他們的上帝不獨是專爲他們的，而却是爲人類全體的。

宗教的信仰乃以凡爲全體人民求公道者，自己也必能得公道，而且可以尋獲一個豐足的利民吾同胞的世界。在這信仰之背後，理由很爲充足。每遇科學觸着做工的世界，在處處都常確定凡人所稱爲善的和美的同時也是真的，而且有效率的生产之原動勢力乃是「公道」及「同胞」兩大原則。這就是一般管理工業的專家關於有效率的組織法之最後的一句話了。此外，古今來又有無數哲士聖人生於此信仰，死於此信仰——篤信歷代想求得一個民吾同胞的夢實在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些同勞的戰友雖已作古人，然而仍然是我們同勞的好友。他們的精神仍然在我們這裏，而他們的工作則於他們過去後仍然留存永遠不息。他們已留給我們一天大過一天的能幹以得獲公道及生活於同胞合作的情誼中。然則在今日豈無多些人去尋求這些東西而且肯爲之納最高的，比前尤高的代價麼？

大伴侶

宗教對於一般人之肯接受其挑戰以組織世界的的生活及工作於公道及同胞之情誼中且貢獻其一身以爲製造這新世界的材料者，更給予一種東西，卽是，上帝與他同在之確實。因爲創造一個最善的世界，豈非上帝獨一的宗旨嗎？是故凡參預於此大事業者，確爲上帝之同勞的工友明矣。

爲甚麼我信要給人公道的待遇

我所以信必要給人公道的待遇者，因爲沒有公道，人們便不能共同生活於一處。公道是一種元始的羣德。人們共同生活於一個社會中也許並不相愛，然而除非他們相信彼此都肯給別人以公道的待遇，他們互相關繫的生命斷不能結爲一體了。公道大概是社會道德之第一重要分子。此所以舊約常常記載公平之人之極可欽佩，此所以古先知之宗教定義是無可比倫的——以上帝必要人「公道待人」爲第一件事。這些聖經辭句實是表示人類年代久遠沒有記載的社會經驗——這種經驗之發達時期實比我們載諸文字的歷史爲尤古。沿着長久而複雜的程序，人類的社會已由人人侵略其鄰之時代而至到各個人在社會中互相信仰的時期。

我所以信必要給人以公道的待遇者，因公道是使各種管治社會事情之必要的制度有適當的發展之唯一的充分保證。因我們生在世上爲期不久，大多數

人都爲生命之一種幻覺所誤導，至以世上現在的種種制度是永久固定的，而其實則這些制度均是人生之演進程序中之一部分而已。因爲他們是我們所僅知者，且因他們是我們現在很有用的僕人，所以我們大多數想要我們現在政治的及社會的制度不事變更，殊不知如此欲望實爲無可能者也。我們對於現在各種德謨克拉西的制度所能希望者，至多不過是望其在現代予人以最善的服務，然後逐漸改良進步。然在一種享有特殊利益的社會中的人則不能明見此理，乃亟要壓制一般圖謀社會改革者以維持現狀，以故我們常居於大恐慌之中！蓋恐現行的政治組織及經驗制度之或變，而其實則吾人所當恐懼者惟暴發的突如其來的大變動使理性不及施行其作用耳。然而這樣的大變爲吾人所當懼及須防免者，常由不公道而生。這是極爲明顯的歷史的真理。凡初級的學生一念歷史便可知無論那一種制度凡容許不公道之存在者必不能持久。制度同人一般無異，奸惡者或可盛行於一時有如新葉青葱的樹木，但再回頭一看便消滅了。欲使

各種制度在其時代呈出至大的服務之功，然後演進至其適宜的繼起者，惟有一法，即是使執掌制度之人令各制度之施行均是公道的。一般急於維護現代德謨克拉西的制度之人之所需不外是一種信仰——要信公道之權力能夠結合人們，因而自己肯給人人以公道的待遇。現在德謨克拉西的制度所要恐懼的至大危險乃是不公道——蓋不公道乃在這些制度中施行，且藉以行惡，至不使各制度滅亡不止。法庭裏有許多記載及判案，顯出政府官僚每假借公道之名而行不公道之實者。責任司法者自身犯法。於此，聖經有一句警告的說話了。在諸先知之前許多一世之雄之大帝國，興亡之跡斑斑可考。諸先知宣言，無論那一個政府如何強有力，無論那一種法規如何神聖，復無論那一種宗教機關如何虔敬，但如果其所行所爲是不公道的，則斷未有一個能長久存在的。

掌握權力的人常是要相信給人公道的待遇的，其自己也須要給人以公道的，因爲不公道乃是強者的罪惡。有權者所常受的試誘乃是妄用受人信託之權

以作壓制人之具——如用軍隊，法律，監獄是。因此他們便強迫一般爲公道而奮鬥者轉變爲權力的奮鬥，兼且發展種種狂熱之情及成見。至今公道成爲無可能者。宗教所可能給人之一種重大的貢獻以應付現在的危機，乃是對於公道的理想發展一種熱情的信仰，使人民渴求此理想，而求得之道不藉爲權力而奮鬥，而惟藉互相適應的作用。

我信必要給人人以公道的待遇，因公道乃是宗教生活之一個基要的分，不獨是我們經已發現，爲着實際上人類的生活，公道乃是社會之必需，而且歷代的先知聖人都奉公道爲偉大的理想，爲尋求此理想之實現人生始得有真價值。卽如其他一切宗教的理想一般，公道之容積是常常伸張增大的。在我們個人主義的工業發展的時期，所謂公道乃是恪守契約。這乃是商業的道德對於倫理的進步之大貢獻。按商業的倫理觀所謂公道的人乃是無論在那裏都值得人尊敬的。其爲人也，不取多過己所應得的，且予人以人所應得，甚至於自己已有損亦所不

計的。凡關於錢財過手之事，他總是一個十分公道的人。然而按着聖經所教之公道的人，比這項的人更爲大些。他肯給人人以公道的待遇，不特於錢財一項爲然，凡在生活一切的接觸間，甚至在心思態度精神間，一是以公平爲主。在他看來，凡事查來都莫不有公平的決斷。他不能爲狂情及成見所激動——雖然。國若狂亦不能人云亦云，甚至對他不起的人亦知道他必以公道對待之。得有幾個這樣的人，即可拯救國家，並可遏止一般名爲維護民治主義而實則破壞其基礎之人了。

在我們所方進入的時代中，尋求公道另有新款式。今之肯給各個人以公道待遇者，現在更要尋求階級間，國際間，及種族間之公道待遇。是有甚麼意義。德謨克拉西的運動最近所用的標語有一款是「社會的公道。」簡言之，其意義乃是，沒有一個階級，一個國家，或一個種族，對於別的階級，國家，或種族能享有特殊利權的。至在實際的關繫間，這有甚意義，還待界說清楚。倘人們一體同意去尋求之，復一體去圖謀其有實際的表示，如此則社會的公道這名辭本身已自顯出這並

不是由一個階級或一種族賜給別階級別種族的東西，有如封建時代各個主之以高等、中等、及下等的公道賜給其下人。社會的公道者，必須互相尋求階級間、國際間、及種族間，甚麼是公道的關繫。由此可由全體人類更大的生命之基礎。這樣的事業，獨要深信其為可能的一般人去努力促進方能成功。在這裏，信仰至為重要了。

近來宗教很注重仁愛，由此乃發展出慈善事業以挽救社會上種種凡信宗教的人所視為不能忍的困苦狀況。然而慈善事業現在却察見其對於社會之理想並不能實現，除非於經濟關繫間能有公道。由是盛倡仁愛之先知便進一步提倡更大的公道了。倘使鼓動慈善事業之興起之宗教，現在不鼓動其尋求經濟的公道，則在倫理上及實際上，慈善事業將要破產，猶之宗教界從前虔敬派之徒動感情而不負經濟的責任者一般。

我信必要給人人以公道的待遇，因為這樣的態度乃是上帝在人類生活中

之一種表示。人們向視公道爲必要的東西，以故常以上帝爲公道的神。他們所以誤信帝王是具有神聖特權者，只因其確實覺得一個真的帝王斷不是不公道的。在各時期中，一切被壓迫的人民之仍得一些安慰及能夠支持忍受者，只因其相信冥冥中有公道的上帝在。其耳常聽着身受不公道的苦之人的呼聲，而其手將必令其得適當的酬報的。於此可見公道正是人生至高無上的價值之一端了。人們相信有一個常求公道普施的上帝。凡具有如此信仰的人，當與其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以求普遍的公道之實現。

革命的基督教

聖經與無產階級運動

何爲無產階級？

Proletarians

在馬克斯未將其列在現代工業的社會中

之一種階級之前，這名辭的界說久已立定了。其在古羅馬，Proletari 卽是除了生產兒女之外並沒有甚東西以貢獻于國家者，故「無產階級」者，固可望其名而知其義也。當國民資格是按着各人對於國家之服務而定之時代，則此輩並沒有政治的地位也可知了。既沒有產業，不能納稅，他們亦不能有其他何種的貢獻。在古時，他們也不須盡當兵之義務，蓋以其不適用於此種艱難的服務也。他們的工力，不算是對於國家的貢獻。其後，他們在議院裏漸得有些少代表權，也被徵入任當兵役，但仍爲無產業的人，並不能享有甚麼社會的或政治的權利。

昔馬克斯及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派之劃分階級，乃限以現代工業制度所產生之以力賺工資者爲無產階級，蓋以此輩在國家中全都是沒有甚麼私產，「既無田地，屋宇，工具，復無恆業。然而現代的無產階級，却不能有如此直截的界說。在

美國及歐洲沒有私產的人與其人口全數之比例，天天增高，直至許多並不是在工業中賺工資者也在其列。有好些佃戶（租地而耕者）並且甚至好些田主其勞力之入息每年不過五百金者，都是在無產階級之內。不特此也，以職業謀生的人，除了生育兒女之外對於國家並無貢獻者，其數亦天天加多，蓋以生活程度日漲而其收入不豐，遂無以實現其生命的理想。故無產階級之界說，從經濟上言，不能限於沒有私產的人。無產階級者，須包括一切人等之不能得獲足度的財產以敷家庭之用及在社會生活或國家中不足以使其有適度的勢力者。

中產階級 *Bourgeoisie* 與無產階級之真的分界，不是經濟的，而實是心理的及倫理的。所謂心理的及倫理的分界，即一般具有必需社會的改革之覺心者，與一般無此覺心而惟滿意於現狀者之分；一般想將權力由少數人之手而移至多數人者，與一般深信少數特出自擇的人常操神聖大權以宰治多數者之分；一般因常受生活不平等之苦痛而常懷公道之感覺者，與一般享受此不平等的生活

毫無悔恨而惟問或發慈悲心施些少恩惠於那些倒運者之分；一般對於資本制度下生產及分配方法在社會所結之果深表不滿因而在精神上常謀革命者，與夫一般奉現在的社會秩序自始即是如此安排而地球上倘仍有生命之一日則此秩序仍必如此永不變易者之分。

無產階級者已生出一種無產階級的運動了。這運動是要求一個比前較好的社會，爲全體人民奮求多些自由，多些平等，多些博愛，而相信這樣斷不能實現除非世上經濟的秩序有澈底的改造。這運動是普遍全世的，而爲地球上人數最多的單一團體。其中派別雖有，但彼此已比前接洽更多。他們所用的手段及策略雖大不相同，甚且互相攻擊，而就大體言之，全運動之前進共趨於同一的方向！即爲人類全體平民而求得多些幸福及權力是也。這運動徵集文學，藝術，宗教，與科學等爲其服務，亦一日多過一日。因爲這幾樣東西，如果能自盡厥職必定爲多數人而非爲少數人服務。他們之生活，動作，及存在，惟在其能超過階級及國家及

種族之界線而爲全體人類之公僕。

這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現世特殊的社會現象，而爲全世亙古所未見過的社會上，受痛苦者及被壓迫者之反抗及革命，時時及處處都不可免，然求其能如今日無產階級之反抗及革命者，前此絕不可觀，蓋以今日之無產階級是有教育的及有公權的人，而且能自覺造成現勢之原因，復自知所必須求達之目的，更識得用甚麼手段以促進社會的改革也。在今日，這無產階級的運動已成爲處決歐洲大事之勢力了，而他們的日子現在方才開始哩。就現狀而論，明日的社會，將爲這運動所模成；將來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樣式亦將由其斷定，因爲在這運動中實蘊藏着人類所未曾發展的種種勢力也。

如果現在的形勢，有如上言，或有近於此，那末，一般人因相信聖經蘊藏真理，獨賴此爲導師而人類之足乃能踏到生命之路，故自以研究聖經，教授聖經，及宣講聖經爲職志者，自當考求聖經裏所教訓的種種原則與夫這無產階級的運動。

所日漸構成的諸般原則要有怎樣的關繫，而且聖經的教訓對於這個權勢已盛的運動將有甚麼的影響或感力了。

在歐洲大陸，無產階級的運動對於聖經的態度，由冷靜的訕笑以至暴烈的反對，並非一致。這樣的態度乃是各國國家教會所結之果，而在這一端則羅馬教會（天主教），希臘教會（東正教，俄國等）及路德教會（改正宗之德國舊教會）均是一丘之貉耳。這幾個機關激起人民仇讎的心，不特與其自身為敵，且與其所代表的宗教並及其所教的聖經為敵——其所產出的惡果實不相伯仲。雖有託爾斯泰對於福音之新解釋，雖有中歐——尤其是在瑞士——幾個真正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所倡辦的事業，而仍不足以化除數百年來歐洲教閥所種在已經覺悟的無產階級心中之仇恨和疑竇。

教會的罪過原於「作孽」Commission 者少，原於「放棄」Omission 者大，一向都如此。歐洲的社會主義對於聖經的態度是由於不識聖經，而其何故不識，

此則教會不能不負責了。歐洲無產階級之有知識的領袖們對於聖經之知識，並不似現代學者，甚且比不上現代主日學裏的孩兒們。然而他們却深知聖經一向在歐洲是怎樣用法的——其在最善之時不過僅給個人以一種拯救的保證計劃，若在最壞之時則竟予世上的社會現狀以宗教的裁可，在封建制度下則維護貴族，在工業制度下則維護富族，惟事催迫一般屈服於貴族富族下的平民對於上帝爲之安排的生命之地位及狀況必要心滿意足，所謂「順天安命」者是。自從路得馬丁反對農民而鼓動貴族殺害他們之日，以迄羅馬教會自行組織勞工運動及基督教社會主義之運動而受其監督節制用以防阻根本的經濟改革，自無產階級運動的領袖們看來，則歐洲的聖經教師在社會上的主要機能無非是串賣平民和戰敗平民的。因有此歷史的陳迹，又加以他們對於聖經之真諦及妙用不大知道，所以他們注射一種仇讎之心於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以對付聖經之名，而且以冷靜漠視的態度以對待其內容了。

在英美兩國，則形勢稍異。所以然者，則因遠在宗教革命以前英國以聖經給予平民之運動，與無產階級關於土地問題之奮鬥早已發生聯繫之故。當時英國剛毅不屈的農民對於日就廢除的封建制度——尤其是對於後興的君主專制政府——之侵略其自遠古傳來的權利及產業，極力反抗，屢起革命，而教會名人如「Lords Wyche」等之名，均常與他們的運動有密切的聯繫。「窮牧師」們在鄉間念聖經給他們聽，而且鼓吹他們奮起奪回被貴族佔去的田地。他們的標語也是有聖經意味的隱語：「如果亞當掘地，夏娃紡織，那末，誰是紳士呢？」按歷史的記載，後來有一次他們奪回土地之役有好幾百個牧師竟被通緝及吊死——他們的罪名乃是「革命的主動者」。

在美國，則無產階級的運動對於聖經的態度，正如該運動之自身一般，至爲混雜，凡在歐洲大陸及英國之所有都混合在內。由外國移居美國者，大都持反對的態度。有一位是俄國原藉的宣教師有一次到一個俄國激烈派的敘會中，而手

裏拿着一本聖經。他們察知這本是甚麼書之時，即高聲呼喊：「拿那書去罷！不要拿那本陳舊廢書來我們這裏！」但是他們却肯留心聽着書裏一句話：「你們必須識真理，真理必令你們自由」他們多數願與那宣教士聯同搜求真理。至如在美國出世的無產階級，則其多數的領袖是在教會和主日學生長的。惟在其時個人主義和注重他世的宗教思想正盛行於美國。他們離開教會心懷絕望或被人嫌棄，蓋其時歷史的或社會的科學之影響尙未被及講壇上的牧師或主日學裏的教師，而現今星期一日報上所登載之宣教辭又未曾改變他們的觀念也。有一個神學生受了某布道會之差委在暑假時到美國西北方林木工場中宣教及觀察，關於該處工人對於宣教師的態度有下列的報告。

「他們勞動者反對工場中各牧師之最大原因乃在牧師們要令他們信這世界是在紀元前四千零四年造成的，信日球是停着不動的，信聖經所載的預言非已一一應驗則將必應驗的，信這世界是上帝所創造的。我親自

聽得他們有長久的討論，以爲宣教士們都是愚人竟相信這些東西。於是他們來我這裏看我震動不，而且想惹起我同他們辯論。我不必花費甚麼功夫便已折倒他們，令其相信我已知道現代科學的種種新發明了。不久，有好幾個人祕密到我處，叫我念聖經及解釋經文給他們聽。」

此外，尙有其他分子，其實力尙未可決定。美國的農民在事實上和思想上之變爲無產階級者甚速且甚多。他們大都仍在教會及主日學裏，算是受聖經教訓的。這些宗教教育將來能影響及其經濟的和社會的改造計劃，抑或教會也不願及此一任其飄然脫離，卽如工業界中的勞働者，將任其自行找得其社會的救道而絕無宗教的覺心在內，——這還要待後來分解。實用科學界裏也有好些人投入無產階級裏，至加增其實力不少，因爲科學原是圖謀全體人民之利益的，故欲有成效自非投入多數人之隊伍中不可。大抵美國的無產階級運動比之歐洲的將較爲真正科學的，因其科學不像歐洲的那樣武斷而且較爲專門。這一派人對於

他們所知的聖經教訓之態度大抵非漠視卽仇視，因爲他們所識的聖經都是給人誤解或誤用的之故。然而他們生命的理想和原則，則大都是聖經的——雖然他們不承認此。

於上言之外，尙有一分子要說及的。有好幾個牧師已脫離教會的職務而投入勞工運動中爲其精神上的領袖。又有些留在講壇上，其宣教辭很能入無產階級之耳。這兩派人或在教會外，或在教會內，都抱同一的精神和目的。他們都知道現代聖經考據學（批判）的結果，也知道現代基督教裏注重提倡社會改造的大學者之著作。倘若美國的無產階級運動與聖經的教訓將來互生聯繫互有聯絡，則惟此兩派人及其後繼者之工作是賴了。藉着他們，現在社會的需要和志願大可以用古代的理想和經驗以培育及指導之。

欲得這樣所想得之佳果，惟有一條方法，而現在的形勢已將此方法明白表出。我們再不能效從前英人之引用聖經句語，因爲聖經新譯的文字有許多種，故

未便爲此。（按此原指英文聖經，而漢譯者亦有不少異本）而且引經據典以解決現狀的方法是不行的了。何以故？因古經的教訓是由於因應該時代之社會概況而生；若強欲試用遠古逐字逐句的訓言於現代完全相異的形勢中，以求其裁可某種特殊計劃，實在是不可行的，蓋以現代該項施謀設計的人大都是沒有聖經的真知識，而一般具有此真知識的無產階級則又絕對拒用這樣非歷史的和非科學的手續，惟任個人主義一派的宣教師用此方法盡地發揮而已。至於現在一般對於無產階級的運動已有些影響的宣教師們所用的方法，乃是要考求甚麼是聖經裏普通的社會原則，要在聖經的記載中追溯其歷史的發展，借用此歷史的眼光以分析現代的社會，然後考求那些原則究竟要求我們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

這樣新方法結出甚麼的果呢？不是一種模型，也不是一種計劃，而却是一動「作」與「方向」。研究聖經的記載，復與我們所有的其他的記載相比較，便顯出人

類一向的理想和志願，希望和奮鬥，是趨於甚麼方向，而且能告訴我們在事實上已有甚麼進步。究竟的鵠的，雖未曾十分看清楚，好像前路茫茫我們仍未知將來自己是怎樣，然而好些宣教師們已察知，當聖經的社會原則一披露於無產階級之時，他們即承認這些原則正是指導他們一條生命的大路——正是他們所要到和須到，而且大概是無產階級的運動所求達到之路。試看英美的無產階級運動怎樣將耶穌據爲已有！雖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一派之唯物主義的宣傳如此厲害，而仍不能影響其對於耶穌之愛戴。蓋這運動之奉戴耶穌，非以耶穌之某種計劃或辦法如一般教會領袖及解經者向所推崇之者，他們獨以耶穌爲平民的需要，渴求，及希望之呼聲，爲他們的理想之合體，爲一種新生命之提倡者及維護者，使於此新生活之中他們自己及其兒女多得好處爲其得未曾有者。

這樣籠統的判斷當然而非批評的，當然是根據於同情而非基於知識的。然而關於人性的耶穌一層，這些人如此奉戴，有誰能謂其比諸前人之強將一個本

匠變成一個帝王使其裁可教會裏及國家裏的帝國主義者之離真理真相爲較遠的呢？個人的靈魂，無論經歷任何境遇，都可從聖經處得着勗慰，這豈不是這本書具有精神上的威權之明徵嗎？於個人既如此，然則人類大團體的運動又曷不能從聖經那裏求得同樣的勗慰耶？蓋聖經非他，乃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及普通全世界的契誼對於神之進步的經驗之記載也，而語其成績則是發現個人及解放個人爲此全世的契誼中之一份子，此契誼者即仍受遺傳的君主專制的影響之人所稱爲「上帝國」是也。

聖經的教訓與無產階級的運動之和合，及將來兩者互生密切的關繫之可能，請研究下列諸問題一下，即可知道。律法及先知所期的社會是有甚麼主治的原則，甚麼特色，及甚麼具有偉力的動機的呢？耶穌的教訓產生怎麼樣的社會呢？從前人們之曾的確努力求實施其教訓於生活中者，以怎樣的社會爲其目的呢？如果這問題是從反面（消極）寫出，則聖經的教訓與無產階級運動之相同地比

之正面（積極的）還多。今先從消極上說起，兩者都是反抗現在的世界的，因為充塞現世的有許多不公，不平等及許多壓制及痛苦。聖經的考據學或一再以種種寶物什輸其一於現在的世界，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夠描寫古以色列的先知是容忍帝王富族的權利及勢力的，亦不能將希伯來的法典翻為繼續窮人區域及荒廢田地之存在之工具，且不能變化耶穌使成爲有財及有力者御用的牧師，雖以路加福音書之慈悲性質而仍不能將諸福音書反抗有財有力之惡生活方法及此輩對於多數人之惡影響之硬力軟化了。古教會不許平民用白話文念「他降低一般有勢力者使其離開高位，而抬高低級的人」之經文，而却用拉丁文常對平民高唱，這是出於本能，抑是自覺的自保政策呢？

至在積極方面，聖經的教訓旨在以家庭的倫理組織人生使同胞相愛之情貫乎其中，對於宗教及社會組織之概念均本於家庭觀念，其目的在於養成如弟兄如兄之相愛的個人一個「民我同胞」的社會中，其規模是普遍全世的，以至無窮

時間的。其最後的鵠的乃是造成一個神聖的社會，上帝居於其中爲大父親，而人類皆爲其兒女。這人類一體的概念，這同胞的社會及全世界的家庭之理想，正是趨向於人類平等的。提倡平等的共產主義也以聖經的教訓爲擁護其種種不能的計劃，但這事實之重要並不若一般接受此教訓者迫得要實行反抗人生之一切不平等，而且要擴充人民所享的權利而趨於平等。在這一點，聖經的理想與無產階級的運動互相和合，很爲清楚，且很爲強有力，蓋此運動乃是圖謀將平民的生命從社會之底下一層提高以至能享更大的生命也。現代的基督教全部宣教及教育計劃都趨於這一方向。於此，聖經的教訓乃將古人的經驗以爲今人之助，而防免一種大危險——所謂大危險者，即欲從一條捷徑以達到人類一體及全體幸福之目的，以一個階級宰治全體而惟恃武力以維持其治權是也。

希伯來的法律是袒護生產者而反對佔有者，因其生命的理想是主張生產而反對佔有，主張創造的服務而反對縱欲的快樂及權力。福音書的教訓警告我

們，想藉着某一階級之專制權力（狄推多制）以達到人類一體是不成功的，即如古代以強有力的人們宰治一切之不成功一般，而無產階級的運動將能成功與否全視乎其能否爲着全體人民的利益，且視其能否貢獻創造的服務多於別的運動。這乃是由經驗而得的智慧，因爲聖經關於人類一體的理想是大有歷史的淵源，是根據於父族的家庭，家族，及部落之結合一體，而其倫理則由歷代希伯來的宗教師竭力保存之於其民族之中，雖歷經屈服於古代帝國主義及國內階級相分的社會而仍抱殘守缺，不能任其泯滅，蓋他們常謂「主這樣說」——是以上帝之威權爲其最崇高的理想之後盾也。由這樣的背景，耶穌乃知凡要聯合社會爲一體者，不能謀宰治之，而必須甘願爲之服務，如有必需甚且爲之捨命焉。他也知道一個同胞相愛的世界，斷不能以武力及暴動或其他外部的壓迫而得。聖經的教訓日漸脫離古代復仇之律直迄新約「以善勝惡」及「以愛克憎」的原則。然而一般人之曾利用聖經以裁可武力之施用以爲其國家主義的目的者，斷沒有資

格以對無產階級的運動說耶穌的教訓是反對施用武力以求達社會的目的。

除非聖經的基要真理能成爲無產階級運動之自覺的原則，除非這運動能知道在歷史上及事實上聖經的教訓與其自身的志願和需要之關繫，則這運動大約會再蹈前人之大錯，甚或錯到不可救藥的地步。爲挽回此意中之不幸事，教會須要訓練及差遣一班人之確能宣傳這生活之言語於這生活之運動，使此兩者合力造成一個生長不息的新社會。

革命的基督教

德謨克拉西之宗教

宗教將來的地位是怎麼樣？這是一條很合時宜的問題。

現在有許多奉宗教的人，精神上受很大的打擊，因為宗教並未能防止世界上種種衝突和戰爭，抑未能改變相爭者的態度。各處的人，口稱同宗一種信仰，却各自向其神呼籲，求其幫助自己打勝仗，求其裁可種種互相殘殺及互相毀壞生命之必要的寶貴的東西。這顯是不合理的，兼是不道德的。這種自行分裂和支離人類的宗教，除非人類生活裏長此爭鬥，衝突，對抗，斷乎不容其再事存在。但是倘若這世界果經改造而另用一種新的生活重行組成，那末，那新世界的新紀元非要有一種比前更寬的和更深的宗教不可了。倘若這世界是必定要適於德謨克拉西的，則宗教也不能不成為德謨克拉西的，而其元素必當為普遍全世的。

將來「個人的宗教」是常有很大的地方可以發展，如唯智的宇宙觀和個人與那終極真體之神祕關繫將必常因各個人之識見及品性而異。但是在各人種

和各信條之異點之下，乃有公有的分子。當世界生活愈為密接，組織上愈為聯合，則這種種公有的分子更為顯露，更得清楚。世界的組織既當以人類為前提，且必須為其服務，則「明日的宗教」亦當如此——必須能滿意答復人羣之呼籲，必須表示地球上人類之共同的精神。

這種德謨克拉西的宗教之基要成分，現在已經發現了。這都是從人類的進步中產出來的。這些成分就是世界所賴以生活的，就是世上許多英雄豪傑肯捨身冒險為其捐軀於戰場的，而且亦是許多反對戰爭的人雖然不肯作戰但却甘願為之而死的。這些成分具有能力，殊可以結合一類為一體。宗教之本義就是如此。有人曾說，凡有一種宗旨或一種目的之能聯絡及結合人格中幾種衝動者，這就可名為宗教的。所以當有一種大宗旨或大目的發現而其能力果能結合各相異的團體之人格及能聯合各民族各人種於一共同的希望及志趣中者，這種宗旨或目的便具有宗教的要素了。今日，這樣的共同的宗旨及目的之已發現在世

上者，已有幾種了，

一 自由的精神

人類共同的宗教生活裏之基要的成分，首推自由的精神。「你們必須識真理，真理必令你們自由。」（耶穌語）宗教有一根本的社會理想——即是人格之神聖。這一理想已漸得人尊崇——此可於維護人格及發展人格之社會的及政治的機關之日漸發達中見之。這理想也曾帶引人表示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於政治上。力爭政治自由的奮鬥本來確有宗教的性質，這是不容置辯的。自由的精神已鼓動人的熱心和熱情，使人爲之而死。在歐洲大戰時期，此精神更號召千百萬人爲之奮鬥。倘若我們要收獲自由的精神所產出的宗教佳果，我們自必要擴大德謨克拉西這一個名辭的意義了。

德謨克拉西這名辭，在各民族各國家中，意義斷乎不能劃一。美人以爲這樣，英人又以爲那樣，俄國的勞農工人更以爲別一樣。卽在同一國土，解釋亦殊。試問

今之提倡推展德謨克拉西於全世者，有幾人願意本國工人得有政治大權如俄國的勞農者。又有幾人願意接受俄國工人對於德謨克拉西之註釋者。提倡世界的德謨克拉西者，須要對付一事實——即地球上的平民不再以為一得了能擔保他們的參政權之一紙空文的憲法便心滿意足了。他們所要的不只是選舉權，而且要求「生活之權」。從政府的專制中得解放，這固是他們所盼望的，但他們更欲得發展生命之自由。

即在我們的德謨克拉西裏，仍未能將人民從各種的專制下盡地解放。在民主國中，個人與國家的關繫依然是一條未有解決的問題。雖然帝王政府及牧師等再沒有強迫宗教之權，但仍有大多數人想壓迫他人之信奉宗教者之良心。此外更有在經濟界的專制，凡在經濟界有權力的每要壓制他人。那自由的精神是含着發展人格的欲望。平民輩之需要身體健康，需要智識訓練，需要精神教育，一如其他團體的人一般。倘這些目的得達了，則德謨克拉西之宗教的價值就漸漸

發現了。倘一個社會能夠爲其人民得獲發展生命之全權，則尊崇人格之義已有最高尙的表現了。由此看來，各民族都未嘗實行德謨克拉西，但在有些民族的生活中——如美國——則久已決定伸張及發展此宗教大價值於羣衆生活中。現在我們却要將此同樣的價值推闡於全世界。詩人惠德曼 *Walt Whitman* 曾說過，他的德謨克拉西乃是一「凡他人不能以同樣的條件與我一同享受的東西，我向上帝發誓，我概不接受。」然在今日，則德謨克拉西之意義又再進一步了。凡不能扶助別人獲得均等的機會以享受同樣的好處及權利者，自己也不當享受之。這更深的意義即謂：不獨任他人自有發展之可能便算了事，而且自己應要盡力從事於勞工及服務以爲其得獲發展之權。這樣的德謨克拉西必要施於民族間國際間如同個人間——強大民族及國家應扶助弱小者之發展。世界的德謨克拉西之組織，倘若我們要獲得其宗教的真價值，則其意義必非徒在一紙空文的政治自由的約章上。其真意義乃在根據於合作的服務之大原則而實行組織全世界聯

民族的生活。

二 服務的責任

這便引出德謨克拉西之宗教之第二個基本成分——服務之志。the will to serve 當宗教集中於意志一方面之後，科學與信仰之長久的衝突即已停止而共立和平之約了。有一美國哲學家詹美士曾指出「信仰之志」是信仰與理性兩者互相適應之重要分子。今者，宗教生活受着更深一層的衝突所纏繞。此即事實的世界與理想的世界之衝突，我們所夢想的世界與我們所必須生活在那裏的世界之衝突是已。求此兩者之適應並無他法，亦惟有使宗教發展服務之意志以爲其基要的成分而已。

近來有一位著者著書論及信仰與進步，主張意志是人類社會的、道德的、及宗教的進步之樞紐。從一方面看來，人常自行製造其上帝，然而以己手所造而拜之以求利的上帝與夫我們的志願和理想中的上帝，兩者精神上之相異判若天

淵了。後者卽是我們與之息息相通互有契誼的上帝是當我們與那永久一界接觸所覺得的真體，是普遍宇宙的進步的精神，是卽耶穌所呼爲父的上帝。在這科學時代最直而最短之路途以達到這種契誼乃是志於服務。在這裏，信仰與工作合爲一體了。這是由日常生活奮鬥中之需要及真實兩者發展出來的。我們不能從消極的克制自己的辦法可以尋得上帝，惟從那積極的建設的契誼中可以尋得，而此契誼之所由成乃成於日日自盡其任務與宇宙的進步有密切的關繫也。這不獨是精神的訓練，而且是與那永久界有契誼。耶穌曾宣言：「我父工作至今未息，我亦如此工作。」是故，凡人今日願服務於人類而不計成本者，也可本着同樣的信仰及確知以宣布自己是與那中央大意志聯合爲一，常常爲人類普遍的進步工作而屹屹不息的了。與上帝之契誼，是在一個大任務中通力合作而得的。

然而這服務之志並非徒是一種純清的爱情，也不是一種善意的空洞的精

神耶穌的教訓有一大特色，即是：他獻議用善意的精神爲組織人類生活的原則，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均繫於此。他宣布他的從者的團體與世上的國家有一大異之點：「你們將不爲異邦人，彼受主人及君王之宰治，但你們中之最偉大者當爲衆人之僕。」這乃是組織團體生活的新原則。古代之文明，卽如現在的文明，世界所有的帝國由巴比倫以迄大併力吞（英）之組織都是基於求權力之志的（Will to power）他們的基礎乃是以強治弱以爲已利。惟耶穌則提出一種新的生活組織，於此，善意成爲動力；於此，全部的生活——個人的及社會的——均以服務之志爲組織的基要原則。

美國「唯愛社」有一社員曾指出耶穌的教訓有一特殊的記號所以異於舊約的教訓者，則以其要門徒輩愛仇敵。他宣言金誡——「已所欲施諸人」——只不過是律法及先知之最高尙的表示罷了。「倘若你只做這些，你尙做了些甚麼多過別人的呢？」他須要門徒輩以善報。然而這必須成爲行動上之積極的原則，

非徒是一種空論。口說容易，實行是難，尤其是在國際關繫間。口頭上說不憎怨德國人是一件事，但在戰後能以本國之財力幫助德國社會的改造是另一件事。按此原則，則當中國拳匪之役之後各信基督教的國應有進一步更好的辦法。倘國際關繫間確能以服務的原則為基礎，則對於世界生活之改造將有怎樣的果呢？這樣能成爲真的宗教足以團結各民族爲一體的嗎？

將服務之志實施諸由個人而至國際間的日常生活中，實是頂不容易的事。美國提倡救濟比利時的難民，但其商人從中獲利竟達六百萬金。捐貲救濟本是由服務之志而出的。但從比利時的難民及美國的善意中圖私利，這是求權力之志之表示了。求利者竟忍爲此，好像是例應如此而平平無足奇的，而不知道這樣營業的性質本是非宗教的和不道德的。所以然者，因全世界生活之組織大都是基於求權力之志，而以求利爲合法的舉動，強者行此從不受人質問。現在流行的宗教有一絕大的慘劇，卽是，奉教者之良心大爲一般軟弱者之迫切的需要所感

觸，其意志亦響應服務之宣召，然而其種種努力却多受橫來的障礙，因之每每迫要苟且調和，蓋其所必需生於斯動作於斯的社會，其制度均爲求權力之志所模成也。在英，在美，在奧，在德，各國無不如是。故凡有欲發展德謨克拉西而發現其宗教的價值者，必須先自救拔以跳出在經濟聯繫間求權力之志。此志非他，卽是專制也。

三 羣體之熱情

能使明日的世界矢志信服的宗教，必須於今日完滿耶穌的禱語——「使我們成爲一體。」令人羣合爲一體之熱情本是宗教最古的一個成分。各地方的理想家，各時期的先知先覺，都企望全體人類將有精神的契誼。古希伯來有一位先知，雖生於大軍國將要蹂躪其民族之時代，而仍爲後世留下一偉大眼界——欲見其壓制者將識得真神而投入於其大家庭的契誼中。這先知的眼界，耶穌完滿之兼擴大之。在十字架上，他仍爲殺他的人禱告：「父啊，饒恕他們，他們不知道自己

所幹的是甚麼。」雖然死在他們之手，他也不肯在精神上與他們分離。世上的平民們一得有表示自己的能力時，他們即表示合爲一體的大願了。勞工階級之深心常是渴慕兄弟之情的。倘有一宗教而能與此世挑戰要將人類一體的古夢實現出來者，必能滿答人心裏最深切的期求，而且要逼迫人類的精神要作最高尙的貢獻。

現在紛至沓來的世事已預備了一條路以爲這樣的宗教了。世界大戰之經驗乃使好些人的生命與全世界的平民加增了親情不少。他們由此竟得有勇氣以生活於這個世界——這個階級相爭，種族相仇，及自私自利的國家主義，共作其非宗教的罪孽的世界。他們由此又得獲信仰和希望——信望階級的權利和種族的仇恨終會有廢除之一日，而國家主義將被屈服於爲人類共同的需要而服務之下。

世界的大戰愈爲注重人類共同的需要，因此遂表現人類共同的親情。我們

覺得總是「骨肉相親」的，本來沒有甚麼貴賤之分。人類的大家庭經濟上之互相倚賴，現已一天比一天愈爲彰明了。沒有一個民族能夠不賴他民族而自立自存的。全地球的富源——各種糧食，林木礦產等——都是舉世各處文明共同的需要。今人已清楚明白洋海爲各民族共有交通路，各國的船隻都可自由交通將人類的生活聯爲一起，不獨乘客人載貨品而且運輸思想。這就是必要一概禁絕潛水艇之原因。這就是各國不獨陸軍而且海軍都要一律廢除之原因，蓋以人類共同交通斷不容其障礙，而人類自然而然地趨於合一之進程萬不容其阻止也。

海道既須爲公路而不能成爲一國私有的產業，地球的富源亦同樣不能爲強國所據爲私有，實應屬諸全體人類的。我們必要有些全世界大規模的組織，使其得全世人的信託，以爲共同發展之用。歐戰時同盟各國在經濟上之合作是世界歷史上萬民同胞之情之最大的發展。這已指出將來全世界合作之大可能了。這已立定一條大原則——即人類的經濟生活是共同的和互相倚賴的程序，而需

要上之合一必須以所有權及管理權之合一以應付之。

人類在精神上之互相倚賴比在經濟上的尤爲顯著的事實。人類之承認此也比較更早。全世界共同生活之發展不徒是靠共有的交通以應付共同的需要，而且有賴於人們心力及精神之交通。戰爭之罪惡不獨在其不傳出真的軍事消息，而尤在其取締人民智識上和精神上的——尤其是一般理想家和異己者之心靈交通。這樣心力和精神上的交通斷絕，使人民生於隔絕的狀況而惟有憎怨及狂情得以發展——怨恨之毒藥遂得傳播而遺下惡種以產出將來的衝突了。

不特此也，戰爭更毀壞人類智識上及精神合爲一體之富源及機關，因此大礙其發展。若有一個法國詩人或德國科學家在戰壕裏被殺死，不獨法國或德國爲之哀悼，而實是全人類失掉共同的。所有。有一位青年的英國物理學家前在歐戰中殞命。他剛成功了一種實驗。這實驗乃是那種科學中三種最大的探究之一。但是不幸這個第一等的人才之貢獻竟從人類奪去了。是故人類將必奮起以從

戰禍中謀自救。惟各處人民之智識及精神得自由交換而後宗教乃有生長之機會。人類的精神都是渴求於共同發展中得合爲一體以分享所有的。

我們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職務都是這樣。無論在那裏人類所受之苦大約相同，如貧窮，疾病，害惡，及犯法。戰爭之惡果，各民族均須同受之，而戰爭之原因乃是同樣的根本罪惡。全世界的生活如今不特須要全體共有的物質富源以聯合支離割裂的人民，而且必須人類所有一切的精神能力以一新其生命而使其再合爲一體。

明日的宗教必須團結人類爲一體，不獨是共同服務於共同的需要中，而且要在圖謀共同的理想之實現之同志願中。我們必要共策全體之力不僅是要發展聯民族的組織及聯民族的生活，而且要發展全世界的精神我們必須誓忠於愈進愈高的價值等級，由個人至家庭，由家庭至民族，由民族以至人類。若依從此眼光而奮力求人類一體之實現，則自由的精神自得至充分的發展，而服

務之志將得至大的生長。此卽是，宗教之至高尙的表示可得實現了。這樣的宗教是澈底社會的，亦卽是真確個人的。全世界的德謨克拉西之宗教乃爲組織世界的各個人而服務。對於個人的罪惡和信仰都在其關心之列。凡有得此眼光之人，怎能加入於這世界裏的罪惡呢？他們都覺得有一種個人的責任——爲他們的緣故，我使我自己得成聖潔。（保羅語）有極者願與那無極界互相交接乃是一種不可克制的大欲。倘其果能自覺與已往爲人類進步而辛苦做工之不朽的偉大人物兼與其大領袖——耶穌——共爲同勞同伍者，則此大欲必得償矣。於此，信仰已發現那永久的真體在共同服務之契誼中。

革命的基督教

怎樣救濟文化

俠公譯

文化底惟一希望在基督教。近世社會學，如愛爾渥 Elfrord 所說，認基督教孕涵一些「模範意見」 Pattern ideas 爲發展社會所必需；認基督教是團結和改進社會底人類經驗之儲藏所，恰與那殘賊和分崩社會底動因，處於反抗底地位。這種動因在近世國家中和資本主義中又重行發現，而在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和產業主義底信仰中更爲猖獗。因此，基督教如將成爲人生底坦途，我們必須把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和產業主義底信仰推翻，把政治社會和經濟社會在另一個基礎上重行組織。不錯，這是一個巨大的工作，但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友朋「賽恩思」 Science 願受我們的指揮，以完成這個使命。「賽恩思」久被產業主義用作貶降人類底機械，久被武力主義用作摧毀人類底工具，已動了羞惡之心，要脫離這個奴縛，以人羣福利爲其職能底真正目的。老實講，宗教和「賽恩思」底合作，必能把人類帶到社會組織底進化途上。不過，現在底問題是：基督教底取勝

之道，能不能勝這個大任？基督教底手腕能不能操縱這個雖已開始而不曾全部測量底大運動？

一 「改造運動」底無能爲力

自來，基督教會教化社會底方法是改造底方法。在這個時代中慈善主義底生長，等於產業主義底發育。慈善事業先是建設的形式，現已進化到預先防止底形式了。人們希望貧窮，愚陋，罪惡，疾病，戰爭，能彀逐漸地減少。人們希望從社會上層得到經濟的能力，用改善的，教育的方法，以救濟在社會下層底民衆，俾民衆底生活程度不致阻礙文化底發展。這真是爲民衆謀幸福底好計畫。

然而戰爭已把這個計畫推翻了。在大戰最惡劣的時期中，我們夢想底未來世界在那裏？在英倫，地產改善法，已經不成爲法令；住屋計畫和教育計畫已經成爲廢紙。在美國，最高法院已把禁止童工底法案，無期延擱；已把婦女最低工資保障法完全廢止。社會改造運動背後底經濟勢力，已因西方各國「勞動組合」底

衰頹而撤去。慈善事業，改造運動教會事工，無一不因中流，階級和農人收入底貧瘠而失却經濟的供給。

雖然，這一切的不幸，還不能單獨歸咎於戰爭。不過，戰爭的確提早了「改造運動」和產業主義底權威（指在競爭範圍和刑法範圍內無限制收入底權利，和法律保障下不事勞動而坐享餘利底權利）相接觸底時期。自來，一切改造產業主義底運動都遭失敗。試問英國煤炭委員會底報告遇着什麼結果？試問美國「托辣斯」底解散和「公共產物」Public Utilities 底法規發生什麼效果？試問教會在勞動界中底努力，除掉一星期七天，一天十二時底工作時間稍微縮短而外，還有什麼成績？所以我們此時應當利用那改革產業主義底一切力量，謀法律地位底恢復。

爲這一切事實底後盾的，不是存心不善的人們而是一種嚴酷的經濟的事實。以利益爲方法，以產業爲目的底制度，無論怎樣寬仁，決不能使羣衆生活底水

平線超過某點。就是厲行「生育限制」，減少人口，也不能提高一般人底生活程度。因為財產不住地增加，大部分的生產勢必歸於一小部分人，作為他們財產底利息；其剩餘一部分就不足維持一大部分人底適當生活了。若任這個制度，自然發育將來將有一日農工勞動者肩底負擔，猶同盧爾 Reis 勞動者肩底負擔一樣，——德國工業家因受法國擠榨而負底重擔，現在大部分都堆在盧爾勞動者底肩底。改造運動之受限制，不是戰爭突然地造成的，而是受了資本主義遺傳下來底影響。除非基督教會承認資本主義有限制「改造運動」於某點底能力，教會底取勝之道，就靠不住。在這一點上，我們應當想到先民在奴制問題上一個發現，就是有許多事不能藉「改造」收功，而有把牠們完全廢止的必要。

二 革命手段底不經濟和基督教救世通則底實施

一方面，資本主義藉法律以阻絆「改造運動」底進行；另一方面，教育，德謨克拉西，宗教，繼續不憚地養成人民因不能滿足生命所寄底需求而發生底不滿。在

這種情形之下無論在邏輯上，或實際上，第二步路就是革命。革命在基督教取勝方法當中佔什麼地位？革命能不能使我們達到目的？我們且舉目一看革命底先例。阻礙「改造運動」底力量，既是屬於經濟性質的，而不是屬於政治性質的，那末，美法兩國底革命當然不足做我們的參考。能做我們的借鏡的，惟獨俄國革命。因為俄國革命底目的是：用政治的手腕做經濟革命底事。工俾除去貧窮無智識運動。因使文化普及於全民族。俄國革命黨計畫底成和敗，還沒有到評判底時期。但關於現時討論底一點，我們且一聽俄國革命黨口中底話。去年托羅斯基（Троцкий）向別國共產黨同志說：「我們覺得用武力以達經濟革命底目的，是一個太不經濟的方法。」

近世實施一種大使命底手腕，是用一種錯綜繁複，微妙細密的方法，包含心理的和外形的兩種原素。這種方法，不能用暴力操持，例如在協約國歐洲經濟政策釀成底大恐慌中，德人對付方法底有效，也如俄國「布爾西維克」黨人一樣。因

爲經濟制度性質底原由，又因爲我們的需求底原由，經濟組織底改革，只能用逐漸更換底方法；譬如一方面改建車站，一方面儘管照常行車。

在這時候，我們到了一個進退維谷底地位。我們認經濟制度有澈底更新底必要，可是一方面又覺得「改造運動」不足應付，另一方面又覺革命手腕過於激烈。於是政治家和傳道者都要試驗耶穌救世底方法。如果我們承認耶穌救世底原則，是可以實行的而去實行，那末，我們就是指引這個迷亡的世界一個方向了。——此時無論科學，哲學，宗教和政治，都不能指點這個世界一個方向。自來，我們是盲目地向前走，我們的口號是：「我們不知道向那裏去，但是已經在路上了。」所以我們往往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如同用戰爭防止戰爭一樣，結果是勞而無功。現在我們需要一個「烏托邦」底幻想，要一種創造的意見底衝激，要預定我們的行程。我們將藉基督教會而認識我們的行程和目的地。

我們要首先明了基督教要人生進行底方向。我們如要明了這個方向，須用

教育底方法，尤其是討論底方法。近世基督教底改造，以宗教教育爲改造人生底一種方法。藉宗教教育，我們對於「社會怎樣依據耶穌救世的通則而組織」一個問題，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如人生底價值，信仰底必要，服務底天職。這一切是我們的口號。但是在實行這一切原則時，我們的同意達到何程度？這一切原則對於國家主義，帝國主義，產業主義，容忍或反對？這一切原則是不是使我們把一班普通人民看作污穢的狗，須由地位超越的人們來統治他們？這一切原則對於戰爭和以利爲的底制度，容忍或反對？這一切原則是不是和近代國家主義，資本主義相溝通，抑是同情於舉世要求的澈底改革？假如教育方法能答復這一切問題，這一切答案能不能不在時間上落伍？（因未來的社會革命，正與教育並肩猛進，）在羣衆被迫而大舉革命之前，教育方法能不能發育一種改造的原則，和養成一些擔任改造工作底人們，俾這個改造底原則推行有效？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面着教育方法。這問題是：教育方法怎能對待罪惡

和成人們爲惡底志願？我們能不能用教育方法「改變基本論者」Fundamentalists 或格雷 Cary 或彭加利 Poincare 或任何擾亂世界而自信甚堅的一般人們底人生觀？我們能不能防止他們的禍患？這個問題若和社會制度發生關係時，就更難解決。改造運動所以不能弭止戰爭，因爲近世國家主義底性質不容弭戰。近世國家所以不能使羣衆享受適當的生活，因爲資本主義底性質不容羣衆享受適當的生活。教育能不能在羣衆大舉攻擊近世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前，使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發生一個新性質？感覺一個問題困難底邦國，尤以美國爲最，因爲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是美國人民底宗教信條，他們效忠於這兩個信條，勝於效忠於基督教。

三 國家主義和資本主義底和平式的澈底革新是救濟文化底途徑

這是關於國、改變趨向底問題。關於個人改變趨向底問題，基督教往日曾經有過答案。個人改變人生趨向，在一個時期中叫做「重生」，在另一個時期中，

叫做「改宗。」這同是改變人生性質和趨向底概念。這個概念在今日國家生活底需要上有無價值？假如承認其價值，宗教教育給牠一個什麼位置？在社會上層底人民，取有國家或經濟的工具，其意義何在？應被重看的，是人民全體，不是人民一部分。可是國家主義底主要性質在「絕對的主權」[Absolute sovereignty] 資本主義底主要性質，在使一小部分人侵佔餘人底需要。這是這兩大主義底罪惡中心，必先除去，才能使兩大主義基督化。兩大主義都要造成不平等的階級，都要在自然的世界造成不自然的現象。若要兩大主義和人類發生適當的關係，必須改變牠們的性質而后可。自然，這是要用漸進的方法的，但怎樣開始呢？個人改變人生趨向底方式，是懺悔後底信仰。柯教授 Prof. Coe 曾發問說：國家底懺悔是怎樣？國家也能因信仰贖罪底理論而得着新生命嗎？還是國家底新生命將因國家改變方針而獲得？

這就是杜威在戰爭一個問題上爭持底意見。杜威說：人們應當宣傳，使道德

認戰爭爲罪，使國家認戰爭爲罪，然後人們底教育計畫，改造運動，纔有進行底可能；人們應當改變趨向，離開戰爭底道途，然後舉足向前，才能到達一個所在。有一個英國商人團體，也有這樣一個改造資本主義底計畫，藉以避免社會主義底討伐。這個計畫底中心，是限制資本底利益，禁遏新資本底利益；除非新工業底新資本，才有利益底獲得權，但也受一定時期底限制。這是一個澈底革新的計畫，假如能澈實行，革新經濟制度底目的既不必靠革命底激烈手段，也不必藉重「改造運動」底迂緩的方法，就能達到了。這是俄羅斯實行底計畫，也是世界各國合作社會實行的計畫；英國工黨如得勢，英國也要實行這個計畫；戰爭若被認爲非法，國家一絕對主權論」若被打破，聯盟國也無一不要推行這個計畫。

現在的基督教會是否已開始改變對於國家底態度，對於經濟制度底態度，俾那代替戰爭和革命底澈底改革計畫有實行底可能？宣傳這個計畫，是否專靠我們在嘴上用功夫，而不必藉具體的事實以示範於社會？教會既是羣體之一分

子，能不能在教會事務上開始實行基督化的生活？教會說，戰爭是罪惡的，是非基督的；但教會能不能從此不祝福戰爭，不贊助戰爭，不被人用以提倡戰爭？教會說，近世資本主義不能養成基督式的生活，但是牠們應否使教會事業組織於合作的，不以利益爲目標的經濟制度上？教會這樣的行動，能不能證明是上帝底權能，能終於使我們的社會生活各方面基督化？教會若不在行爲上顯明牠們的信仰，基督教有沒有成功底可能？

在這一切問題後面，還有一個更深切的問題。我們既認基督教爲養育的，成全的進程，便應有一個感覺，認牠的凱歌就在牠的潰退中，牠的成功就在牠的失敗中；因爲任何時代中人底眼光和勇氣，必與他們的行爲和成績爭一着之先，而有努力於「不可能」底趨勢。這個見解使耶穌底受死發生什麼意義呢？爲求得權力故，教會必須與世界破交，而甘受貧窮和逼迫嗎？成功寓於失敗中底感覺，在「人」「神」關係間發生什麼影響？世界現狀使上帝感覺不到失敗嗎？上帝底生活

史是不是就是一部上帝和罪惡底奮鬥史；我們是否因為加入這個奮鬥才與世界底實體相接觸？宗教底精粹是不是我們因自知不能取勝，所以要繼續奮鬥，要達到那不能達到日底的是否克服世界底勝利不能認作我們的成功，惟獨由我們呼起底創造力，繼續不絕地作重造人生底活動，才是我們的成功呢？

宗教的良機

吳天醉譯

在許多被最近大戰促成的著述中，其直接討論宗教的一類書，實居少數。而此中大部分又祇關涉個人的信仰與品行問題，或大戰及於宗教的影響，與將來的教會等問題。但此外還有一個問題，須加考慮。大戰予宗教以甚麼機會，導人類於較善的生活之途呢？對於這問題的解答，應為教會中人指示其個人責任，而教會的前途如何，斷然要看其對於本問題的解答怎樣了。

因大戰而遂發生社會改造的要求與機會，實際上一切社會的潛勢力，現正團結奮鬥，以求決定將來人類怎樣生活，並生活於何種世界。宗教即是此種潛勢力之一。其應怎樣發動而趨向甚麼目標呢？宗教有甚精神上權威，及於現時的世局嗎？宗教能將理想演成事實，實行其訓示的責任嗎？這些問題，都要求一個解答，因一切宗教都以其在社會方面的活動為最後試驗。宗教須有貢獻於人類社會

的幸福，其最終價值，由此決定。

人類共同的心理，久已覺得非實行世界民治制，人類決然無望，而非有宗教力推行於各民族間，則所謂世界民治，恐終無由發達，此理人們將日益明了而服膺。現時情形中，有一特異之點，即人們都知道決定運命的時期已至，在過去時代則局中人多懵然無覺，其後惟由歷史家啓示而已。但如今人們所得的智識豐富，對於物質界的定律，人類歷史，社會進化與墮落的因由等，無不瞭如指掌。支配自然界及人類社會的大權，如今都落在普通人民的掌握，爲前代領袖所未想見。吾人並不在黑暗中盲從一切，如前代人一般。

如今非但學人具有此等智識，全世界的平民實掌握民族的運命。凡事非少數領袖以民衆的生命爲賭賽，所能解決的。回來靜默的民衆，到處發聲了。弱的退化的民族，其聲也可得聞了。如今他們的利益，也須顧及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其地位也並列了。日本與中國，也列於大國之林。印度的平民也建設了自治政府。人

民的覺悟聯合，自擇其前途，爲數之多，也是從來所未有。這可真是人類自決其運命咧。

但各處仍有多數人民不識時務，或一知半解的，這也是實在情形。那些一知半解的，即所稱爲人民中較優秀分子。此中即有宗教的良機與責任在。宗教既使個人在道德上知所決擇，也須使國民知其所決擇的結果。其教育與佈道之法，即可用此爲標準。凡傳教士任人民因缺乏正當智識而滅亡，或由於教士本人的愚陋與偏見，或由於領袖的自私與詭計，或由於報紙的勢力，這些教士都將得天譴。只因人民雖有自決之權，難保其決擇能審慎。據柯教授 Prof. George A. Coe 云：「烏合之衆與有思慮的人羣，宜有區別。」宗教的責任，即在使人民進展，爲有思慮的人羣，通曉時務，能審慮而自決其前途的運命。

人民須使有全局的人生觀。如今他們只見其一偏，而又往往由自利的觀念，以求人類的幸福。宗教應助人們超越乎此種偏狹的見地，予以全局的智識，導以

顧及大眾的利益。當此世危之時，若任世界專倚仗着自利主義，必至不堪設想，因自利主義只求滿足切近的需要，不見其大者遠者，並不知利人即所以自利。使人民與國家咸知此義，而實行謀全人類的公益，這是宗教的特別作用了。

倘人類處此時局，善自決擇，必又知所當決擇的是些甚麼？人類當前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弭戰。但戰爭的幕後，却有國家，需武力以扶持，再有社會制度，亦戰爭所由起。

最近世界大戰的原因，歸根一句話，是因世人的生活制度，組織以貪與好勝的精神。倘人類欲免爭，而保持平和，在平時須即求一生活新法。世人的生活制度，須有善意的精神。欲免戰禍，當不僅在紙上空談，須創造一個新世界。這不僅決擇乎兩種政制之間，乃決擇乎兩種生活制度之間。文化將求財產呢，或生命呢，貨物的創造呢，或人道的發展呢？其組織原則爲競爭呢，或博愛呢，服務呢，或侵略呢，強者將於弱者有管理的權利呢，或有服務一責任呢？這數點，何去何從，一聽人類

自擇，而世界將來的治亂，悉繫乎此。

如今請世人決擇乎戰爭與平和之間。戰爭固是榮耀的，當戰鬥劇烈時，人們須出其平生之力。但戰爭是傷害人類的。這是造成專制政體，產出深居王宮的元首與不居王宮的臣僕。平和與博愛，是更榮耀了。這也需要勇敢，堅忍，與犧牲，須用盡平生之力，與自然界戰，與惡戰，終身爲同類服務。這是不傷害人類而藥救人類的。這是造成民治制，不造成貴族而造成自由的平民，不居王宮大廈而但居工肆，這是發展一個合作的社會，共同產生經濟貨品，用以發展高等生活，供一般人之用，而非祇供少數貴人享福的。

現時代的趨勢，是人們祇生活於機械式的變遷中，以此自足。此莫非教會之過嗎？然則吾人且把同盟來代替競爭。但同盟而無適當的宗教表示，仍不能致新的精神生活。有一天，現世界狀況證明爲不適於人們的切實需要與願欲時，凡基督徒可牢記着一語道：「基督教本要求造成一個新世界。」欲造成一新世界宗

教，須即今向人類激勵。但若欲一新世界，宗教也須有新式表示。

需要一新世界，是足以激勵人們的意志。做宗教工夫的人們曾說：「大多數人的特性，是缺乏確定的宗旨。」他們生活着，似乎欲作戰，却又沒甚目標。這種事實，表示現代工業進化的特質，因其動機既祇在出產貨品，人們除賺錢費錢兩字外，幾於無事可為，亦無人生目標。使人生有一宗旨，抱一高尚目標，發展其意志，這便是宗教家所有事。當世人在黑暗中求光明時，同走困苦悲愁的路，而不得出路時，宗教家應即喚醒世人，使立定宗旨。

教會領袖以為民治制得以進展，即出於大戰的結果，為社會進化的利器。但國民的支配工業與合作事業，雖有若干進展，也可易被人利用，以鞏固武力主義，或使民族除增加物質貨品的產額外，別無高尚的企圖。

欲提高人類，使度一新生活，需要集合的意志力。人類須渴慕一新世界，決志造成這新世界，然後這新世界乃可造成。近代哲學家曾說：「人類有了智識的機

械的進化利器，却缺乏意志，以創一較善的生活之法。」如今宗教大有良機，發展誘導人類的創造意志，以造成一個較良社會。

現時人類精神上一件最大的事，就是求得一個新世界。這新世界好像可望而不可即，正在難產時期。一個新世界欲發現，但被舊制度所阻撓。這個時期極不穩定，但大有希望，在在有新機的先兆。世人盼望一大解放，為宗教新紀元開始的紀念。

前代社會的不靖與此次世界大戰，其間不但是人力，也有天意，欲使政治經濟，由混亂狀態而歸於秩序與統一。當此時期，宗教能將人們的意志與上帝的意志合併，共同出其創造力嗎？

二

凡關於現時宗教有所著述的，差不多人人病其宗派太是紛歧，欲其稍稍統一，這可大有意思。這是世人力求為集合行動的一個迴光返照。宗教的合作運

動，可使宗教對於人類有更大的服務，但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教會抱着甚麼宗旨與目標，必須同盟或統一呢？又須承認現時宗教表述的形式，已不能饜足社會上許多求真理與公道的人。宗教家須知各工業國內覺悟的勞動階級已不滿於現代文化，非但因其不能在他們盡力勞動之後，供給以發展生活的需要品，又因其破壞公道觀念，不滿足其求氣誼的渴望。他們又從道德與精神方面，加以指摘。他們惟圖創造一種新文化，不論何種宗教，非導引以這個企圖的，他們將無所用之。倘宗教家要為未來時代的領袖，適應民衆的需求，必須表示以人生新法。

宗教的合作一成功，須進一步而謀發展一個合作的宗教。須表現一切宗教同具的質素。須贊助世人求得一較良世界的熱望與理想。須製造空氣，以便世界民治制得以發展。不但須團結人類的公共精神，也須盡量發展這精神。正如戰爭中猛烈的試驗，須人們表現其勇慨等特質。改造事業有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也須民族竭其精神才力。如今須盡量發展這精神才力，以貢獻於宗教。

宗教的要素，在經上早已說過了，就是信仰，希望，博愛，三者，爲精神上的根源。人類當前的事業，在此三者之中，需要那一樣呢？

人類生於信仰。不論是個人或羣衆，無信仰則一生無進境。信仰的意志，亦卽是創造的意志。信仰竟可移山，成不可能的事業。信仰是人類進化上不可少的，因其引人圖成空前的事，嘗試敢行人所不敢行的。人類當前的事業，正需要這信仰。人類須將其生命冒險，使公道與博愛永遠充塞於宇宙間。人類的需要與願欲，是在造成一個平和世界，使工業供人類的需要，而非爲少數有權力者謀利。這樣的世界，是從來沒有的。關於此層，已有具體的計劃擬就，正在由負責的當局加以考慮。但這是未曾做過的，若沒有信仰的潮流磅礴於全世界，這事也將辦不到。人類新生命的開始，全仗着發生信仰，以開其端。宗教的特殊責任，在發展信仰，因以成世界的事業。在這需要新信仰的時候，宗教受何等的激刺啊！

但大戰已予信仰以一大打擊。人們當戰爭時，野心勃發，互相猜忌，各執己見，

有幾多人比戰前減少了信仰呢？當開戰時，有幾多人很自信的說：「這是末一次戰爭，」如今却又說：「須常有戰爭」呢？他們又促使其國家爲繼續戰爭的準備，詭稱「人性是不可改變的，深信人類都是邪惡的，」若以此說到他們本身，却又要憤然不承認了。有幾多人比戰前更不信世界各國是服從理性與善意的呢？但要造成一國際組合，爲世界創一新生命，須以互相信託互有善意爲基礎，須人類間更有信仰，超過戰前與現時。

此其意不是說信仰一愚人所稱的極樂園，或不曾有的的一種人類社會，但須信仰人類極端的可能性，或竟信仇人也可與爲善。只因吾人各無信仰，所以不信仰上帝，繼續從事軍備與競爭式的工業制。

宗教自行擔任發生一種信仰，適合於世界的改造。最近大戰之餘，人們已精疲力竭，致缺乏高尚理想。宗教勢力將竭其所能，設法防免一個沉悶的物質主義時期，如美國南北戰爭後的光景。如今惟希望其進而爲戰後民衆發展其新的精

神生活耳。

赴前線作戰的人們，多覺自身改善，發展其未經見的能力。他們臨到生死關頭，也知能行所不可能的事。然則應怎樣使居民自信也可改善，知有人類的可能性呢？戰壕中人覺得伙伴的有氣誼，知羣衆的促迫，懦夫亦以戰死爲榮。所以未經戰陣的人們，應以信仰相結合，爲共同行動，至能發揮其內力，以應用於一個新世界的造成。前人已爲了創造一新世界而死，續成這事業，是後死者之責。

耶穌生死於一個信仰，就是信仰精神的勢力是至高無上。他冒險捨生，原以爲其精神的勢力強於羅馬帝國。今日大多數人們信仰些甚麼？博愛與服務的精神呢，還是事權、金錢與軍火的勢力呢？吾人將信仰何者？具支配人生的勢力呢？

宗教須使今日的人類信教，信上帝，爲歷史所未有。否則，其勢將愈趨愈下，至於一蹶不振。倘宗教家一味宣講失望的話，說人類的高尙理想與上帝的律法，都是不能實踐的，那末，世人的死期真不遠了。一社會或一國家最可悲的，是宗教祇

爲現有狀況的維護者，人民惟崇拜世俗的神。宗教佈告人們以應做的事，激動人類的意志，照着去做；惟到那時，人生乃有進步了。假使如今要指令人類集合的意志，造一新世界，一切宣教機關即須連續不斷地爲此種宣講。倘由此提出「裁減軍備」及「世界經濟合作」等具體計劃，講解詳明，各國人士將深信此等計劃可以實行。凡事理，苟使人明瞭，人將起而趨從。

欲使信仰發生實力，還須加以希望。希望能生信仰。希望具有固執性與欲速性。凡信仰導引意志所企圖的，希望盼其有近功。希望深信將有一時一地，上帝的國降臨，如天上一般。希望深信一個新社會的實現，非但可能，且已可達。

失望是戰爭中不可免的一個結果，祇因惟少年人生機活潑，乃有希望，而如今世人已厭苦戰爭，變成老態了。有一美國大學生曾至法軍前線觀戰，說：「法兵都似早衰，他們像老年人，常促坐談心，追述從前所經的好日子。」這世界須經改造，但已呈早衰狀態，變成個希望減少的世界。這將不變成個無道德的非理想的

世界嗎？倘不欲吾人的文化變成早衰，其少年氣概與希望必須恢復。如今將成年的一輩人，須不止但予以少年時代自然的希望。哲學家羅素氏云：「須發生一新希望……惟高尚的思想與精神，能救未來一代人，不致如前代的人死去一般。」

基督教一個最顯著的特質，即在其「百年常春」與有希望。不論惡魔的侵入怎樣厲害，基督教徒終不失望，臨死還大呼得勝。基督教有一種社會的福音，那社會的福音不信惡魔能得勝於世上；深信人類能漸進於完善，上帝與耶穌的旨意，還須包含在人類生活內。

宗教還有一個趨向，就是將其信仰移轉於後代的人。現在世被惡魔支配時，教會中人盼望有未來的解救。以色列人被異教勢力壓迫時，則屬其宗教希望於未來。早代基督教徒受羅馬帝國的壓制時，則盼望基督降臨，設立天國於地上。現時似亦有這種趨向。基督教徒遭受了重大災禍，如此次世界大戰禍等，多以為世界既是不良的，所以必須毀滅，或俟第二基督降臨，為之洗淨。這可不是宗教的旨

趣了。當此世界的救贖將成功時，只欲人力合以天意，即可望這惡世界得救贖，不應失望。

當此時代，宗教的責任，應增添人類的希望，說明如此時勢，並非出於運命，乃是人們愚昧自私的結果，偽教流行與人生觀錯誤所致。宗教的教訓，可剖析此次大戰與其他一切戰爭的原因，明其誰應負責。人們經年久的社會進步，有遏制侵略野心的可能，宗教可勸人希望弭戰，指示以人類有這種可能性。宗教可指示以古代個人相遇，亦各懷猜忌，相爭相殺，如現代的國家一般。如今國家用和平方法解決爭端，已有進步。自最近大戰開始後，已發明戰爭的經濟原因，可以聯合控制。人們決欲廢除戰爭，以戰爭爲人類的公敵，其說傳播日廣，祇恐人類在赴此目標時，半途而廢，將前功盡棄，所以須合力鞏固人們的希望心。

此外還有博愛主義。沒有博愛，信仰成空，希望也沒了宗旨。博愛不但是世界最偉大的主義，當此世危之時，也是人類最需要的。耶穌啓示一位博愛的上帝。耶

耶穌頒了一條新誡命，說「人們應互相親愛。」這便是像上帝的發言，人們互相親愛，便可得與上帝親近。耶穌說「愛是社會生活的中心，勢力社會因此發達。」又云，「愛是人類社會組合的原則。」耶穌的門徒推此博愛主義為互相服務，以自別於一般異教徒。耶穌的信徒們久已稱博愛為最大的人生美德。他們爭欲完成其博愛主義。如今他們應宣講這博愛主義為惟一的社會勢力，足以維繫人羣於新的世界生活之中。他們將得羣衆贊助，只因善意是現代唯心論學派都信服的。

人類內心所蘊的愛與對於同類的氣誼，在戰時尤有表示。國際間的善意，已大有發展，常人初不願相仇殺，須經勸導訓練，始勉強從事。這不願作戰的心理，只因在工業進化時代，人們的作戰精神早已萎縮。文化力求馴服人類的野性，保存其美德。如今欲作戰，可是很難，只因人類間有善意，已成現代社會第一要事。

但人類社會相傳的善意，已被最近大戰破壞殆盡了。戰後人們應恢復這善意的精神，正如受傷的人應恢復其機體的能力一般。惟改造時期所需要的，不止

善意而已，還需更大的合作精神。人類如此結合的形式，仍難保不再有戰事，因人類仍被迫作戰，互相殘殺。欲使社會的合作與善意發生效力，還需教訓與實行上有一確定的規律；發展這規律，便是宗教的作用了。

善意是社會所由發展，高尚理想所由表現。所以改造的大事業，總是少不了這善意的。人類的創造手續，相繼不斷。國際間的善意，經戰爭破壞後，欲修復舊好，其難有如彌縫補救世界破壞經濟的生活。這兩事原是相依的。在這改造事業中，除保存經濟原料外，也須力謀保存精神上的善意。設非如此，當此大有良機的時期，世界將見有精神上的破產。

最高尚的善意表示，要算耶穌「愛敵如友」這句話了。這是道德進步的極則，人類氣誼的極端表示。人們惟經長時期的社會進化後，纔知道人對含惡意而不信任，不爲本羣之福，互助的推行愈廣，兩方面所得益處愈大。最終人們求全世界都尚氣誼，但若不能以善意對待仇敵，或破壞公衆幸福，則此目的亦不能達到。

求全世界都尚氣誼，是國際間關係問題，不但是個人間關係問題。求所以愛敵如友之道，即是爲國家覓得一個政策，以善意爲主動原則，而不容存有仇念。

發展仇敵間的善意，消除戰時的怨毒，其要素在有一共同的宗旨，有一共同行動的計畫和程序。宗教可擔當此事，好在戰前曾有共同宗旨的人們，本已隸屬於宗教，受其指揮。戰時精神上一個最大的痛苦，就是戰爭致使同類互相殘殺。他們原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宗旨，但因另一關係，就是國家的需求，以致互相分離。倘國家這種需求，不在謀全人類的更大福利，然則國家比了宗教，竟操更大的道德主權，而宗教立於失敗地位了。要是這樣，宗教第一步工夫，在激勵其信徒，使忠於他們的共同主義，和好如初。倘宗教不能辦到此事，又怎能教訓世人以「愛敵如友」呢？

敵對國內同一宗教的信徒，豈不應自問是否另有一共同關係，比了國家的需求更爲重要嗎？倘其信奉的宗教，訓誨他們以上帝的諭旨，全世界的人類生活

須尙氣誼，豈不應自問國家主義對此如何，國家的自負與自利，又如何違背上帝的旨意呢？但這些教徒合力以求達其共同的主義，豈不應爲其國家覓得一消除仇隙之法，而因以發展一共同的改造勢力嗎？人類進化的希望，全視善意的勢力能否使人類都尙氣誼，互講協助，（此爲社會進化的要因）導之至於全世界合作生活的一境。

其意則謂教會須號召各地方的信徒，使忠於全世界尙氣誼的高尙理想。在戰爭時，國家號召其人民，使犧牲盡忠，以謀國家的安固。欲謀人類的安固，亦須繼續表示盡忠而犧牲。這是個人對於宗教最高的貢獻。使人類爲最大主義而盡忠犧牲，是宗教的責任。宗教常須喚醒世人，無論如何，走「博愛」的路，這是惟一的生命之路。

三

宗教除發展人類精神上的源泉外，還有一個責任，是須引導他們有所表

現。宗教須決定何種國家政策與國際政策，可以發展宗教家所謂信仰，希望與博愛三者。當此人類須自行決擇其前途時，宗教須爲人類指示以後應取的步驟，以赴其所揭佈的高尙目標。宗教不但須訓示人類以應負的責任，也須指示以此責任的內容。

宗教的具體表現有二：一是除害的消極計畫，一是改善的積極計畫。倘一個社會欲除酒害，一方須取締酒店，一方須設備有興味的社會娛樂以代之。世界大局，亦正如是。欲改造一較良世界，先須清除一切大弊害。欲將戰時宗教的英雄的性質，移作緩和的社會改造事業，則必有衝突的表示，其劇烈可驚，如戰爭中一般。大凡有一仇敵，足以使人成爲英雄。如拒拜偶像，反對奴制，禁酒運動等，都已使平常人增榮益譽。宗教的一個責任，在揭示社會弊害的勢力甚大，使人類知所趨避。敵抗的精神，自有其價值。人們爲自利心所鼓動，致互相競爭。人們因注力對付一公敵，遂互相團結，盡忠於一個共同的主義，發展其共同行動的才能。勞動團

體常因衝突而紛裂。社會黨、商聯會、資本團間，亦常起衝突。但使頭腦遲鈍貪心過度的資本家，一俟犯勞動界的固有權利與自由，那勞動界將立即羣起團結，一致反抗。協約各國，縱經若干年平利計畫的發展，纔能合作，而世管經濟生活，如對付一公敵一般呢？但使各國能明曉「貧」是他們的公患，「貧」是他們的大害，則他們將協謀經濟共管，至於全世界團結，而為共同的合作生活。

有兩大勢力，人類須合力戰勝的，就是自然界與弊害。戰勝自然界，為謀生存起見，戰勝弊害，為謀精神上的發展起見。在現時情形之下，世人的最大弊害，就是戰爭的演成。戰爭是世人的公敵。

戰爭所發生物質上的恐怖，其害比較猶小，其影響於靈界的，為害更大。欲考慮戰爭影響於人格如何，須牢計人格是關於社會問題的。戰爭最壞的結果，是墮落人類方滋長的社會化人格。在現時世界生活狀況之中，戰爭簡直是同類自相殘殺，不但因其使抱共同主義的友伴互相殘殺，又因其使社會團體的一部分與

他部分反抗。戰爭是可怖的狂熱症，使人類自絕其生機。

欲弭戰而保持世界 平和，人類議會對之，有兩項建議。一項是出於智識階級的，其人現方支配世界大局。他們謀組一個國際聯盟會，以和解世界各國間的爭端，因以保持一永久的平和。有的以解除軍備爲其計畫的主要點，但多數人不以爲然。還有一項建議，是出於勞動階級的，要求各國都解除軍備，世界經濟生活的組織，應以合作爲基礎，不尙競爭，應發展友誼與互助精神，不尙爭戰。此等建議中，人們應注意的有兩要點：就是解除軍備與經濟合作。倘世人欲走新生活的路程，這兩事的最先步驟，如今卽須實行起來，各國於此，如今卽須抉擇其從違。

宗教久以宣告，必有一日，天下一切兵器將廢棄不用。這一日如今可是不遠了。世人已厭戰，頗懼戰爭影響於經濟界的慘禍，覺悟軍備的重大負擔，人類的生產力消耗有此者不少，因而求一解除軍備之道。解除軍備的計畫一實行，戰爭卽不啻被宣告了死刑。戰爭是羣衆的罪惡，軍備爲戰爭的利器。軍備非造成戰爭，乃

供備戰爭的方略，使不免出於一戰。英國前任一首相警告世人，勿謂武裝可致平和。又「英國工兵會」曾說，「各國倘無軍備，怎能交戰？」故意的繼續軍備，足以爲戰爭的導火線。正如酒徒力能戒酒，而其志不立。如今還有繼續從事軍備的，或出於圖利，或出於懼敵，或出於誤解的愛國主義。他們假定戰爭是永不可免的，所行政策，使人類愈相猜忌。他們竭力的使戰事連續發生而不可免。正須引起人們的信仰，造成一個無戰爭的世界時，他們散佈不信仰的麻醉毒藥。人類的軍事負擔，可卸其仔肩時，他們的意志麻木。當此大有機會的時候，他們自行表現爲民衆的叛徒，不顧國利民福。

倘世界不能解除軍備，此次大戰的犧牲是徒然了。人說拿破崙時代的戰爭，爲最終的戰爭。這是夢想而已。非至人類有集合的意志，實行解除軍備，戰爭終不可免。這事如今大可辦到。否則人類將因軍備而爲經濟負擔的奴隸。倘將來人類不免有此一重障礙，勞動，智識，宗教，各界都不能爲世界成其充分的事業。

威爾

遜總統將減軍計畫列爲其作戰目標之一。歐洲有幾位政治家，很瞻怯地遲疑地一部分附和其說。其一人說道，「將解除軍備一事，列入平和條約內，這是吾人希望的。」但他們抱着希望時，又抱着憂懼。威總統在未死前，見戰事的解決，可以商業爲依據，因任憑各國間爲經濟的競爭。欲免戰禍，決須解除軍備。美爲新進國，能有此勇敢信仰，爲世界倡導嗎？其教會亦能爲之倡導嗎？

解除軍備，是個積極計畫。此事需要新法的政治組織，用新法處理國際間的紛爭。實行此計畫，是政治家的責任，督促其進行，是教會的責任。各國的教會勢力，可一致督促此計畫的進行，如人類公共的司牧一般。倘全世界的教會，都常常訓人以世界一致解除軍備的需要與可能，在每一講演台，每一聖日學校，每一種宗教書報，反覆提出此要求，豈不能引起世人的同情，使智識階級出而擔當其事，使人類得一大進步嗎？解除軍備，不止是個機械式的計畫。還有戰爭的經濟原因，亦須排除。此計畫可消泯國際間的猜忌；猜忌是使博愛與合作不可能的。這是人類

新生命的開始，此計畫一告成，世界的經濟生活將不復以戰爭為基礎，使人類進於更高尚的新生活。消除猜忌，在各事上可推展國際關係，除去一切國際間的障礙，精神上與物質上都可自由交換，逐漸的合作，以謀全人類充分的發展。競以善意與服務，謀人類的公共福利，為其理想的主義，無限的生產量與合作量，夢想不到的智力與精力，都將由此表現了。

四

教會企圖弭戰時，將覺須至戰場為實地觀察。戰爭譬猶一位大教師，教會忙着研討過去的事，而現代事實方在予人類以教訓。人們曾見戰壕生活的，多覺得人類的日常生活，亦有作戰精神寓乎其中。他們纔知道吾人的社會制度，是依戰爭原理而組織的，戰爭的種子即在其內發育滋長。他們纔知道在戰壕中兵士所忍受的，平時在工業場中久已受慣了，無非是或死或傷，受一樣的痛苦，如今他們纔求其受這痛苦的緣由，而謀設法消除之。在政治家方談論用仲裁制以解決爭

端；用國際聯盟以謀平和，勞動界則談論如何消除戰爭的經濟原因。在這如火如荼的世界上，人類日常的生活制度，是以競爭精神組織的，不論是個人間，團體間，國際間，常有競爭，各求自利而不肯相下。如關於工商業，教育，奢侈等，無不如此。

倫敦會是要領導人類，反對戰爭，須先了解戰爭的性質。從前英國經濟學家斯密亞丹氏曾說，「戰爭大抵應歸罪於商人。」有一位美國陸軍將領曾對一班財政家說道，「戰爭是你們造成的，軍隊不過爲之結束而已。」有一位英國大著述家巴爾幹問題說，最近兩次巴爾幹戰爭，倫敦禁止法國銀行家以款項接濟交戰國，都可以免。這位著述家又論財政家對於國外的計畫，說在現世界用武力侵略人國，他們以爲是合法的，其組合純抱這種主義。德國最壞的極端派，欲得比國的煤礦與法國的鐵礦；英國則欲得米索保太米亞 Mesopotamia 的穀棉兩項田地。

凡欲廢除戰爭的，須知道工業制的組織，與軍制依據一樣的原則與形式。

業招集大隊勞工，受專制式的管理，凡事不得一伸其意志，惟用高壓政策，其結果發生饑荒疾疫，如戰後一般，大傷人類生命，又常發生衝突的新機。這是實演弱肉強食的公例，世界爲強有力者所掠奪。這是發展經濟帝國主義，強大國競爭貿易路線，未開發的天然富源，對弱的民族實行其經濟侵略。其和平的侵略政策，如國外投資，操縱國際貿易等，不過是侵略野心的另一表現。意國操縱經濟界，常爲激起戰爭的動機。工業制表面的擴展，既傾向戰爭，其政策常引起國內社會上的不安現象，這須加制止，倘欲世界和平，那末經濟生活上須除去戰爭的精神。

耶穌說，「你們不能事奉上帝，同時又事奉財神。」文化的組織，一日以出產貨品爲要務，則爭殺之禍一日不絕。倘其組織在發展男女的精神生活，結果，人類將合作而互相服務。

教會將向此公敵挑戰，而領導人類，加以反抗嗎？耶穌到了一日，須拋棄講道的事，往蘇路撒冷與祭司長法利賽人等對簿公庭，知道他的末路是十字架。保羅

到了一日，須中止其傳道的行程，而往羅馬，受羅馬王的審判。現代的教會可不到了一日，須與主持文化者宣戰，使人羣驅逐財神與戰神，爲世界永除武力主義與資本工業制度的大害嗎？

戰神與財神，是聯而不可分的，須得一併廢棄。開始解除軍備，卽無異是戰神受了致命傷。開始爲經濟合作，卽財神不啻受了一大打擊。國際聯盟會，關於各該國的經濟需要，若無協定，仍不能絕未來戰爭的根株。或謂解除軍備，祇是幾個強大國結一經濟帝國主義的盟約，合力侵略弱的民族而分贓，在掠奪者之間，有些公道，而在被掠奪者絕無公道可言，若能安靜，惟略示以恩意而已。

如此不光明的聯盟，不如全世界推行合作的原理。「美國基督教同盟會」曾發表宣言，說「各階級的人們，應都有同等權利與公道。」這話須應用於世界各國各民族，該會又贊許其「社會服務團」的建議，說「工業與工業所恃的天產，應受充分的合作的支配。」這個原理亦須推行於國際經濟關係間。

倫教會欲掃除舊弊，須提倡新德。倫欲廢除戰爭，須使人類結合，爲冒險勇敢的建設事業，須發展其與戰時同等的美德。戰時的勞苦合作，須用以適應民族的日常需要。教會至此，纔是盡其責任，實行其理想的主義。對於政治家的切實問題，如貿易路綫與水道的國際公有，生料分配的共管等，教會亦將有表示，教會謀民族精神上的統一，須承認在經濟的生產與交換事業上，人類的合作量乃有最大發展。此引致人們的智識與精神上，亦有合作的發展。經濟合作的推行，將啓發人們更大的合作量，俾互有進益。凡圖用強力制人的，祇是害人自害而已。凡合作以謀公益的，利人亦可自利。

因經濟合作的發展，世界民族將愈固結，世界將愈發達。關於政治問題的和平和約章，祇是一紙空文而已。世界勞動者已超過智識階級，能適應今日的切實需要，因如今經濟生產事業的進步，已遠過於人類的政治組織。就政治上講，吾人處於一個時代，就經濟上講，吾人似又處於另一時代。人爲的國界，與經濟的生產及

交換事業不相適宜。今日的經濟界，沒有可以獨立的。在政治學與行政上有所謂國家存在，至於世界互相依賴的經濟生活，彼此息息相關，便不能有國界了。這是世界民族共同生活的開始，教會勸導個人與國家盡力於此的。這是世界漸進於統一，將見其價值在對於人類的服務。正如國家有貢獻於個人的生活，這世界組合將有貢獻於國家的更大發展與人類的充分幸福。人們的自利心，足以吸集人類，成此大功嗎？或需要一偉大理想，進世界於此種新生活嗎？或將俟教會連續宣講世界統一的理想，如上帝的發言，至於人們渴慕氣誼，渴慕上帝，爲人類十分信奉宗教的天性的表現，乃可成此大功嗎？

革命的基督教

勞動運動的貢獻

思 永譯

表面上看來，勞動運動，是勞動者要求多分一些勞動代價的努力。深一層講去，勞動運動是勞動者的宣言書，要求在生命的報酬上，健康上，餘暇上，教育上，文化上多分得一點；要求在政治上有較大的參與權；要求把他們的主張和理想收入法律書中，放入社會的組織裏。

勞動者除勞動有分外，久已不准參與其他活動，今日居然豎起脊骨，要和商人階級分一份政權，分一份社會的利益！這豈不是社會進化的一個新標記？勞動問題雖由來已久，和有組織的社會有同樣悠長的歷史，但勞動者藉選舉權和教育的普及，要求一份與他們數量相等的權力，在歷史上還是空前的一件事。於是世界上初次發現一個國際性質的運動，範圍普及全世界，網羅着勞動者經濟的和政治的兩大組織——工黨和社會黨——收集了信仰新社會組織者的同情和活動氣象偉大，範圍廣闊，迥非階級爭權的私鬥。牠的理想是要用實際工作去

實現博愛的精神，去發育工業的德謨克拉西，去成立工人社會！不以產生財富爲目標，而以完成人類爲目的。

勞動運動中，主力有二，一是工會；一是社會主義者的團體。前者跟着於經濟關係，在實際上努力；後者則以宣傳政策和政治活動爲入手辦法。

工會的目的，在改善勞動者的待遇，如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老年的贍養，疾病的護持，傳染病和機械危險的防免，管理勞動規則的發言權等。在美國，工會曾有一段紛擾的歷史，各工會互相競爭，相爲消長；但現在已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美國勞動協會 A. F. of L. 美國勞動協會包羅各業技術工人在內，一切粗工和女工，也正在收羅之中；在某幾大工廠中，獲有管理權之一部；在政治上，也有舉足重輕的勢力。

工會的組織，是現代工業制度的產兒。工會的漸次擴充的勢力，不因反對而減，反因反對而增，也是資本集中和管理權集中的必然之果。勞動者若一無憑藉，

便沒法躲避驟然開除和驟然減扣工資的危險。因此，勞動者不得不力求生活的保障，不得和僱主講條件，不得不求收入達到可能的最高度。況工廠不講交情，只承認勞動者的機械性，不承認勞動者的人性；只認識他的號碼，不認識他的名字；而管理責任，由股東而董事，由董事而總理，由總理而監工，由監工而工頭，遞嬗重重，互相推諉，益使勞動者發生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沒人負責，無處伸冤的恐懼。勞動者在這樣的組織中勞動，當然也要有一個代表自身的機關，俾能遣派代表，找出對手方的代表來說話。并且，工業管理權既日益集中，勞動的市場既免不了在少數人的掌握中，勞動者若不日益團結起來，便沒法得着相當的勞動代價了。於是美國勞動協會遂與雇主的組合並駕齊驅，居然運用條約的手腕——如煤礦工人——在工業管理權上，獲得發言權，雖工會在青年期中，時有不當的罷工，然工會應當繼續地在工業界中發育生長，却是事所當然，雖地方的成見，在所不免，然工會能得輿論的贊助，也是勢所必至。工業德謨克拉西，是政治德謨克拉西

的結局；工人在工業管理權上取得發言權，是取得工業德謨克拉西的第二個步驟。

社會主義者的團體，遍布全世界。牠們的人手，是政治手腕。牠們的目標，是生產原料和生產工具的公有；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土地和資本的所有權歸於社會，俾用合作的方法，爲大羣謀福利。牠們一方面實行主張，一方面宣傳主義。主義中極得人們信仰的，要算馬克思的社會哲學。智識階級曾有過一時期的猛烈宣傳，但漸趨於冷淡，後來牠們採用了一種可以實行的利用時機的態度，在政治的要求上和經濟的信條上稍爲變通。其實，兩者主張都不能代表那主義色彩濃淡不同的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現在吸受了新社會制度信仰者的同情和贊助，已另具一種新形式了。

勞動運動可以認爲國際性質的唯一政治組織。從前勞動運動在萌芽時代，門戶之見很難打破，——這也是任何新運動的普遍情形——但近來意見消融，

趨向已一致。世界各國的工黨，社會黨，雖因環境相異，而手腕不同；但目標既一，關係終於密切。能普及於全世界的政治勢力，除勞動運動之外，可以說是絕對沒有。近來，人類內心的社會理想，已漸能藉勞動運動宣洩，由勞動運動說明這是尤其重要的一件事。這比政治的進程，經濟的信條或社會哲學更有力量，不單能得着勞動者的同情，就是思想家也不禁有共鳴之感。

從前，勞動運動的兩翼，——工黨和社會黨——是不相為謀的。社會黨人瞧不起工團主義者，說他們目光如豆，只顧眼前，不惜為一塊麵包，便把人權賣了。工團主義者也說社會黨人玩玄虛，做那不能實現的夢，徒然起訐，予勞動者以大不利。但後來情形一變。工團主義者迫於環境，不能不在政治上謀勞動，認工黨的組織和國會代表權為主要工作之一部。社會黨人也漸漸從九霄雲外落到可以實踐的地上來，挾着可以立即實行的計畫，因而頗得工團主義者的好感。於是雙方接近起來。雙方在英美兩國的合作情形，就是一個鐵證。

雙方既攜手，變更其進行的步驟，使牠們共同的目標更爲清楚起來，於是不單那不會加入任何組織的工資生活者的理想，熱望和意旨，的確可由牠們代表宣洩；並且得到表同情的智識階級的助力。勞動運動的領袖能力頗得力於這兩種人。他們把勞動運動向社會解釋，實負有消除階級戰爭，實現工業德謨克拉西的使命，不過不曾居名受賞罷了。

已往的勞動運動的成功，已經頗爲可觀。工團主義已爲勞動者謀得多量的幸福。在許多工業中，勞動者的工資增加了，工時縮短了，收入，位置和待遇都得到了保障。結果勞動者和社會同樣地蒙其福利。

在社會方面，勞動運動曾奏極可注意的大功。勞動者藉團體的能力，抵制外國入境工人，用同化政策爲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牠的結果，也如反對童工，保護女工等運動，一樣地使社會蒙福。美政府認美國勞動協會是使外國人美國化的惟一機關，實在不錯。勞動運動又力求工人教育的普及，因而近十年來的美國公

民程度大大的增高。近來牠又放棄罷工的武器，竭力減少破壞的，專制的，強暴的手腕，以博社會的好感。至於條約則力求遵守；爭端則由公斷；徵集工會會員，則用勸導的方法，不用脅迫的方法；更無一不是勞動運動的顯著的成績。

在政治上，勞動運動的功績也不在小處。英、德、法、比、和美國聯邦中的一部分的工廠條例，保障工人環境的衛生；保證疾病，危險，死亡，減至最小度；對於童工和女工的限制，對於老年贍養費的供給，都是勞動運動向社會向立法者取得的好果。在英國當歸功於金斯黎和沙甫慈白利所代表的團體，在美國當歸功於亞當士和泰羅所代表的團體。

在立法上，工人團體也有很大的貢獻。例如公共交通事業的公有，參政權的普及，教育制度的改進，大都因為受了勞動運動的影響。雖然勞動團體的領袖不盡清明高尚，往往還肯為腐敗的市政府效力，但改造運動最有力的呼聲，大概來自勞動階級，公共福利的保障，大概由勞動階級偏勞。因為環境的關係，事務家的

思想能爲都集中在他們的事務上，惟獨勞動階級的聰明精力才有消耗於大羣事業的可能。

在實際事工上，勞動運動的成績，還不怎樣顯著，這是由於牠們對於改造運動所抱的態度的原因。不過，歐洲國會生涯的教育，已使勞動者有所覺悟，因而他們固有的態度已在遷變之中，而威爾遜黨的实际成功尤不能不使工黨藉一社會主義的建設計畫」而發育。並且，在國際的政治上，社會主義者勢力的影響勝於實際的成功。他們以「公共幸福爲政府主要注意點」爲宣傳的口號，居然使工業國立法界承認工黨和社會黨的問題。謀世界和平的勢力，若說還有更大於此的，那真是個疑問了。

在思想界中，勞動運動也有相當的貢獻。經濟思潮是因着勞動運動而發生巨大的變化。舊日個人主義的經濟學已被攆出於學府之門。伊黑早就說過：經濟學者幾乎人人都抱着工業德謨克拉西的信仰。經濟學者都說，財富生產問題已

是一個已經解決的問題了；那未解決的問題是財富分配問題。解決分配問題的科學，不能如數學那樣準確；因為本問題的主要分子是人，而人是易變的，所以經濟學須以道德的根據點為轉移。這是基督教文化的好果，我們應當歸功於勞動運動；因為勞動運動所宣傳的經濟制度，不單承認人的價值，並且實地證明了羣衆行為在自然律上發生的影響。

在倫理觀念上勞動運動也值得人們的稱謝。人類尚俠的天性，久已酣眠於商業主義的懷中，現因勞動運動向人間需索公平，又把牠警醒了。勞動運動為工人求餘閑，為工人求教育，為工人抗議那些促短壽命摧毀人生的生活環境。人的靈魂對於這一片為公義而發的呼聲，決不能冥然罔覺。潛伏在勞動運動之後的，不單是物質的欲望，還有深刻的不平之感。妻子不容於家庭，兒女不容於學校，工廠是唯一的安身之所；廚中不能有滋養料充足的食物，住室中不能有新鮮潔淨的空氣，街頭巷尾是唯一的賞心樂事的地方。勞動者在這種脅迫之下，遂要那保

障「生命，自由，和求樂」的紙上煙雲成爲人間事實。他們不認這一切是命運而有應當消極忍受的理由。他們說這一切是人類的過失，可藉人的手和人的心去矯正。他們對於不平的抗議，對於公平的要求，實有提撕警覺的功能，不容忽視。

勞動者要求增加工資，也有道德的價值。人們決不可因爲要求手腕的粗暴，便忘却要求目的的正當；也不可因爲要求手腕的粗暴，便不承認這種要求是根據求公平的天性的。勞動者不會在勞動的果子上分得均平的一件事，在旁人不過是口中的高調，筆下的煙雲；在他們却是天天領略的苦盃啊！據美國民產調查的結果，美國每人每日的財富生產平均量是十二元至十四元，而平均工資不足一元半。粗工還少於此。這樣一看，美國人民陷於貧困的在一千萬人以上。換句話講，美國有一千萬以上的人民，一生中的大多時不能得到相當的衣食住。這就可以證明，機械利益的享受者只是極少數的人，大多數的工資生活者並沒有沾光；工資的增加，往往在物價抬高之後，而工資低減則在物價低減之前；勞動的果子

已被投機家放口喫了，已入了安居無事的工業主人翁的荷包了。這些事實，在勞動運動中的人物看來，不是課室中的學理，也不是雜誌上發揮，而是勞動者每日和那最不公平的窮神的奮鬥。勞動運動所以有力，也就在此。近世勞動者不安的狀況，並不限於一地方而屬於全世界；並不是貪夫的需索，並不是弱者的乞憐，並不見失敗者的怨望，而是最強有力者因感着不公平的劇痛而發表的宣言。牠叫人肩負建造公平的大任，所以有道德上的價值。

勞動運動的結果，產生了一種新道德。這個新道德和商界中流行的道德觀念比較起來是新；而和耶穌的教訓比較起來，和耶穌的教訓所根據的天性比較起來却是舊。新道德以違背公共利益爲大不道，以破壞人類親交爲大罪孽。商人道德，認不利於創積財富的行爲爲非。現社會制度是建設在商人道德上，所以爲了生產財富的緣故，便不惜用了大不仁的手腕，把人生弄到奇慘極酷的地位。童工，女工，機械的危險，職業病，利己的人生觀，和一切間接的不負責任的戕賊人生

的環境其殘忍慘酷，不啻食人的巨獸。新道德要驅逐牠，特大聲疾呼說：人生最高的理想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完成人類。這樣一看，勞動運動在道德上的貢獻不算不大了。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勞動運動在宗教上有什麼意義？勞動運動和宗教事業，雖因宗教團體的誤會，不相聯結，但宗教的將來，還靠着今日解放的宗教團體。

勞動運動使工資生活者得到較獨立的地位，就是勞動運動對於宗教的貢獻。工資生活者的靈魂，既可不必要營營於物質的佔有，便可使人格得自由，便有自由表現人格的機會，便能在宗教上求進步；因為宗教的進步，全靠人格的自由和有理想。在這個時代，宗教因要擴充宗教事業的緣故，受着物質束縛的危險，對於任何非私利的運動，自應表示好感。

勞動運動的真正目標，是屬靈的目標。勞動運動並不是叫那些沒有遺產的

人們來分土地的脂膏，而是叫他們來分享人生較高的理想。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是勞動運動所不能不取的形式，因為康健，文化和宗教，大都靠託餘暇和自由。若是人類必須工作到筋疲力盡，神枯腦竭的地步，生活在牛羊騾馬的水平線上，試問他們的生活怎能超出於獸類的生活之上呢？文化的墮落，人心的墮落，大部由於兩種原因：一是餘閑太少，一是收入太賤。飢餓的肉體和飢餓的靈魂是孿生子，有密切的連帶關係。不錯，工人有以餘錢捐學，也有以餘錢買酒的；那正如富翁們或以餘財辦教育，或以餘財置汽車一樣——罪不在錢，而在錢的用途，我們決不能因噎而廢食。商人階級的生活競爭，目標在脫離奴式的束縛，在精神和物質兩方分得一份享樂，也與勞動運動的目標相同；不過勞動運動不為個人，而為全體；不是求一個人的生活進步，而是求全體程度增高。

說勞動運動完全抱着這個高目標，等於說商人階級抱着屬靈的目的的一樣，同一的言近於誇，而勞動運動宣傳物質的福音，也是一個事實，不過他們的宣傳

力量，總不如商人階級躬觀示範的那樣有力。況且，勞動運動已漸能實行其最高的使命，就是最低的勞動者也漸能了解人生的意義了。

勞動運動所以成爲宗教勢力，就是因爲牠抱着理想主義。牠信新社會制度有實現的可能。牠信人類生活可以有一個較尊貴的目標。牠信社會有重生的希望。牠的成功不在牠的辦法，不在牠的哲學，就在牠能打動人類天性的理想。宣傳理想和實現理想，原是宗教的主要事業，但在物質極盛的時代，宗教往往拘泥於人生現象，而忽視了人生應有的現象，於是人類缺乏理想而有葬身於物質的危險。勞動運動獨大聲疾呼喚醒了冷視宗教團體者的理想，使他們和自取滅亡的物質主義奮鬥，所以不愧爲宗教的功臣。

勞動運動在宗教進步上所盡的力，要算在培育博愛主義的感想，和實行博愛主義兩種工夫上的爲最大。勞動運動的成功，就靠這個人類休戚相關的觀念。勞動運動用以撲滅經濟團體的侵略，和經濟團體羽翼下的政治權威和輿論機

關的就是牠。古代教會慘劫中僅有的人類互相犧牲的例證，現在却充滿於近世勞動運動的光榮奮鬥中。近代宣教師和牧師的團體中有沒有這種博愛精神的表現，還是一個疑問；而合作會社的勃興，社會主義者的實際試驗，却在人類史上添了光榮的一頁了。勞動運動不住地以從公共利益目標上發生的合羣動作訓練勞動者，不住地向全世界宣傳博愛的福音，在這兩點上，勞動運動為宗教賣的力，尤其不在小處。原來勞動運動在打動人類博愛的天性時，便發育了人類宗教性，與敬愛上帝尋求永生的天性相近。使人類在這世界上發生最高的交誼，就是使人類和上帝合作。勞動運動必能覺悟到這一層，必能覺得新社會的理想就是天國的理想，必能發育一種宗教經驗，如同現時發育宗教的熱忱一樣，乃是將來必然之事。

至於勞動運動究竟能不能走到那一步，究竟能不能超越階級範圍之外，予世界以新覺悟，認本身事業為工業德謨克拉西大運動的一部分，還須以牠和宗

教團體間發生。關係爲斷。真的，牠們兩方面的將來日月，全看牠們兩方面之間能不能建設一個同情的合作的關係。勞動運動所需要的是：對於上帝的覺悟，永生價值的意識，人類博愛的義務；這一切，宗教團體從不曾忘却。宗教團體所需要的是：可以實行的理想主義，公平的熱望，現世生活真正價值的保障，實行博愛主義的欲望，這一切，勞動運動也不曾忘却。

社會科學與宗教

吳天醉譯

科學與宗教，其間應有甚麼關係呢？此二者都尋求一美滿的人類世界。然則二者應相成而不偏廢。其關係應何等密切呢？這問題久懸未決，愛爾渥教授 *Professor Ellwood* 在其近著「宗教的改造」*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n* 一書內，亦曾討論及之。

凡愛人類而尋求真理的，如今都討論到這個問題。因人生觀的紛紜抵觸，一個世界幾致破裂。半異教式的文化，也近乎要崩壞了。宗教受着科學革命潮流的壓迫，也有不振之勢。然而人類的一線希望，惟在宗教的復興而已。據愛爾渥教授說，若要宗教復興，成其救世之功，須使宗教與科學調和。宗教的蘄嚮，在使人類脫離一切社會弊害；社會學即所以發明達到此目標的方法。宗教蘄求人類結爲一體；科學使人類對於生活方面，有同等心理。但科學講理，宗教講情，社會學缺乏適當的發動力以改造社會，惟宗教能具此力。宗教却又因缺乏社會學智識爲之指

導，不能使善意普遍於世界。然則要改造人類，二者缺一不可，因一則缺乏專門智識，一則缺乏發動力的緣故。如今科學與宗教所以應聯絡起來。

倘能如此，科學與宗教之爭，也可得一解決了。又據愛爾渥教授說，如今科學指導吾人，解決切要的人生問題，為科學與宗教二者解紛，這便成為今日的宗教問題。確定的基督教，可成為全人類的宗教，能為平和與善意的保障，以免文化的崩壞。所謂確定的基督教，意思就是依據實驗主義與一切人生事實的基督教，所以與科學的精神相融洽。這般的基督教，須有一個教會，以造成一個基督教的世界，認此為其惟一天職。

科學若與宗教聯絡，其所包含的需求，科學能適應嗎？倘只一以人生事實為依據的宗教能救世，如今科學亦在搜集那些事實而加以整理，使適用於宗教嗎？換句話說，就科學的作用而論，吾人已有所謂社會學發明了嗎？愛爾渥教授是個社會學家，他說明他用社會學這個名詞，不但是指社會學，並包括一切社會科學，

如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倫理學，社會哲學等。又政治學，經濟學，也是研究人類關係的，所以也可包在社會科學內，如研究物質界的科學，即統稱為自然科學，一般無二。彌德教授 Professor Beard 在其近著「政治學之經濟基礎」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 一書內，說人類社會的生機，本是一個足供研究的問題，却被專家硬為分科，不知任何種科學，都是與其他一切科學相關的。例如研究經濟學的，但說財富的產生與分配，離國家而言，豈非謬妄之談？因國家對於人民財產，有徵稅調節等權，實握經濟界之樞機。然則如今所有各種社會科學，各相分立，殊有不能融會貫通之憾。

據愛爾渥教授說，科學的責任，在解釋與判斷；社會學的特別責任，尤在指導倫理道德宗教上的判斷。但如今所教的社會學，豈非大半是解釋體嗎？研究政治學或經濟學的大學生，有幾人知道政治經濟與社會的關係呢？時下的政治經濟學論調，多贊成自利主義與競爭主義，即社會學上斥為不合的。然則科學界亦有

紛爭，如宗教界之爭一般。

社會學須準備整理其他各科學的事項與價值，對於人類生活問題，下一判斷，否則由各科學擔任協辦此事，都能發生一種真實的社會科學。非至彼時，宗教須力圖將各項社會學的事實與斷案，應用於人生問題。倫科學與宗教協辦此事，則二者將殊途而同歸，如愛爾渥教授所預測。這種結果，仗着科學家熱切的發明一種人類科學，也仗着教會中人銳意的發明一種人類宗教，而都需有服務犧牲的精神。人類的未來運命，仗着宗教變為科學的，社會的，也仗着科學成爲社會的，宗教的。

因科學與宗教聯絡說，又引起了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學能否爲人類關係制爲定律，使共同遵守，以維持社會秩序爲要義？科學須以適合於科學時代的權威，給予宗教，以求保持社會的穩固。在物質界，自然科學由實驗觀察而確定的矯正情理二者，在社會關係上，也可爲此種實驗，而有甚比較的確定結果嗎？宗教向來

是由性情習慣上明悉社會的。宗教的固定，即在乎其感人之深，論理的不可搖動。上文所說社會的實驗，就是指實驗人類生活的事實與經歷，社會學對於人類生活之道，由此已更爲明悉。如貧，病，罪，戰，等社會諸大弊害，其性質，因果，如今已可剖析，大抵根諸某項關係，道德宗教上向斥爲非，往往以地獄說促人們警覺的。社會學上遂聲言，如此情形，繼續下去，必致社會解體，人格破產。所以現代宣教師，凡用宗教說法，勸世人避惡嚮善，而知道社會心理學的，必稱「主如是云云」，再證以科學定律，以見其無可或免。

但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講理可得避惡嚮善的效果呢，還是講威嚇的好？須知威嚇手段，用於古代，如今已失却効力了。吾人生當一個時代，因醫學進步，疾病多可防免，遂減低了人類死亡率，却又因科學進步，增大了戰爭的破壞力，此非由於缺乏聖經上所說的正義人道嗎？最近大戰中，科學家與宗教家謀以正理善意制服人類自相殘殺的野性，其效果如何呢？現時普通的人們都知道下次戰爭

的意味，但在歐洲，有幾國的政策，已有挑釁的態度。此豈因羣衆的動機，其伏根深於正理，或人在羣衆中，其行爲即無暇顧及結果嗎？

羣衆如個人一般，除非能發展其德育，社會文化的前途，斷然是無望的了。如今民族在教育與災禍上，其關係極爲密切，故世界亟需有一確定的宗教，依據實行主義，使人們能躬行實踐，尤須能引導生人中不正道分子，使之遷善。

由避惡以至求善，其事看似有甚麼不同嗎？

關於永生的路與滅亡的路，社會學已制有幾個定律。據愛爾渥教授說：所謂「模範理想」(Pattern Ideas) 乃大有造于人類的進化，一切文化修養，都由此成功。社會學家考察這些模範理想與其效果，求得進化的定律。所謂模範理想，約言之，即同等心理的發展，有同情心，善意，免除戰爭，使機會均等。這是人類生存之道，再沒別的。這些模範理想，是社會之寶，是鼓動羣衆的創造人才所發明，以適應羣衆的需要與熱望，因得宗教家的許可。此又社會學所以輔助宗教者。

但欲人們走這條生路，所需要的，不止正理一端而已。據愛爾渥教授說：宗教仍須以信仰爲要素，須使人們走無定的路，冒險嘗試，生活乃有進步。人們從信仰中得教，這已成爲科學與宗教上的公式。而其效果，須看正理與信仰間的關係如何。倘但以吾人內心所有的信仰爲合理，然則宗教仍是靜止的，或守舊的。倘信仰以新義的爲合理，參以舊經驗，然則正理將助信仰造成一改善的人類世界，如愛爾渥教授所願欲的。

然則社會學對於宗教的貢獻，祇限於人生切要問題嗎？第一，需要一個正義的信仰，以便宗教可應用科學的貢獻，從事人道主義的發展。第二，需要一個創造的信仰，以便宗教可輔助繼續科學的貢獻。至信仰的意義，作何解釋呢？人們應信仰的，是些甚麼呢？人們須自信的，民族有進化的才能，制勝惡魔的力量，前史已有證明。然則社會學既指示純粹主觀的宗教爲背理，又主張道德爲人類社會進化的主要條件，並主張以宗教的態度對待自然界，及自然科學。

吾們也自曾聞人說：宗教有脫離神學歸入社會學的趨勢。宗教上注重正義，反增加神學的興味；實際的人生問題上不明瞭之點愈減少，心思愈得自由，以從事他項研究。神學變為科學的，不為但講教義的，適足補助神學耳。

基督教輔以社會學，將益主張信仰上帝，永生說，從罪惡中得救說，為人們覺悟的一部分。不承認這些信仰，與爭論其形式問題，都足以損害宗教與社會進步。例如問：信仰何種上帝呢？何種永生呢？怎樣從罪惡中得救呢？人們因有此種懷疑，所以有非宗教的。所以宗教有需乎社會學的，即在由社會學的觀察點，設定宗教信仰，或解析社會上的一切因果關係，使宗教信仰自能存立。

又據愛爾渥教授說：社會學需要宗教信仰，表示其效能改善人類世界，增進同類的情誼及社會關係。因此又引起一個問題，就是社會學上對於耶穌的教訓，有何話說呢？據愛爾渥教授云：社會學家聲稱，天下的人惟用耶穌基督的名，可以得救，沒有別的。因耶穌以公道，氣誼，與善意教人，即是模範理想，為維持社會秩序

結合社會的主要條件。教化惟由此可以成立。所以確定的基督教，須傳佈這種教訓，因其與現代社會學原理相融洽的緣故。

茲略證引美國幾個著名社會學家的學說主張如下以見一斑。基迭氏 Giddens 主張，民族有覺悟與同情心，爲人類協作的要素。司邁氏 Smith 主張欲求社會的發展，人人須有服務犧牲的精神。羅司氏 Ross 有一社會進化的公式道：「多融洽與合作，少仇恨與爭執。」柯立氏 Cooley 主張社會上宜應用古代親屬制（包括家族鄰人）

耶穌的教訓，足以使社會鞏固，於此已有證明，祇須實行。柯立氏證明人類親屬爲原始的社會生活創造者，發展社會作合的慣習，又爲社會制度文化的傳襲者。耶穌的教訓，顯然即欲此等社會觀念普及於世界。這是他模範理想之源。

由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觀察點言之，基督教發明了新的模範理想，爲新文化的先導，因其圖以新道德變更舊道德的緣故。凡人羣有兩種模範理想，一是對內

的，一是對外的社會組織法，即在迭乘增進羣與羣間的關係，發展其古代的合作態度，使漸得法律與宗教上的認許。凡文化是國家主義的，守舊的時，基督教與人類一樣的受攻擊。人類生活上一再有離心力的組織，直至其力比了求心力還要強，而社會秩序幾致破壞無餘。在如此情形之下，基督教傳人羅馬帝國，爲一種新宗教，爲人心所贊許，且傳佈一個人生新法，動人們拋棄自私的老態度，改從原人羣的合作態度，從事全世界的大組合。基督教既擔負這個重大責任，乃盼望社會學予以贊助。

非至人們被激動而尋求一較良的人生法，則關於法律，經濟，家庭的概要原理，均將不生效果，自私自義實行於人類社會。基督教中自由派有力分子，不用社會學告訴，也知道人類生活的動機，在一愛字，愛即能犧牲，也能替人贖罪。故人類因不知永生之道而滅亡，因他們非至如耶穌一般，願爲人類一棄一切（教會，國家，生命等）則至死不悟此道。科學與宗教的聯絡，科學所以求真理，宗教所以講

氣誼，故二者交相爲用。

惟宗教家聲言愛是最善時，在社會學予以贊助前，須要返本還原。人們愛上帝而求爲同類服務，欲救出其地獄而使入天堂的，已予社會進化以不少策勵。在現代社會運動中，這種熱情的表現，尤爲顯著，不論教內教外的人，都是如此。這熱情怎樣發生而增長，社會學能指示嗎？

譬如將一掘煤人做比喻，科學上指示，欲使人類得煤的最大效用，須調節其出產與分配。這工夫是費時久而很難的。社會學家與宣教師能本其愛人類的心，兼愛這掘煤人，而予以助力嗎？又如南美各國財政上快要成爲美國銀行家的附庸國，因而爲美國政治家軍事家的奴隸。科學上指示，若欲救人自救，避免帝國主義的災禍，須改變財產制度與其對於政府的關係。吾們可是愛那南方諸國上帝赤子，擔任一極困難的事，而予以救援嗎？或者惟用科學上發明的利器，以供人類的需要，吾人乃可藉以增長其愛；但講理，不講博愛，可是仍不能救人類於災禍。

的。

愛爾渥教授云：「社會進化的危機，無過於由一種文化過渡至他種文化。」

吾人今日即處於此種情形之下。將自然科學應用於人類生活，遂使此種過渡益不可免。吾人須由個人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文化，注重私權利的，轉變至公共的社會的文化，注重其對於社會上的應用。過去時代的模範理想仍然存在，足以危害世界。宗教家知其與耶穌的模範理想違反。科學家知其與人類需要不適合。然則若宗教與科學互助以救世，須注全力於革命的文化一方面，即愛爾渥教授所謂「基督教文化」是也。

又愛爾渥教授的近著內所論還有一事，比宗教的改造尤為重要，即需要「創造的變革」是也。科學有需乎宗教者，即在挽救現社會的一切罪惡，與之更新。平日安居自滿的羣衆，經戰爭與革命時代後，不為理論或威嚇所動，亦曾愈接近上帝嗎？不復搶劫殺人，而實行博愛與親善嗎？倘社會學與宗教聯合後，能感動人

們須言行相符，實行服務精神，勿背十字架的路。

革命的基督教

三三九

革命的基督教

營利是不是經濟的目標？

銘南譯

擁護經濟以營利爲目標的理論，以爲這個目標能致使生產供給的效率增高。假使此種理論是真確的，耶穌是自欺欺人；人類對於公平博愛的希望，也不過空想望罷了。反之是虛偽的，而人類偏偏以僞作真，不加指摘，致使其所有互助的服務的天性，終於消滅掉，則人類最後的希望，也就無從保持了。營利一個目標，不是經濟上的必需？吾們且用這事實的本身來判決這個問題。

所謂生產供給的效率增高，是指生產量的加增而言。在工業主義高唱入雲的當兒，生產量的確是大大地增加了。但這個增加，是由於營利的動因，究竟還是由於機械的成績？換句話講，人類從家庭工業時代走到機械時代，生產量自然大大地增加起來；這是機械的成績，怎能歸功於營利的目標呢！

在資本家原意，最好有巨量的生產，便有巨量的需求，俾他坐享大利。但是和他的夢想爲敵的，就是他自己的哲學。他的哲學，把人生的意義估價太低，不認人

是時代的嗣子。讀工業主義早年在英國蹂躪人生的一段慘史，永使學者發生悲感。他的哲學對於經濟的進程，也予以同樣膚淺的觀察，所以生產事業危及本身的將來。在這兩件事上，營利的進程遂大受障礙。

生產事業的營利欲望愈大，離自殺的時期愈近。生產事業者既以生產品充塞市場，以求消耗，同時（一）賣價只求其高，（二）原料的買入，只求其賤，（三）勞動者工資只求其低，於是消費者鬧着錢荒，購買力大減；所以貨物充斥於市場，衣食不足的人們充斥於世界，供給者患有餘，需求者患不足。不單非必需品沒有市面，就是必需品，也難求相當的代價。生產事業者因求利而經營，不料即因此而陷於自殺。往往他還不知癥結所在，誤認購買力退縮為生產過剩。於是生產事業雖有生產的力量，生產事業者雖有擴大生產量的野心，終於要走到一個限制生產的絕境；消費者雖有消費的必要，雖有消費的欲望，終限於購買力，而不能維持相當程度的衣食住。在生產者一方，既不能如願以償，在消費者一方，却增加了生活的

痛苦。荆棘中沒有葡萄，野草中沒有果子，營利的性質如此，所以結果也如此。

營利方針如要貫徹到底，必須供少於求，使非必需品的價值，因產量低減的關係漲到「再貴不要了」一點上；使必需品的價值，因產量低減的關係漲到「再貴不要了」一點上。所以營利愈切，生產量和分配率必愈受限制。這種限制，不啻「破壞性的罷工」(Sabotage)工人，僱主，農夫，三方面都慣於實行的；他們往往還互相懸望着，而不歸咎於營利目標的自然結果。勞動者若故意惰工，使工作效率低減，無論爲個人的利益或一階級的利益，在僱主眼光中看來，總是大不道德。可是勞動者這副手段，完全得自師傅。僱主就是他們的師表。在歐戰之後，僱主一方面怒斥勞動者，說他們故意低減工作的效率，以至生產量大受影響；一方面却因市價日減使大大地開除工人，欲藉生產量的低減而高抬市價！若承認僱主這個辦法含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更可證明營利目標害羣的酷烈了。某生產事業的總理嘗說：他最恨「破壞性的罷工」，若有抱這種主張的政治犯遇在他手裏，決

不能寬恕的。但是後來他因着他的農業幹事的建議——雖然他知道若舉行體格檢查，將發現無數的學童因滋養料不足，能充分吸受學校教育的益處——居然勸告農夫限制食料的生產量！農人受了操縱市場者的教誨，覺得在某種情形之下，爲營利起見，生產量宜少不宜多，漸漸也自動地把生產量限制起來了。於是資本家，農夫，勞動者，共同走到一條害羣的路上，互相爲敵起來。

不錯，生產量的限制，也有好的方面。（一）藉生產量的限制，人類不必耗精力於過剩的生產供給，即可維持生活。（二）藉生產量的限制，人類可以不必耗費精力於非必需品的生產。但是人類在初步欲望上——衣食住——還不能普遍滿足的時候，卻把這三事的原料生產量限制起來，試問效率作何解？試問道德觀念作何解？爲僱主營利而勞動的勞動者最易消失樂工的願情，勢必至於在人類心理上養成憎惡工作的慣習；科學家若只知爲僱主演營利的公式，不顧人類將來的命運，試問他怎能擔當得起這重責任而免得後人的咒詛？宗教家若一任營利

的公式蒙蔽了福音的信仰，因而毀傷了理想生活所必需的創造精神，試問怎能逃得後人的笑罵？營利的目標，破壞經濟組織則不足；摧毀自由生活，博愛精神，屬靈理想則有餘。人類的致命傷，恐就在此。

生產事業往往因營利的緣故，耗費多量的生產力。工程師的天職在用最經濟的人力生產人生必需品，可是社會並不因此而得廉價的生產物；因生產物推銷方法所耗的時間與金錢，多於峴物的成本，而此項耗費仍由消費的羣衆擔負。所以工程師雖盡天職，而格於生產事業營利的方針，不能使社會蒙其福利。這樣事實的真相，曾由荷佛工程師協會報告局部地說明。據說，生產力耗費的總量約佔生產量全部百分之二十五至七十五。其責任應由社會，勞動者，僱主，三方面共同擔負：社會負全部責任百分之二十五，勞動者負全部責任百分之二十五，僱主負全部責任百分之五十。除非經濟組織以生產爲目標，不以營利爲目標，生產力的妄費斷不能免。若營利的目標繼續愈久，投資積聚愈多，則愈足爲高效率生產

的阻礙了。

生產效率，不單純是量的問題，並且也是種類的問題。——試看因求利而經營的事業，並不都是必需的或有益的。有人種田求利，也有人局賭求利；有人賣貨求利；也有人賣笑求利；有人經營蜿蜒千里的鐵路求利，也有人建築巍峨百尺的酒樓以求利。至於投機性質的交易，賭博行為的比賽，尤供新聞紙以取求無盡的資材。這一輩人也未必果是心懷惡意，志在害人，不過深中營利的毒素罷了。

營利的罪惡可以比作酒精和戰鬥；淺薄地看來，似有一些用處。可是蔓延愈久，撲滅愈難。試看今日的世界，銀行業資本比農業資本多，售賣術的用費比製造的成本高，金融界投機性質的機關比建設性質的銀行盛，把持交易壟斷市場者比生產事業者勢力大，地位尊崇。他們得法律認可，有大律師保護，早已紮了硬寨，要和道德打死仗。

營利的目標不單鼓勵不正當事業的供給，並且鼓勵不正當事業的需求。例

如軍火與酒的販賣，不單供給者認爲正當，就是需求者也認爲福而不認爲害。展轉相因，其害遂廣。並且，營利的目標年代愈久，根基愈固，影響愈大，傳染愈遠。於衣服，居室，藝術，新聞紙，教育，宗教，都因「利」一個字把本身的性質貶降了。結果是皂白不分，是非不辨，人類便走向毀滅的路上了。

生產事業既因營利的緣故而減少工人，減低產量，於是失業遂成爲國家重大問題。生產事業只知求銷售術的增進而不顧貨價的貴賤，於是生活程度漸低，遂成爲社會普通現象。這一切直接產影響是衰滅生的力，間接的影響是摧殘文化。生產事業既以利相號召，社會一切組織斷不能脫離其影響，於是尊榮和權力，不歸於生產者，而歸於寄生者和掠奪者。結果，少年後進，以愛自由，真理，之心愛財；以擁護自由，真理，的精力擁護金錢；於是少年精力不用以建設文化，而用以破壞人生了。

營利的目標能分裂社會，能擴大人類的佔有性。佔有性用以成人則爲益，用

以成已則爲害。營利的目標恰是要利少數害多數；益個人，損天下。利己裏面決不能收穫利羣的副產品，等於求利的商業決不能收供給普遍的功效。所以世界上若演階級戰爭的一幕，還當求背景於營利的目標。野蠻人種爲饑所驅，自殘同種，還可藉口於道德觀念和智識關係。今世紀的人民已發見科學的光明，要驅除人生黑暗，已得着歷史教訓，知道人的天性，能夠尊榮地生，也能夠尊榮地死；難道還有什麼藉口不成？古人已知道利是萬惡的根源；難道今人反要把人生基礎奠在這個根源上？

總之，營利的目標，不單不能保證生產供給的效率增高，并且就是高效率生產的唯一大敵。利的信徒若還執迷不悟，何異引刃自殺！新經濟政策已把安全的道路指引我們。牠說：人類必以公共利益爲中心而求生產的效率；牠說：經濟組織須以供給公共需求爲目標；牠又說明公共的利益怎樣不容營利的目標張滿矢；牠又說明營利的目標怎樣不容於家庭，將來也必不容於其他組合；牠又說明時

下盛行的不以營利爲目標的銀行，工，農，商，等業的合作組合，予人類的新希望。但是營利的目標雖已在道德方面和智識方面宣告破產，因人類缺乏創造的信仰，所以新社會組織還不曾實現。

現在正是傳教士完成他的使命的時期。若是傳教士也不信他們自己的福音，沒有新社會組織的信仰，那真是辜負上帝了。若信仰而不實行，也不能從營利的文化中挽救人類的命運。傳教士果要完成他的命運，必須擺脫一切畏憚和戒忌，舉起非利的大旂，導人羣向光明中走去！

基督徒的剩餘利益觀

本書譯

近世，人類活動的唯一目標是利。原始社會中公共經濟需求的供應是靠托「奴工」或其他類似的契約。後來產生了商人階級，藉交易互市以養其生；不足，更利人不識市情，乘人需求迫急以自肥。但除此而外，幾百年來，經濟活動仍以公共責任爲中心；等到機械發明，新大陸發現，人類的需要增加，世界的市場擴大之後，人類求利的機會漸多，於是乎情形一變，全部的經濟生活都沾染了投機營利的毒素。商人的倫理遂冠絕一時。「貨價不妨貴」的西方商業通則中，更攙和了「貨質不妨劣」的東方商業通則。而必需品的供給和服務兩重主因，反成了副產品了。商人的一思一念既無非在利，一舉一動既無非要錢，正教觀念遂認求利的目的是經濟效率的來源，那信仰舊經濟制度的人們，更是堅持此見。

瑪門的福音和耶穌在加利利宣傳的上帝的福音就在這一點上接觸。上帝的福音，勸人爲人服役，在必要時雖忍受痛苦，犧牲生命，亦所不惜。他要各個人藉

犧牲性質的服務脫離大羣於若憐。牠和瑪門的福音是不相容的。如果瑪門的福音是真理；如果人類應當殫精竭慮地惟利是圖恰如現世普遍的情形一樣；如果人類應當遵循求利的通則而不遵循服務的通則；那末，傳道都是罔然，信仰都是罔然，因為上帝的國，決不能在這樣生活律的支配下實現。

這個問題的嚴重和牠的性質的嚴酷，凡宣傳上帝福音的，都有承認的必要。十年前，勞勃區曾將求利的通則所產生的某種大不道德的情形播之於衆。自那時起，教會團體無不要求改革經濟組織的目標。要使經濟組織遵循服務的通則，而不遵循營利的通則，然而今日求利的動因，在美國勢力之大，爲有史以來所未有。美國在戰爭的浩劫中，增多了多少萬萬的財富；在戰後人民的苦患中，又增多了多少萬萬的財富；現在文化要破產了，在文化死裏逃生的當兒，恐怕又要乘勢增加多少萬萬的財富了。

雖然人們都會說階級競爭的和國際的戰鬥，都造端於求利的目標；雖然人

們都覺得求利的目標摧毀我人羣，凋殘我生活，傾圮我家庭，剝削我教育，可是從不曾對牠充分地發過義憤。有人藉無數衣食不周，居處不安，教育不完備的生者，和暴骨露屍，碧血橫流的戰死者盤剝了巨額的金錢，雖有抗議者的呼聲，總敵不過瑪門福音宣傳者的勢力。就是有許多善意的基督徒，對於他們宗教的真正性質，也沒有澈底的覺悟；一位教會領袖居然寫出這樣的話來：「利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動力。」這是什麼話！

營利的目標藉口有三：（一）糜羈人材，為生產事業効力。（二）改造管理方法，俾生產事業的效率增高。（三）引誘投資，俾生產在「量」的方面擴大，在「質」的方面求精。

第一說的立足點是：餘利是管理生產事業的工價說。然而這是一個陳舊的理論。在生產事業沒有偉大的組合以前，生產事業者一身兼資本家和經理兩重資格。那時所謂餘利，是除去原值的盈餘，至於資本的利息和經理的工資，還不曾

支付過。他既一身兼資本家和經理兩重資格，而不曾取得這兩重資格的報酬，所謂餘利當然歸他一人承受。在那時說餘利是管理生產事業的工價，並沒有什麼可議。只要餘利的額量不超越尋常，當然可以認作經理人的勞動工資。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

現在一切組合的規模，偉大已異於尋常；成本核算的精密周到，更不同於往昔。經理有經理的薪資，技師有技師的俸給，法律顧問有法律顧問的酬勞，所謂原價已包括這一切支出在內，所謂餘利已除去這一切費用而言。經理，技師，法律顧問既各取得相當的酬報，佔公司支出大宗，那麼，餘利是管理的工價一個理論，那裏還能成立？維持不能成立的理論，是詐欺作偽。若事實已變，而理論不變，在道德上則為罪，在智識上則為羞。况胼手胝足者勤勤懇懇地工作着，熱熱烈烈地希望着，求一相當程度的生活而不可得；家人兒女圍繞着，房東稅吏守候着，求精神片刻之安而不可能，如果分配稍均，那有這種現象。人們若見了這種情形，不動一些

惻隱之心，偏要維持那不能成立的理論，試於月明之夜，雞鳴之晨，一叩良心之門，必有不安之聲，噉然而應。

近世，事尚分功，人求效率，工廠經理大都專心一志於事業的管理；至於餘利的營求，大都由握財權者操縱，工廠經理也不過是握財權者僱員之一。經理的俸給有定額，不受事業盈虧的影響，那餘利的目標早不足為羈縻人材之具了。况所謂人材，若具高尙的理想，必抱服務的精神，必以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為使命，必以尋求真理為終身事業。倘以求利的目標相動，以未來的資本家相許，真不啻請回教信徒喫豬肉了。

至於高效率的管理是間接受益於營利的目標的說，素也屬似是而實非。因為高效率的管理是投資者因求利的目標而獲得的副產品。不單如此，管理的效率，往往反因求利的目標而受限制。公共交通事業，鋼鐵，油，煤，等大規模的工業所以不能求管理法的改進，無非礙於求利的方針。要證明此說的，有無數專門技師

在他們說，如果他們也如教員、傳教師、醫生、國外宣教士，一般地不營利目標的牽掣，他們服務的範圍便大，他們管理法的效率便高了。八小時的工時制，主張者確是工程師，反對者確是投資者。舉一反三，第二說又可不自破了。

第三，引誘投資說的根據點是：投資含有冒險的性質，所以有享受餘利之權。但餘利與利息不同，利息有定額，餘利無限制。資本家投資已經取得利息了，餘利應當屬誰？若說利息不過是資本的工資，而投資是冒險，資本家應取得額外的報酬；那末，冒險者不僅資本家一方，何以不平均分此報酬？受僱者冒着疾病的險，冒着失業的險，冒着老年無人分養的險，何以沒人爲他要求一筆險費？僱主和受僱者，是合作事業中的雙方。冒投資之險的，可以取得特酬，冒生命之險的，何以一無保障？若是此方的險費被彼方乾沒了，經濟學者何以不起來說明，宗教領袖何以不起來咒詛，知而不言，豈不是罪？

應當瓜分這宗剩餘利益的，除僱傭兩方之外，還有一方，就是消費的羣衆——

了社會。社會買了工廠的出品，付了工廠的帳單；此外，更投巨資於教育。社會若不投資於教育，安有科學和技術可言，那時工廠便沒有立足點了。社會是啞的投資者，只有投資的義務，沒有課稅的要求，一任私人掌握天然的和人力的富源，而成就私人事業；事業失敗，社會便是受害人，事業成功，社會何以不分得一份剩餘利益？社會應有瓜分此宗餘利之權，已被國有事業和公有事業所承認。將來必有一日，社會須向私有事業要求相當的保證，免牠蹈管理不善的危機。

我們承認投資者有分得剩餘利益，還是退一步的說法。因為投資者曾不會冒險，還是一個問題。例如美國的鋼油兩業，在來源方面，藉科學的發達，已屬技術精深；在市場方面，藉專利的保障，亦屬利權穩固；只要政制沒有澈底的更張，經濟制度不至以極端改革，便說不到一個險字了。他們既然自知無險可冒，偏要掛冒險的招牌，在市場上角逐，豈不是如同賭棍用注鉛的骰子，有記號的牌，與賭客周旋一樣！

求利的目標最能鼓勵投機的心理。投資者往往移利羣事業——如公共交通事業和農業——的資本，經營油糖一類的投機。於是人材多被驅於市場捉摸的生涯，專心於技術的機緣遂少。更有藉海陸軍發展國外市場，增加人民的擔負；或藉專利的保障，操縱消費的羣衆；或圖市價增高，力求產量的低減，於是工廠時開時閉，社會上鬧着失業的恐慌。總之，在原始時代，人口稀少，天產豐多，所以尋得者即是享有者。近世，社會組織複雜，有如犬牙相錯，人口衆多，更非合作互利不能相安；若一味營求個人私利，則豐我就是畜人，厚已就是薄衆，掠奪相尙，何以保社會秩序的安寧！若寢假由營利投機的心理，遞嬗而爲武力投機的心理，則全世界都要食戰爭之賜了！

不多時前，美國鋼鐵公司的財政經理（關於製鋼事業的經理，他們另外僱有專家擔任）在股東年會中向公衆宣告說，除非他們對於剩餘利益確有把握，他們絕不投資。做經理的若是也抱着這樣的態度，使當說他的薪水，若不大於普

通人的薪水十百倍，他決不就職。這種心理，不是貪利，就是貪權。照著者看來，當以後說爲近。因爲餘利可以變產業，產業可以變資本，有了資本便是有了權力，於是便可板起面孔，對勞動者說：「承認我的條件，不然，你去餓死罷！」更可向公衆說：「承認我的條件，不然，我就把工業停閉了。」這就是現代一般強有力者所求的地位。古代強有力者的目標是皇冠，現代強有力者的目標是資本；古代強有力者攫取皇冠的工具是戰爭，陰謀，暗殺，和有益的事功；現代強有力者攫取資本的工具是說謊，詐欺，劫掠式的行爲，和忠誠的服務。其實私利就是強權。強權是我們的老友，和我們相別已久了。據說，德謨古立西來的時候，牠就去了。牠怎樣又回來了呢？牠的性質依然，可是衣冠變相了。從前牠頭戴皇冠，現在牠手拿股票。從前，牠有侍臣衛隊簇擁相隨；現在牠有法官，記者，遙相呼應。從前，牠用的是指揮刀，現在牠用的唐克車，飛機隊，毒氣砲，炸彈，便衣偵探。牠的形式雖變，手段雖變，但性質未變。牠在經濟界中不能奏功，等於牠在政治中不曾有過什麼成績一樣。牠終究是個